

1911年

第

卷

第

9

期

小說時報
第九號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精製名畫外集四十種全套 共四
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佳購者
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佳購者
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

第二冊 惲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開題字八開共十
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惲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開石谷山水八開
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
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
最佳之作每册定價
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聽彝觀
察藏每册
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鑪山房王孟端畫

卷 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鑪山房者高宗
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
寶也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以所藏九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彙為一册
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徵明書羅漢贊○文

休承○惲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鄒
虎臣○龍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定價一
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

第十一冊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
察藏八角

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最精之作畫

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
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第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各家誠為石谷
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
尚書所藏之册端稱雙壁明眼人當自知之
後有吳榮光題誌一百辛仿蘇部郎藏茲用
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第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
為增蕘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于
臨學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第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圖○惲南田秋聲圖
○大滌子○趙左○張子羽○蔣南沙○張
賜寧○王忘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第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秀絕倫
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樊樊山
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第十七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樊樊山方伯藏每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頁有方伯題詠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冊十幀
定價一元

外冊第
十八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傳之寶世守勿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外冊第
十九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卷為著名劇迹屢見著錄經火焚缺少許有程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題誌誠至寶也陶齋尙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外冊第
二十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
外冊第
二十一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
外冊第
二十二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一元**

外冊第
二十三 **扇面第二集** 石谷春林飛瀑○楊子鶴牧牛圖○石谷
外冊第
二十四 **淵水空山○錢玉魚○南田撫大癡○邊壽民○南田雨景○戴醇士仿郭恕先侍渡圖○吳墨井枯木竹石○張爾候定價一元**

外冊第
二十三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此卷為石谷老年最經意之作畫未竟而卒其弟子楊子鶴為之補完畫筆蒼老雄渾人物則神彩如生從來真跡畫紙白板新如此者卷極少此卷印成後黑色仍分五彩足徵印畫之清楚與否全視原底如何矣分爲十頁訂成一册八角

外冊第
二十四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此為兩册合訂
外冊第
二十五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此為兩册合訂
一為袁珏生太史藏計八開一為辛仿蘇部郎藏計十開二册皆清微絕俗雲林之逸石谷之能南田之秀兼而有之向疑京師推重戴畫未免過甚見此二册後無間然矣十八開訂一册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二十六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卷為石谷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爲十八開茲合印爲九頁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二十七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
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篇
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册定價六角
外冊第
二十八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
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柳○王伯穀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二十九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寫生蝨蠹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以觀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臨摹最爲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百大洋一元二角

外冊第
三十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極難得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外冊第
三十一 **李復堂寫生册** 爲復堂最得意之作題詩亦可愛之至計十頁八角
外冊第
三十二 **惲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

日價畫圖術美印精局書正有

草花虫蝶合冊 定價一元

外冊第三十三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 南田一幅 廉

州一幅定價一元

外冊第三十四 徐青藤墨筆花卉 卷以張顛者

法移寫花樹令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草

大都皆偽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墨花卷

長歌一首又用青藤畫法作為狂草題之真

人間雙璧也每冊大洋九角

外冊第三十五 華新羅八段錦畫冊 新羅此

八段故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

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冊袁珏生太史

藏定價大洋七角

外冊第三十六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冊 是冊

八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冊者紛

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為無上

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三十七 張華南山水冊 此冊乃聚精會

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

定價六角

外冊第三十八 南樓老人鳥花山水冊 陳氏

號南樓老人錢陳羣之母也此冊為生平最

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乃錢氏

家藏定價八角

外冊第三十九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

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

南沙之妹蕪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

蓮舫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冊第四十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吳梅

西湖圖卷錢牧齋題西湖雜感三十首此詩

外間所未經見平等閣詩話中只選刊十首

尚有二十首以有忌語未便選入茲將原跡

用珂羅版印出又有龍芝麓題詩跋於後江

左三大家天然蒼聚於一卷真至寶也一元

外冊第四十一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六

外冊第四十二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六角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蹟竹石譜人 間劇蹟景樸孫都護

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

歸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

佳精印每冊定價七角

珂羅版印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冊 此冊乃選

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

能及亦非種種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

此真為無上妙品矣此冊無論中學堂小學

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

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

用珂羅版彩色精印栩栩欲活中國美術家

向所未曾夢見者本局以便學子之故取價

格外從廉每冊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十

冊以上八折二十冊以上七五折百冊以上

六五折

有正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漢碑

西嶽華山廟碑	三冊五元
隸書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隸書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每冊五角
海內第一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一本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六角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禰師碑	定價五角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二元
明拓曹全碑	定價三角
附錄明拓石鼓文	每冊三角
篆書吳天發神機碑	定價四角
明拓秦嶧山碑	定價六角
魏碑	
海內孤本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初拓崔敬懿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三角
龍門二十品	定價四角半
魏齊造像二十品	定價六角
精刻張黑女墓誌	定價四角
定價二角	
晉帖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常熟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八角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半
唐拓十七帖	每冊六角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	原拓片洋六角
珂羅版印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	定價一元
附錄最初精拓夔龍顏碑	定價五角
隋碑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隋上方寺塔槃遺刻漢明池五瑞圖題名合冊四角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	定價三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唐碑 帖類附	定價五角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宋拓諸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明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大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二角
宋拓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	定價七角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宋拓李北海雲摩碑	每冊六角
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

有正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p>王夢樓紅書墨蹟 定價三角半 行 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每冊二角半 王夢樓書壽屏十二幅合冊 定價四角 小 陳玉方小楷墨蹟 每冊三角 行 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每冊三角半 寸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 定價二角 諱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三角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 諱 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嶺器碑 定價四角 寸 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二角半 大 張廉卿墨蹟 定價四角 翁相隸書三種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四角 翁覃溪手鈎宋拓化度寺碑墨蹟 二角半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 定價三角 汪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何煖叟行書墨蹟 定價二角半 梁剛山水陰符經 定價一角半</p>	<p>莫友芝正草隸篆墨蹟 定價三角 楹聯墨迹第一輯 定價五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 定價四角 墨蹟四 手札十六種 行 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每冊四角半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每冊四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翁覃溪手札 定價六角 行 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四五集 每冊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定價三角 十家手札 定價六角 奚鐵生手札 定價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定價四角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定價二角半 劉石菴手札 定價三角 王文敏公手札 定價三角 董香光手札 定價三角 墨蹟五 手寫詩稿七種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p>
---	---

行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草 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每冊二角
 草 祝枝山草書靈廟墨蹟 每冊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每冊六角
 小 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吳穀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定價四角

總發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北京廠西門

分發
 蘇州都亭橋
 天津東馬路
 漢口黃陂街
 南京奇望街
有正書局

小說時報第九期目錄

(一) 短篇

未亡人語

(影)

無綫電話

(微)

(二) 長篇

波浪蕘因

(鐵樵)

噫有情

(平)

秘密黨魁

(忱)

賣解女兒

(冷)

(三) 雜記

萍梗隨筆

小說新語

平等閣瑣言

本報通告一

(一) 本報每期小說每種首尾完全。每種連續不得過三次。以備他報東鱗西爪之弊。

(二) 本報每月一期。每期均有定日。即或中有改變亦必以半年六期為一結束。六期之內決不中變。以備他報有始無終之弊。

(三) 本報每一期內所有小說自成一結構。每半年六期內又成一大結構。既便分閱。又宜合觀。以備他報東拖西扯之弊。

(四) 本報每期均用大紙。每頁均用四號字。每種小說接頭處均有筆記。圖畫補滿。以備他報紙多字少之弊。

(五) 本報每種小說均有圖畫。或刻或照。無不鮮明。不惜重資。均請名手製成。以備他報因陋就簡之弊。

凡此五者。一一俱徵實在。本報決非自誇。閱者苟閱一二期。當信斯言不罔。

本報通告二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寫真募集

-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 一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 一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 一凡登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 一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 一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蘇寶寶小影



洪寶寶小影



洪寶寶小影



蘇寶寶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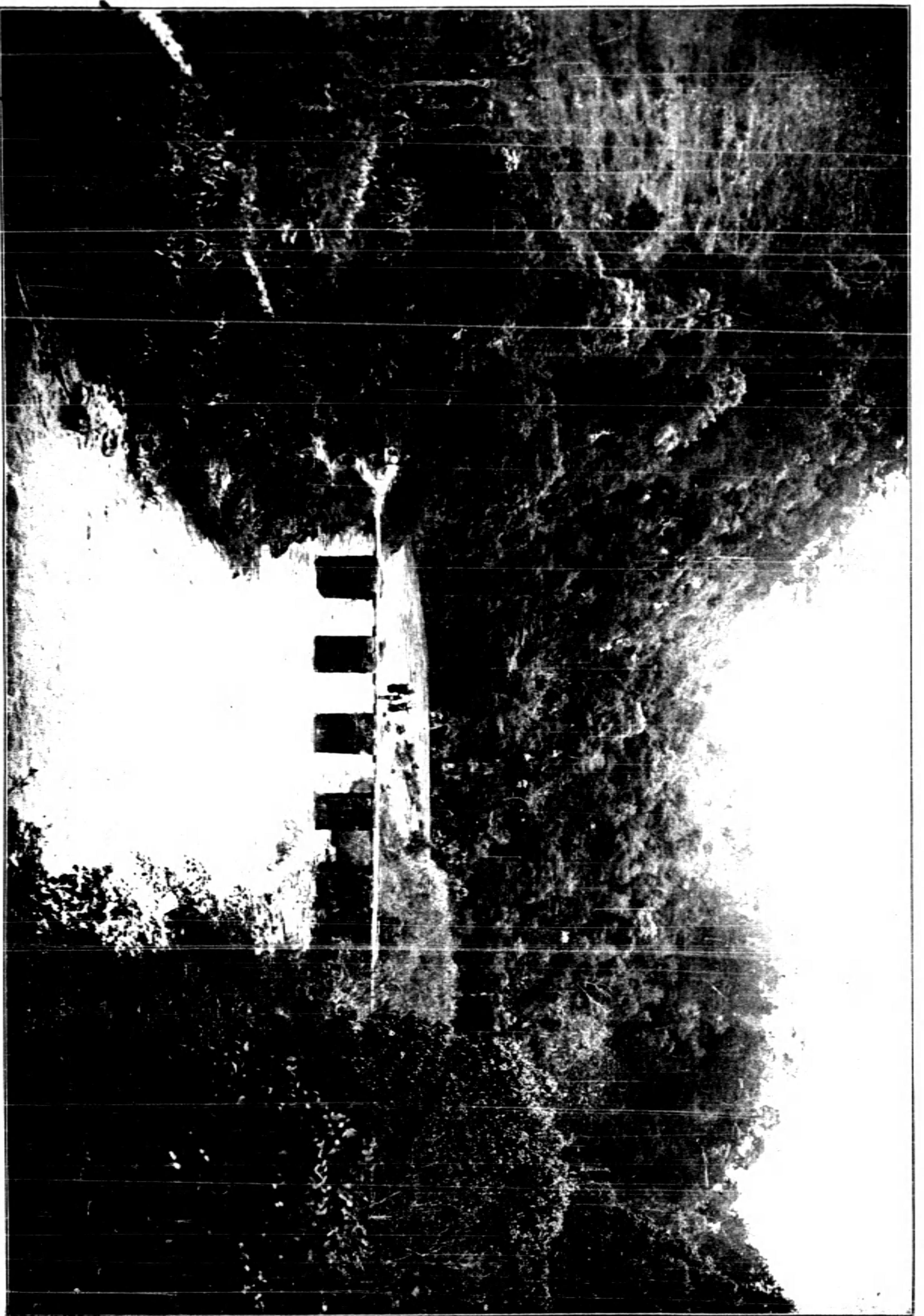
影小爺二搜

前也寶寶
後也寶寶
左也寶寶
右也寶寶
前前後後
左左右右
都是寶寶

上海第五次十美圖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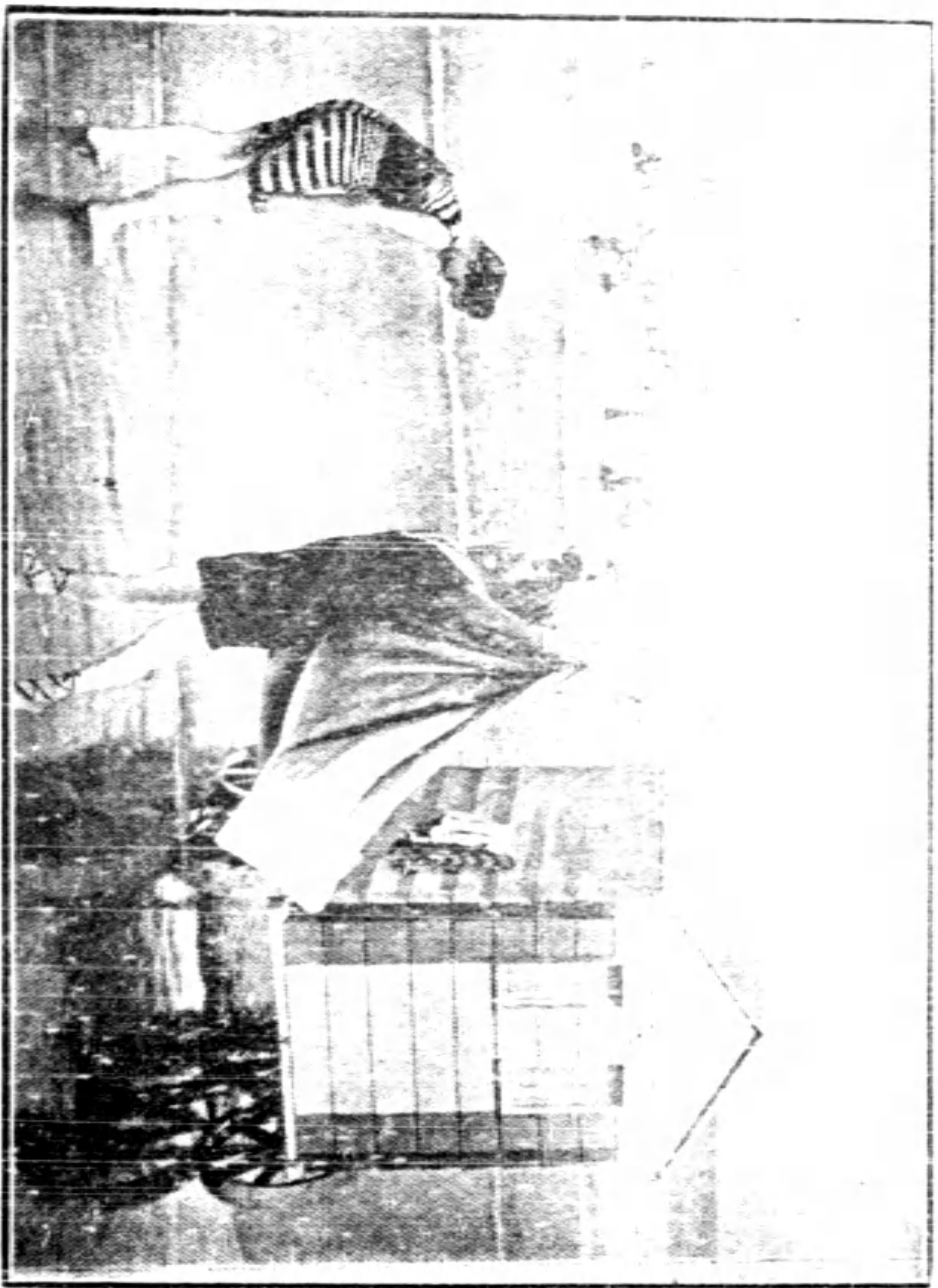
高 鈿 玉 蘇 芳 林 月 英 文 桂 香 愛 媛 洪 四 寶 花 瑞 英 時 運 紅 春 謝 三 寶



秦 山 樵 夫 歸 晚 圖

秦山樵夫也。色欲聲山先。去際之內。適得。樵下。身。其。細。其。入。如。日。其。育。足。能。得。上。等。位。其。情。于。身。國。十。人。是。攝。景。實。在。其。中。其。坑。其。地。之。聲。會。國。人。其。術。胡。能。進。步。而。日。求。上。為。之。振。興。其。可。謂。中。

東 西 美 人 海 水 浴 三 影



西 班 牙 美 人 四 紋 擺 林



英 國 美 人 弗 佛



日 本 美 人 花 子



趙春閣

趙飛雲



未亡人語

(影)

「善士駐足且聽儂言」

楓樹流丹霜華罩地綠窻剝蝕之老屋支其一角之板門門側斜倚一婦人遠遠窺其背影殆為絕世之美人丰神婀娜有增一分則長削一分嫌瘦之致黑漆之髮紛披肩際秋風解事吹之作流蘇舞繩此婦人之美若為一百分則此婦人之髮實占百分之七十乃至八十然路人之目光苟覷定其髮隨其翻翻上下由肩後而至肩前則有令人驚且悲者

此絕世之美人應有如花之面與其星眸笑靨以副其婀娜之丰神顧其人非不美而秋水雙眸常含眼淚梨渦微暈滿注愁痕天然之美乃為此一片苦雨淒風所掩茫茫世界人孰無情見此可憐蟲有不愕然而驚愴然而悲者乎

有過天愁鄉長恨里之老屋前者無不見此奇怪之婦人此奇怪之婦人不問而知為一傷心之人也其口中常喃喃不絕細聽之則為

「善士駐足且聽儂言。」

顧世人方奔走名利。惟日不足。誰人有此閑光陰。與此瘋婦周旋。故行路之人。亦惟有憐其境遇。而避之。齷齪世界。無處覓純潔之人心。與真實之面目。有之。或瘋癲之人。與夫未知人事之小兒。而近村之小兒。遂為此瘋婦之友。

瘋婦喃喃自語。顧路人無駐足聽者。不得已。仍念此二語不已。

村寺晚鐘鏗然。乍動村塾之學究。已完其一日之功課。十餘生徒一闕而散。有三五小學生。每日歸途。必經瘋婦門者。聽此瘋婦娓娓之談。亦幾視爲日課。小兒心思單簡。亦覺其談話爲可哀。轉日日聽之。而不厭。今日者。瘋婦之談話。又開場矣。

「善士駐足且聽儂言。」

「小善士君殆爲世間最善之人。盍還我夫。盍還我子。若女。」

羣兒譁然。

「誰見汝家人來。」

瘋婦曰。

「小善士不知乎。儂爲小善士言之。」

「儂爲人間至有幸福之人。儂生數歲，卽聞人稱儂美。儂不自信，顧人人皆許儂，儂亦聽之。儂年十七，卽歸儂夫。儂夫有學之君子也。三年中生一子二女。此三年之日月至爲甜蜜。小善士也曾娶妻生子，（瘋語也）應知此中之况味。嗚呼！小善士汝等亦許儂爲人間至有幸福之人乎？嗚呼！天下不幸之事，恒降於至有幸福之人。儂卽其一人也。鄰人趙大恒謂儂美，遇儂輒目注不已。嗚呼！儂爲如何愛情純潔之人，自儂父母死後，儂之愛情只用於儂夫，及可愛之兒女。初無第五人入據其中。鄰人趙大乃欲媚儂，豈非瘋乎？小善士乎！昨聞一路人言此瘋婦也。此瘋婦也。君等知其是否？曰：儂而言乎瘋婦，殆謂儂歟。君輩以瘋爲瘋，歟。抑趙大爲瘋，歟。抑此路人卽瘋婦歟？」

羣兒鼓掌曰：

「夫人不瘋，餘人皆瘋。趙大可殺。」

瘋婦曰：

「君等眞善人也。君等知趙大可殺，君等知世間不可殺者有幾人耶？」

「儂之夫壻病矣。病狀何似儂？至今切記之。不思飲食，腹痛瀉水耳。聞人言飲以通利之劑，卽愈。雖然，趙大官中人也，排闥入儂家，曰：疫病可怕，危險。電話去醫生來，儂之夫壻無端而入病院矣。小善士乎！儂昨日饑不得食，因囊中無錢，記得儂夫囊中錢尙多也。可惡賣餅之人，賣餅卽賣餅，可矣。何必索錢。」

儂之錢不在儂夫囊中乎。小善士乎。儂夫囊中之錢終不可得而携。有錢囊之儂夫亦終不可得矣。哀哉。儂夫死矣。儂夫之死。儂何由知之。儂蓋於生離所中知之。儂夫辭家之後。一打鐘。儂又與一子二女。別儂。又與此家。屋別。儂入生離所。即聞夫死之耗。儂之一子二女。則入他處。生離所。儂之所中人。告儂曰。傷哉。已隨其父去矣。儂夫及子女。初不羸弱。顧何以於儂身之媒也。儂非善長生術。又能煉不老丹也。儂之不死之道。非他人。人皆謂儂美是也。此時趙大。又稱儂美矣。何物趙大。亦解溫柔。乃欲向儂問暖。噓寒。又以金錢動儂。此纍纍者。何絕類。儂夫囊中物。死事如此之速。儂乃體弱多病。重以恐懼悲哀。何以不死。蓋有不死之道在焉。君等勿謂儂善不死之道。將從儂習而得之。須知所謂不死之道。即介紹不幸。



也。儂急矣。顧急亦無他解法。欲死乃無殺人之器。惟有一哭。此一哭乃世界萬古之大哭。汝等不見儂。淚痕在面乎。儂情急而哭。一哭乃一切不知世人。遂謂儂瘋矣。多情之趙大。乃溫存儂者。顧何以只溫存如花之美人。衆人目儂爲瘋。而多情之趙大亦避儂。惟恐不速矣。豈衆人目儂爲瘋時。果足以使人難堪乎。小善士乎。儂之生趣盡矣。何以不一瞑不視。可愛之夫。可愛之子。可愛之女。或可於地下得之。然而儂不信其已死也。以爲彼人藏之幽谷乎。小善士乎。汝等好善能尋得儂夫及儂子女還儂乎。」

羣兒聞瘋婦言。咸憐其不幸。囂聲漸靜。一兒曰：「容吾覓之。或在山後石縫中也。」

瘋婦檢衽曰：

「謝小善士。儂之得出網羅。乃謝上蒼之一火。不然儂亦疫病死矣。火乎。火乎。盍燒破此山。當有無窮之人。偕儂夫與子。若女歡躍而出也。」

羣兒大呼：

「火起。火起。」

村人爭出。有鳴鑼者。有擔水者。至其處。則瘋婦與羣兒也。父兄各導其子弟歸。而此可憐之未亡人。仍喃喃自語曰：

「善士駐足且聽儂言。」

竹頭木屑

●沙哈拉之沙漠。少則三年。多則五年。僅遇一度大雨。雨後遍地綠。絲開化結實。凡落地之實。又可得自發生。不必下種。然仍待之三年。或五年云。

●波斯國王因見歐美人以刀叉食物。直言曰。彼等不知食物之法。始於指頭也。

●德國某監獄。近為釋放一犯人。由二十歲入監獄。起計至今。乃經三十五年之時。於既得釋放之日。直歸其家。因見交通之捷。各式車輛往來。驚奇之極。不知所措。且其人常慄懼如三歲之小兒。四肢不得自由。

無綫電話

(笑)(呆)

夜。靜。更。闌。萬。籟。絕。響。一。丸。冷。月。掩。映。於。疏。柳。叢。樹。之。間。竹。籬。短。短。中。圍。一。片。草。場。其。北。隅。有。茅。屋。三。椽。右。者。洞。黑。如。漆。惟。左。面。一。室。窗。上。微。微。有。影。一。燈。如。豆。乃。未。亡。人。緜。織。夫。人。之。臥。室。也。夫。人。既。將。其。一。雙。孤。雛。呵。眠。牀。中。即。憑。几。靜。思。念。良。人。死。別。已。逾。百。日。而。地。老。天。荒。永。無。相。見。之。日。



無。依。賸。此。戚。戚。之。孀。枯。其。眼。淚。天。乎。慘。哉。然。昨。宵。奇。夢。未。始。無。因。特。夢。想。因。緣。飄。瞥。無。痕。而。百。種。排。遣。此。事。尚。在。心。坎。中。耳。夫。人。正。發。微。喟。忽。聞。窗。外。雨。聲。大。作。次。則。勢。如。傾。盆。雷。鳴。電。閃。天。空。中。氣。象。大。變。此。時。

其。生。前。溫。和。之。貌。闔。目。凝。神。猶。隱。隱。含。笑。立。於。我。前。三。年。之。柔。媚。光。陰。直。同。一。瞥。固。未。嘗。寸。晷。忘。也。今。則。君。魂。渺。渺。碧。落。黃。泉。茫。茫。不。見。上。侍。白。頭。衰。姑。下。撫。黃。口。嬌。兒。一。家。四。命。伶。仃。

壁上之無線電話機驟爾錚錚作響。夫人大愕起立。至機旁。握聽筒而問答。

▲是誰。

●咳。我親愛的。紐。你還聽得出我的聲音麼。

▲呀。果真是你。你怎麼能打電話與我。

●紐。你記得昨夜夢中的事麼。

▲怎麼不記得。吾夫。你此刻在那裏。

●我已死了。自然在陰間。

▲阿呀。既然在陰間。何以能通電話呢。

●惟有這無線電話。可以和陰間交通。這是近來新發明的電術。

▲咳。你可知道我記掛你麼。你何不早些和我在電話上談話呢。

●陽世與陰間。本不易交通的。今天你在陽世。思念我心中。就發生陽性的陰電。我在陰間。憶念你心

中就發生陰性的陽電。這兩種電氣互相吸引。再加今晚的雷電交作在旁。幫助那無線電話的組

織。便完成了。

▲這樣看來。我和你今晚談話。也不是容易的事。將來第二回。有沒有還論不定。

●這還幸虧我生前研究電學家中裝了這無線電話機致有今日否則死的死了活的活着此恨綿綿永無盡期我和你那裏再可以談話呢。

▲祝郎你知道我心中的悲慘麼

●怎麼不知道人壽有數教我也無可如何母親此刻在那裏

▲母親年紀老了天氣冷衣服又單薄可憐這老年人風燭殘年所以早已睡了要請他起來麼

●不必驚動他了就是他起來了也無非引動他傷心垂淚這又何苦呢絮兒呢

▲絮兒和結兒都睡了

●絮兒近來能走麼

▲漸漸能學步了便是結兒也能穀對着人家嘻嘻的笑咧人家見了不免都說一聲可憐

●可惜我做父親的沒福不能看見兩個小孩子的活潑氣象了

▲你何以只提絮兒不提結兒你不愛結兒麼結兒究竟是個兒子

●絮兒是個女孩子將來要給人家做媳婦的自然應該兩樣看待結兒是自家人無論怎樣橫豎在自己家裏將就些也不妨

▲咳這兩個小孩子將來如何教我撫育他成人你有什么話吩咐我嗎

●我想兩個小孩子不必進幼稚園到了六七歲入初等小學絮兒待高等小學畢了業不必受學校教育了在家中你自己把普通的家政學教些將來嫁到夫家也可以做得一個媳婦了至於結兒的教育當特別注意能在大學畢業纔能滿我的希望最緊要的是把我研究的電學繼續下去無線電話雖已告成還有許多未了之事都要結兒繼續父志纔好你要記着

▲兩人的婚姻問題怎樣

●結兒只要娶一個能操家政的媳婦若一定要娶程度怎麼高的女學生打算幫助丈夫學術上的研究這就很靠不住家庭間反要弄出笑話來呢與其女學問家還是女教育家或者有些實用至於絮兒的婚姻問題大難大難擇婿與擇媳不同不獨看人品還要看家况女子是不能獨立的所以總要一生不致依賴他人纔稱得是個好女婿現今擇婿尤其是難事少年人浮薄的多太老實又不好即使現在人品很佳一隔二三年便變得不成樣子了所以我說近來雖有好小姐沒有好官人此事全權託你望你注意

▲這是二十年後的話我一個才力薄弱的女子侍衰姑下撫孤兒那裏有這力量撐持下去所以愈想愈悲倒不如早一天死了可以早一天和你見面

●差了差了我一向當你是個有智識能堅忍的婦人豈料你說出這種短氣的話來你死了白髮高

堂黃口。穉子。叫誰來照顧。我既死了。你應該代着我侍奉老母。撫養孤兒。纔算得是盡婦道。豈可僅戀夫婦之愛情。反厭家庭之苦。況即欲自盡。短見笨極笨極。

▲別說是兩人的婚嫁問題。就是四五年後。兩人的入學問題。也不容易。學費。膳費。書籍費。兩個人每月總要十餘元。我一雙手。十個指頭。做下來。僅能穀。養活老小四口。已經不容易。那裏再顧得到他們念書的費用。

●我也知道你的難處。我本來家無恒產。在世之時。又潛心於學問。所得薪俸。恰敷日用。所以又無貯蓄。我死了。自然全賴你。養活一家一個女子。靠着十指。要做得四個人。不寒不飢。本來是件難事。總之。我一萬個對不起你。自從你到了我家。也沒享過一天安樂日子。如今又丟下一老兩小。給你想。是你前世欠下我的債。只好來世再補報你了。

▲這是我分內之事。你也不必說了。我活一天。自然替你撐持這一天門戶。

●近來我那無線電燈公司股票上的利息。每月也可以補助些麼。

▲這是很少。每月不過三四元。抵房金。還有些不穀。

●我著的電學叢書。這版權上。每年也可以得些錢的。

▲這書的銷路不及你生前了。不知什麼緣故。

●電學同志會的郵賚金如何。

▲起初拿到了一個月往後就沒有了。

●這不應該朱寄塵是我的好友他在會中支持一切怎麼便中止你的郵賚金呢。

▲這話說也徒然你初死之日却見一班朋友商量到你家族的事當時很像義形於色後來停了幾天漸漸的冷淡起來了漸漸的提也沒人提起了漸漸的見了他們他們也不來睬你了到那時徒然瞧人家的冷面一些也沒有効力了俗語說「人在人情在」是不錯的朱寄塵當時雖然很熱心後來說會中經濟困難所以把郵賚金裁去了我一個女人家你在世之日從來沒有拋頭露面出去過難道教我去懇求他們不成他說沒有只得罷了。

●表弟吳良信如何他借我銀三百圓歸還了沒有利息如何。

▲親戚更靠不住別說他是欠了我們銀錢的自從你去世之後他僅送了三百紙錢的弔禮好像就是還你的三百圓以後便音信全無了。

●我妹琴棠如何。

▲琴妹是已嫁的姑奶奶夫家又有翁姑在堂那裏顧得到母家的事就是有時送些食物與母親給些衣服與小孩子們也要算他難得的了。

●朋友如此無情親戚如此靠不住這是我初不料的僅僅百日之內已把真相顯露了。

▲世事淡如秋水人情薄於春冰。

●母親近來身體還好罷。

▲他年紀雖老身體倒還強健無奈慟子情切身體上那能不受些影響他愛我如愛你愛小孩子更甚只是老年人總要教他吃得好些着得暖些可憐我手頭拮据他想吃肉而我沒有錢買他身體怕冷而我的力量又不能買一件舊皮衣或新棉衣我心中過意不去又不敢當着他哭只在暗地裏彈淚你在陰間第一要保佑他手脚輕健倘然老年人再有些病痛我更難了。

●我青年天壽不能盡孝道於老母全賴你念我三載夫婦之情代我孝養我死也瞑目了。忽然牀上結兒驚醒一聲啼哭無線電話機之鈴聲即隨之亂鳴是時窗外雷雨已止月光移樹影上窗紗矣。

▲祝郎祝郎。

屢呼不應夫人注視壁上亡夫之寫真而淚下如雨。

余友卓呆善狀物體情寫實小說家也郵示此短篇與余囑加刪潤余讀之如聞孤鸞哀鵠之音不自知其淒然淚墮天下悲慘之境惟文人之筆足以知之而訴其冤窮於千載之下猶令人雪涕不

已。雖。然。此。僅。悲。淵。苦。海。中。之。一。勺。也。耳。天。笑。跋。





波痕蕙因卷中

著者郤而司佳維

(鐵樵譯)

第九章

山林夫人自人叢中招兌斯福與語曰。文內汝父來矣。吾儕當即去。兌色然意阻。躊躇曰。阿姨先去。吾意必事畢。乃離此。否則羣兒如兇。犢恐密司波痕不勝紛擾。夫人微笑點頭。方欲再言。兌斯福已匆匆返身去。夫人遂自歸。運動既畢。蕙因倦甚。斜倚沙發椅上。頹然不能自振。然意固樂甚。無何客漸散去。婆頓率婢僕收檢一切。兌斯福乃趨近女所。笑曰。勞力者得傭金。盡義務必有所謂權利。君知之乎。蕙因驟不得解。第以秋波注之。曰。然。兌曰。然則吾竟日助君部署種種。亦當得義務否。女笑謝曰。吾因思先時運動事。乃竟忘之。君已辛苦竟日。吾歉甚。當令彼等以精美之肴酒款君。因作勢欲起。兌急止之。曰。感君厚意。然吾志不在哺啜。不勞囑付。吾已竟日供驅策。此時則欲君受我之命令。以爲相當之報酬。女曰。謹當奉命。兌以手指一處。曰。君可往坐彼樹下。吾當以茶及食物來。此間爲羣兒所蹂躪。草色皆凌亂。無次。女曰。吾須坐彼處乎。兌曰。然。此即吾所謂命令者也。女郎爲之嫣然。乃強起。趨樹下。纖腰嬌怯。步履佹僂。行時以

一。手。整。理。鬢。髮。倩。影。亭。亭。畫。中。人。無。此。嫵。媚。已。而。兌。斯。福。捧。一。盤。來。盤。中。置。加。非。餅。餌。置。盤。地。上。即。席。地。與。女。郎。相。對。坐。又。止。女。弗。動。已。則。取。加。非。入。糖。調。和。之。手。微。戰。杯。中。物。溢。出。污。其。衣。女。欲。代。之。兌。不。可。曰。

姑。任。我。爲。之。君。第

倚。樹。坐。弗。動。女。曰。

吾。固。不。倦。旋。兌。以

一。杯。奉。女。欲。有。所

言。覺。無。可。說。得。心

房。震。動。不。已。女。郎

飲。畢。曰。今。日。樂。甚。

但。君。或。未。必。樂。兌

曰。吾。何。爲。不。樂。女

曰。意。君。必。厭。羣。兒

或。不。知。命。意。所。在。兌。言。此。時。語。音。微。覺。木。強。女。果。不。解。所。謂。且。因。其。聲。浪。之。不。自。然。怪。之。兌。見。女。目。灼。灼

視。己。轉。覺。惶。恐。不。安。因。下。其。眼。簾。以。避。女。郎。之。視。線。續。言。曰。君。索。解。不。得。乎。誠。無。有。他。事。能。引。起。吾。之。注



紛。呶。然。君。於。我。則。甚。厚。吾。感。甚。今。日。尤。勞。苦。誠。可。謂。善。體。人。意。者。女。郎。最。後。一。語。聲。細。幾。不。可。聞。兌。曰。君。謂。我。乎。謝。君。獎。借。然。吾。實。鹵。男。子。但。今。茲。若。有。物。能。馴。我。劣。性。者。意。君。聞。吾。言。

意。第吾任作某事。或任往某處。必與君相近。則心慰。反是。便忽忽不樂。所以如是者。實以愛君故。此時女郎梨花之面。陡作緋紅。其明媚之眼光。不復能向兌斯福正視。兌即不敢復語。頃之。女郎益局促。以手自按其胸。若甚驚恐者。蓋此時始恍然於兌斯福之用心。已亦不自知。對於此用心。爲屬同意的。屬反對的。第覺此問題來勢太驟。一時殊窮於應付。久之。兌見女郎終不語。復囁嚅而言曰。君驚訝吾言乎。然吾固非敢欺君者。亦自知相知尙淺。遽作深談。殊嫌唐突。以故口舌不能達吾意中之曲折。然愛君之心。熱乃迫我。不得不言。吾愛君。吾欲君。君亦愛我。女仍不語。塊然如蠟人。目視地上。不稍瞬。兌曰。吾之心事。脫中心藏之。終非了局。不如及今冒險盡言之。吾不能自菲薄。爲君賦關雎之首章。不以爲忤耶。凡西男子求婚。認可與否。固女郎自主。然例無不答。可與不可。櫻口中嚶嚶一聲。立即解決。從無有懸而不斷者。蓋求婚問題。既發表。又復延擱。則交際之中。必生種種危險。乃當時兌斯福雖冒險言之。而女郎則若弗聞者。兌俟之既久。見女郎終不答。不復能忍。又不敢迫促。微言曰。君奈何終不語乎。女郎上其眼簾。不料與兌斯福之視線。適相值。羞甚。訥然曰。吾不能。吾思。吾不知。即又不語。兌則屏息俟之。狀殊惶急。女郎亦窘甚。久之。女不得已。續言曰。君第俟之。吾思。又曰。否。吾不能思。兌斯福見女無否決意思。以急進舉動。取得其允許。乃握其纖手。女郎急掣去。曰。弗爾容。吾思之。兌曰。君若僅須思之。當恭候芳命。女止之。曰。請弗復言。吾此時非但不能答。且不能思。兌斯福嗒然立起。不能喜。亦不敢怒。怡色柔聲而言曰。吾儕宜離此矣。

願君明早答我何如其聲浪之不自然如從喉間榨壓而出者女郎首應之徐曰君可卽歸兌曰諾惘然
遂別山菱夫人以盛筵款公爵膳次兌斯福人老人出其手握文內手白皙腕間玉件作鏗鏘聲徐言曰
文內汝視先時肥矣衆皆笑公爵笑謂夫人文內居此當較樂於倫敦此無待言者言次日視曼白向之
點首曰此間風景絕佳空氣又好吾此次欲留此竟月曼白汝樂之乎曼笑言樂之公爵又謂夫人妹子
尙壯盛吾已老矣彼等尙在童稚時期意態活潑最足令人歆羨竟席老人語獨多興致極高因而衆皆
歡然兌斯福亦暫將心事擱起相與歡笑膳畢曼白按琴漫聲而歌老人固長於音律曲終謂曼白曰汝
業進矣明日將何以娛我曼曰吾思河邊風景最佳舅若樂之兒當蕩槳老人笑曰甚善明日可泛小舟
訪汝新相知不信較汝尤美麗吾當親見之既而夫人與曼白起去室中僅父子兩人公爵因攜兌斯福
翔步廊間曰文內吾頗思菸汝試以雪茄予我兌卽衣袋中取雪茄奉之老人稱善曰此菸較我所有者
爲佳廊間有列椅公爵卽其上坐目視兌斯福曰文內頃吾於車中見汝與女子跳高女子誰歟兌笑曰
阿爺誤矣吾儕固未嘗跳高公爵笑曰然汝等是拉繩彼女郎彷彿甚美卽所謂波痕荑因者耶汝頗詳
其家世乎兌曰渠爲威耳孛來小學中教員公爵凝神作想曰是矣吾嘗於彼處遇之但彼何以來此曼
白謂是立浮米突之主人非耶兌曰渠今是立浮米突之主人蓋因彼父遺以資產故爾渠今已不爲小
學教員矣公爵徐問曰遺產幾何兌曰女郎告我畧足自給公爵點首曰遺產屬之子女固最正當事頃

之曰。文內。汝與彼女郎當相識不久。顧其人若甚愜汝心者。然乎。吾雖老邁。然自問眼光甚敏疾。兌曰。然兒愛之。頃已向其人求婚。公爵默然。雖無驚訝狀。而色則甚莊。以齒自齧。其唇若有所深思者。已而問曰。彼女郎之答語。可以語我乎。兌曰。渠謂明日答我。公爵曰。資產畧足自給。固佳。雖然。言至此。即又默然。兌疑訝曰。阿翁以爲不可乎。公爵乾笑曰。否。吾以爲此。即又沈吟。頃之。微言曰。此事難免。吾悔事乃如此。不然。尙有幸免之機會。兌益疑訝曰。機會乎。公爵曰。然。文內。汝宜思之。僅以汝之地位言。意彼女郎或不至拒汝。然汝須誌之。彼女郎若拒汝者。是非不幸事。今且置之。吾儕可更語他事。是晚。老人籌思此事。不得寐。至明日。結婚問題當解決矣。倫敦常例。凡舞臺餐館。及各種行樂區。處至夜午十二點三十分爲止。過此警察例得干涉。然此例於遊人頗不便。飢渴者恒苦無所得飲食。以故一種加非館。輒後時。警察亦聽之。似在所默許者。此種加非館。在梨散司公園爲最多。梨散司爲倫敦最著名處。蓋繁華世界之中心點也。燈火燭天。管絃匝地。而種種作奸犯惡之事。亦此時地爲最多。入其中者。惟見肩摩轂擊。士女如雲。其實遊人居十之四。操不正當之營業者十之二。其餘類皆攫金於市者也。當兌斯福在旭來第與蕙因繼繼時。彼地猛馬克方游弋都市。如鷹鷂之獵食。肆其擇肥而噬之手段。某夜與二三同類晚膳於某餐肆。時夜半一鐘。兀自暢飲歡呼。興高采烈。既而飲客漸少。始罷飲。呼侍者。侍者進帳單。恭候簽字。蓋此貴公子固例不囊金入市者。馬克簽字已。與一少年挽手躑踉出。少年服御麗都。蓋與馬克爲新相識。狀已醜。

醉。嚙然曰。吾儕將至君寓所乎。答曰。然。已而兩人離考文街。入一窄小僻巷。曲折行數十武。漸覺行人稀少。市中車馬聲不復可聞。最後至一處。馬克趨一家。扣其扉。輕按門環者三。門應聲闢。少年問此爲何所。答言第入自知。乃逕入。入則應門者已他往。馬克闔門。扃鍵之。馬克前行。少年從之。經一黑暗之窄街。街盡處爲一門。入之。則滿中皆人。男女雜坐。室作長方形。排列四棹。其一陳饌具。數人圍座縱飲。其餘三棹。皆係賭具。衆人之狀態不一。有得意者。有懊喪者。室中空氣極穢濁。而賭徒則類皆富人。煙霧空濛之中。騰珠光寶氣焉。馬克引少年就座。同座者向馬克作寒暄語。狀殊恭謹。馬克以簡短語答之。有熟視無覩之概。居然黨魁面目也。馬克謂少年。吾儕可再飲少許。孛蘭地乎。香屏乎。少年方目視博者而注意。其羸負。隨答曰。香屏佳。吾技癢甚。意殊不在酒。馬克笑之。呼曰。莫司。與吾等以飲饌。弗多問。第取汝所有之精緻者來。一人應聲曰。香屏乎。馬克點首曰。香屏。孛蘭地。旋又有兩人來。向少年一點首。卽據案坐。與馬克彼此問答三數語。卽謂少年。吾儕類率直無文。望侯爵閣下恕之。良以朋友相知。不在禮節。少年稱善者。再飲酒間。隔座盧雉聲喧囂可聽。少年辭不勝酒。乃罷飲而博。其時少年已泥醉。衆交口諛之。興益豪。遂揮金如土。賭方酣。忽一人自外入。馬克雖無賴。然固聰慧敏捷。不必視而始見。聽而始聞。以故雖注意於博室中情形。無不知者。方彼人入時。馬克已瞥見之。心動。然故作鎮靜狀。博如故。入者爲一中年男子。狀類勞動社會中人。鬚髯剃治。潔整而眉甚濃濁。目動眼光。四燭殊狡猾。又似甚畏縮者。身軀臃腫。畧如其

不規則之面目。以其人社會程度。度之。其所着衣。當是彼所有之最高等者。然較之。此中人所服御。則已有文野之殊。凡此情形。皆馬克一瞥眼中之所審別。而博如故。其人逡巡前進。傍徨環顧。似此室中之現狀。爲彼所未曾經見者。須臾趨賣酒處索飲。飲已。躊躇熟視。見賭徒案頭堆金壘壘。有欲炙色。衆中有中年婦方据案獨酌。見狀笑之。其人因與婦作諧謔語。殊鄙俚不文。已而漸引近賭棹立。立須臾。其視線與馬克面目相值。則大驚失色。急返身走。似圖遁者。馬克則佯若無事人者。仍目注手中葉子。不稍瞬忽。出一種鎮靜之聲浪。曰。姑弗行。少駐。何如。我固知汝。其人聞言。停步回顧。馬克又曰。俟之。吾尙有事語汝。其人無語。注視馬克。馬克則注視葉子。自若。旋復出一種圓滑之聲浪。曰。吾於汝入時。卽已認識汝名。懷來加林。非與其人。乃猶豫似不能決其去留者。乃向一椅坐。目視室隅之門。似仍欲乘機逃脫者。

第十章

西國葉子戲之盛行者。名捉鴿。贏負之點極複雜。每一次之時間。畧須三十分鐘。馬克精嫻此術。頗能好整以暇。若就賭論。固個中之高手。經幾次之三十分鐘。始畢事。少年負獨多。因出銀行支簿。掣數葉授馬克。馬克受之。入衣袋中。所謂當仁不讓也。少年興辭。馬克挽臂送之。門前停二輪車一。御者方執鞭以俟。少年忽忽登車。馬克語御者以所至處。諄囑須繞道行。與以銀幣一枚。已始與少年話別。既而返身入室。向所謂懷來者畧一點首。仍出其圓滑之聲浪。曰。飲乎。其人答曰。否。吾所以坐此者。以君命我勿行。故畢。

竟有何事驅策。願卽聞命。馬克顧左右。謂一侍者。語密司脫莫司。與我威司克。須貯藏自用者。始得可與蘇打水同取來。乃於衣袋中取雪茄奉客。已則更取一雪茄。卽與其人相對坐。侍者取酒及蘇打來。馬克執杯在手。徐曰。汝乃不識我乎。其人搖首。馬克微笑曰。先時若非我止君者。當已不復在此坐地。是爾時確已識我。胡又諱之。我雖記憶力甚弱。然使驟遇舊相識。卽相別十餘年。輒能追憶。試思十二年前。吾兩人。豈竟無關係者。當時吾有一友人。曾置身政界。爲擺脫倫之監獄長官。馬克語至此。其人色變。執杯之手。震動不已。其濃濁之眉。蹙然下垂。惟目注馬克。默言無語。馬克作追想狀。曰。今日之相值。殊爲有味。牢獄中情狀。我固知之甚悉。獄囚之曾經寓目者。亦不知幾何。吾見彼中人之生活。輒思此等情形。殊能引起旁觀者之意味。而被鎗斃之罪囚。陳屍示衆時。卽是最有意味之事。吾曾持特許券。目擊之。又曰。誠一有意味事。汝之雪茄宜換一支矣。盍棄之乎。其人惶恐無地。似魂靈離軀。亮者。馬克續言曰。某日之夜。巴倫克之獄中。忽非常驚擾。則某罪囚越獄逃也。當時獄卒及警兵。咸倉皇失措。鈴聲大作。喧囂如沸。此越獄之罪囚。奪一人兵。與衆鬪。有一竿倚牆隅。囚刺一人。乘間緣竿登垣。從屋上遁去。其人名加林。係一耶教徒。當時竟追逐不得。三四日後。忽又爲儻者所得。蓋其人逸出後。無所得食。稿餓於一墳後。其第二次被捕時。狀至狼狽。泥水與血被其面。衣片片裂。右腕血淋漓。懸臂肉如掌。大蓋爲刀斫而未殊者。當時吾憫其喪。曾善遇之。故雖歷久而憶之彌真。今日則初不料與其人相值。馬克言至此。目視其人。仍作微

笑狀。又曰。汝杯中物罄矣。須更盡一杯乎。其人默然。若弗聞者。額角間汗珠珠迸出。馬克卒然疾掣其手。褻其寬大之袖。使手腕露出。其人益大驚。蹶然起立。顧馬克既視其臂。則大笑曰。吾欲決疑也。復招之使坐。其人見無惡意。色稍定。惘然復坐。馬克曰。今已確知吾所憶者不謬。然則吾儕亦可謂舊雨重逢。不可不一談別來滄海。吾欲先問汝。何故來此。於是其人活潑之氣見於眉間。不復如先時之失望。唇吻闐闐。似欲有言。旋又欠伸作勢。馬克予以雪茄。又命侍者進酒。從容問曰。憶當時吾聞人言。汝之越獄。距監禁期滿時。僅年餘。何故不能稍耐。出此下策。其人舉酒滿飲。微笑曰。監禁期滿之期。爲吾越獄之明日耳。馬克曰。嘻。豈遲一日。懼自由之。加汝身耶。今又何故出獄。曰。彼等予我自由耳。馬克沈吟曰。汝之入獄。因銀行竊案。非耶。是矣。汝業鐵匠。故能闢銀行保險箱。及庫房之門。爾時吾友示我以汝所犯案由。及供詞。最有趣味。言次。馬克敏活之眼光。注視其面。曰。意加林。必積竊。非初犯。此十二年中。因越獄罪。繼續監禁乎。抑更犯他案被捕乎。加林笑不答。馬克曰。吾以汝之狀態測之。意出獄已久。然則近又何作。加林軒其濃濁之眉。曰。吾言之。君或不信。馬克曰。否。吾頗信。汝不打誑語。汝曾潛逃至外國否。答曰。然。曾至外國。但吾有一二事相問。可乎。吾今日之來此。固非與此室中人有歧異之目的。乃忽與密司脫馬克相值。是誠吾之意外事。當時足下尙童稚。今則居然紳士矣。以吾兩人階級言之。君是貴族。吾乃細民。乃勞殷殷下問。十餘年前。越獄故事。吾竊疑之。又君之地位。視吾等所處。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敢問現在起居無恙。

耶。意君曠達。不以吾下流人爲嫌。而責其設問之無狀乎。馬克以手自捋其燕剪之髮。曰。此中有一理由。吾當爲汝言之。當汝入此室時。吾疑爲小負販。否則治機器之工人。吾方疑此兩種人胡爲來此。乃汝之舉動。遂令吾憶及十二年前故事。吾之地位固屬學者。屬紳士。然吾之生存。初非有若何之憑藉。吾侍吾智力以爲生活。略與勞動社會無異。吾兩人。卽非有素。亦無蔑視汝之理。豈貴人便不與平民接談耶。且如汝者。吾正有用處。其人軒眉曰。用我乎。曰。然。汝第勿疑慮。吾固言之。吾侍智力以爲存活。如汝者。正足助我。然而吾友乎。我固非欲汝更試慣技如前。此犯罪故事。吾所委託汝者。爲一量才而使。必汝能勝任愉快之事。無有盜銀行及越獄之危險。但吾有一問題。吾用汝。汝能爲我用否。設吾命汝作某事。能挺身負責。不退怯否。今姑弗言何事。總之。其事於我。非有所利。亦且無多關係者。加林曰。雖君如此言。吾恐事或未當。吾固非不願奉命。特在足下。不知持何理由而信任我。君寧不畏囚徒無賴耶。馬克點首曰。汝此言可謂誠實。然吾固非輕信人者。汝最近之歷史。吾雖不盡知。然已十得六七。吾知汝必從外國來。來又未久。此無可疑者。汝面部及兩手作黃黑色。當是爲日光所炙之故。頗似久居熱帶下者。使來此已久。則色當漸褪。又汝所着衣。亦非英製。非外國產。必係購之屬地者。以上所言。然乎。加林瞿然曰。君誠俱有敏銳之眼光者。馬克笑曰。吾固語汝。吾侍吾智力以爲存活。此僅從形迹上言之。猶其淺者。吾更測得之一事。汝此次返國。曾向警局或民政廳報告乎。汝去國時。未會有正當之護照者。然否。加林失色。自嚙其唇。

不能答。馬克卽續言曰：吾此時若繫汝送警察，實爲正當之行。爲因吾旣測知汝之底蘊，則此事卽爲吾當爲之職務。雖然，吾友乎，汝且弗憂。吾固持放任主義，習慣不盡此等義務者。馬克言至此，加林窘甚。日視室中之聚賭者，馬克卽曰：是亦無害，彼等必不注意吾儕。且大半已醉，卽聽得一二語，亦不解所謂。吾且問汝：吾若喚警察來，不爲汝利，固不待言。今吾不欲盡此義務，是固汝之幸事。吾欲汝以應報警察事，盡情向我言之。何如？言次，出名刺一枚，曰：向此中索吾住處。每禮拜一日來，當得晤談。加林無語，握刺審視。巨靈之掌，擎寸許紙片，令人覺此手之雄健。久之，囁曰：吾之遠行，實欲覓一正當職業，以自脫於濁穢而運命乖舛，卒無所遇。今茲窮蹙歸來，幸遇長者，不然且重爲囹圄中人矣。感君厚遇，不因罪囚而加白眼。自今請爲執鞭奔走之臣，不敢方命。馬克笑曰：加林，汝眞解人。所言正合吾意。男兒處世，有犯罪行，爲亦未便損失人格。要當舉動落落耳。然汝若無犯罪歷史，或未必爲我驅策。加林瞪目無語。頃之，馬克曰：汝今可弗疑慮。若有事相煩，乞弗吝汝能力。吾必平等待汝。意汝與倫敦久別重逢，當彌覺此鄉之可愛。田園村舍風景，猶昔而年華逝水，豪氣全非。當有不能言喻之感覺。然就汝之地位言之，不可謂非幸。此後，汝且徜徉於倫敦市上，眠酒家，甕邊，杖頭錢則取之，腰橐不虞匱乏。馬克語至此，加林似驚其言之無因者。感然曰：某固孑然一身，貧無立錐，惡得有錢。馬克笑之曰：雖不多，差足行樂。吾固不注意汝行樂第告我以住處。庶有事相煩時，不至無從尋覓。加林大窘曰：某所居乃最下等寓屋。馬克又笑曰：是何害。

我便是會居最下等寓屋者。言次。室中之賣酒者逡巡而前。馬克曰。莫斯時已晚乎。又顧謂加林。此吾舊僕名莫斯者也。渠愛早眠。吾儕宜去矣。乃與加林挽臂行至門外。執手曰。別矣。又曰。吾幾忘之。畢竟汝寓何所。加林曰。吾居老鷄街二十九號。馬克曰。老鷄街乎。是近墜鐙路者非耶。似其地爲最僻靜處。爲吾浣衣之婦人卽居彼。是亦有興味去處。今煩汝爲我雇一馬車。加林意似驚訝。似乎非習慣受此等命令者。畧一躊躇。趨而前。高聲呼車來。有馬車應聲至。加林呼車時。馬克吸雪茄俟之。乃口啣雪茄。從容登車。御者請去向馬克頤示之。車遂行。向加林點首曰。禮拜一誌之。加林無語。目送之。移時。探手衣袋中。出一表。金質而精緻。非窳人所能辦者。加林視其表。自言曰。計時尙及大陸快船。吾若圖遁者。雖獵犬須逐。我不得已。乃固握其兩手。沈吟曰。是乃一惡漢。雖其狀固紳士乎。又點首曰。是矣。賭徒耳。不知彼欲我何作。彼執吾舊歷史。將挾制我耶。何哉。以前種種已成。過去彼寧能挾制我。雖然。沈吟頃之。喟然太息。已乃舉首四望。欲行復止。曰。否。吾必不能行。吾當一覘彼姝。今茲所遇多不可思議。遂令腦筋紊亂。吾果何爲而至此。乃欲去耶。

第十一章

兌斯福既離立浮米突。萇因逡巡入客室。有小女郎數人尙未去。見萇因入。環繞之。如依戀慈母。萇因亦愛之。然此時心有所注。耳目都無所聞見。竟不知此小女子何自來者。敷衍移時。彼等皆辭去。女郎則忽

忽若夢。默然遐想。真歟。幻歟。盤旋於聰慧之腦筋中者。此四字也。然使問密司。黃因所謂真幻者何事。則女郎或不能答。蓋已墮入魔道矣。黃因以傾國之姿。而具有佛菩薩心性。溫良柔順。雖百忙中。亦從容自如。若如此人格。不必情種遇之。而始鍾情。是兌斯福之用愛固勢所必至。然女郎則覺事之太驟。男女之交際。必至若何稠密。有若何熱度。而後始言婚事。自有其分際。今女郎目中之兌斯福。翩翩佳公子也。卽意中之兌斯福。亦自不惡。所以遇已者。良殷然如此。卽已具有求婚之理由。否則無可援例。以爲比擬。此等事。固有生以來。乃今始遇之也。女郎自覺恍恍惚惚。不得要領。祇有一要點。爲已所宜注意者。卽明日。知明日者。乃一極有關係之時間而已。至於今日。宜若何預備。以對付明日。則心思俱空。無從着想。因入妝閣。寂然默坐。屏去外界種種。可以擾亂心曲。事作精密之研究。寂靜中有至細之聲浪。自櫻口遁出。曰。兌斯福夫人。則心房震動。而頰際生熱。蓋兌斯福公子。爲貴冑。爲未來公爵。黃因居威特苞雷時。固視之巍巍赫赫。高不可階。所謂兌斯福夫人者。其所處之地位。要當天上。不是人間。疑其別有人在。詎料富貴逼人。乃以小學女教員當之。然黃因之所以志志忑忑者。尤不止此。蓋兌斯福與已之關係。其起點實在月夜遇險時。然此事祇已與兌心知其故。今相知未久。遽有結婚問題之發現。則婆頓。或且有疑怪之詞。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是幾時。三字。頗不易作答也。沈思久之。聞剝啄聲。婆頓自門外揚言曰。黃因。晚膳矣。黃因應之。乃徐起。自饋其面。已而至膳室。婆頓已坐待。女加手其頸。吻之。然後就坐。婆頓無語。默然視

黃因之面。僕人既去。黃因腆然說兌斯福求婚事。婆頓聞言。置手中刀。又注視黃因。若甚驚訝者。黃因微俯其首。久之。媪曰。兌斯福公子乎。然則兒何語拒之乎。女曰。渠明日來。俟兒之答覆。媪作期期狀曰。兒必拒之。黃因舉目視媪曰。拒之何哉。媪毅然曰。是必拒之。女不悅。色作莊意。頗駭愕。徐曰。願聞其說。婆頓瞠目不即答。有頃。始局促而言曰。此所謂大非偶也。其人為公子。為雷苞第未來。



值者。使兒嫁。此種男子。吾不為兒賀。而為兒弔。彼直儉父。寧知愛情。他日不為兒福。可斷言之。言至此。若仍有未盡之詞。即又沈吟不言。黃因大驚。唇色盡白。久之。紅暈兩頰。澄澈秋波。微含怒意。正色曰。媪乎。此

之公爵。兒則平民耳。女答曰。然是兒已知之。階級不同。處境亦異。媪曰。猶不止此。言次。又自嚙其唇。沈吟移時。曰。其人實非佳士。是雖貴族。而嘗廁身於下流。吾兒乎。汝慎之。是非有價。

非平情之言。是殆得之耳。食失當。實甚其人。實不如是。媼特未知之。且兒意。即有一二事。如以上所言。亦與兒無關係。必不至有危險之結果。媼曰。兒齒尚稚。烏足知之。女復變色。忽作武斷之辨護曰。兒今明告阿嬌。兒實愛其人。兒既愛之。無論若何毀譽之言。皆不足增損兒之用愛。兒信兌斯福。即兌斯福。果非佳士。兒以爲亦無害。女言時。聲柔而色厲。自婆頓視之。不猛而威之。慧眼光如燃犀。爲前此所未見者。不覺心胆俱戰。作勢小語曰。黃因。汝狂熱乎。女郎若有所思。默然不語。婆頓自言曰。小兒女喜任性。以爲其人能使吾用愛。即嘉偶。初不暇審察其所以使吾用愛之誠僞。吾又何能範圍汝心意中事。女郎仍不語。遽起立。緩步至窗際。窗外冥黑。無可見。見天空明星燦爛。有光跼立。移時。猶彷彿與兌斯福晤對耳際。聞婆頓歎息而言曰。黃因。吾愛。吾知汝意甚堅決。吾亦更無他可言者。雖然。此時尙在未定之時。吾固盡心忠告。願汝慎之。女郎一回顧。見婆頓俯首危坐。狀殊失望。因婉言曰。忠告乎。何阿嬌遇事。輒不明瞭。阿嬌何出此言。兒殊不能自安。致令阿嬌不樂。然兒固不願阿嬌不樂。因吾知媼固甚愛兒。婆頓曰。兒何爲令吾不樂。今所值之事。乃如此。因起立。挽黃因臂出餐室。是夜黃因不能成寐。聞旭來格第巨鐘與己宅之鐘同時並鳴。如相問答。因思彼屋頂之下。有吾意中人在。不知如已相思否。第二日早膳時。婆頓尙未起。黃因趨臥室問安。媼言頭痛惡鬱。閉門不納。女乃獨膳。心悵悵不懌。而念端紛沓。思強飯。亦竟不得。未幾。其敏銳之耳鼓。隱約觸蕩槳之聲浪。凝眸審聽。間恍惚有人謂已。索汝答覆者來矣。則又大震。頃之意中人

特然呈現。兌斯福翩翩風度。本自不凡。今黃因以情人之眼光當之。直欲壓倒一世。因逆諸門外。兩人握手已相視無語。移時。兌斯福笑曰。密司黃因。吾來矣。黃因不語。欲返身入室。兌止之曰。願偕密司仍至昨所坐處。女郎返身隨之。仍不作一語。相將至昨所坐處。兌俟女郎坐定。莊敬致詞曰。吾來爲君之答詞也。吾愛君區區之誠。亦旣掬示。望君允之。黃因聞言。又志志不能自制。強自斂抑。然因婆頓語。不能遽作答。兌斯福則注視之。目炯炯若相強迫者。徐曰。兌斯福公子。亦思吾兩人間。有不能融洽事乎。我乃威而李來。小學中教員。君所知也。兌似有不屑意。夷然曰。君所言者。殆謂門第。門第奈何。女躊躇曰。君卽不介意。他人或不如是。兌含笑曰。聽之可矣。吾固求君婚。我非求君婚。吾家族且君亦過慮。安知彼等不視君如天上人。女聞言。轉自疑曰。君此言何意。烏得使天上人。兌笑曰。是必然者。今且不暇討論。吾第問君自己之意思何如。吾固無足重輕於君。意世人都無足重輕於君。然君必爲密散司。不終爲密司。則毋寧偶我。吾願以生命屬君。主權之下。以致君於幸福。雖未必能爲君福。然吾則不願言至此。不能自續。則以手握女郎之手。其一種迫切之狀。眞有我見猶憐之雅。旣見女郎終不語。復期期而言曰。我則不願君之唇吻間有否字。脫出。因此一字。足以制吾命。摯愛之黃因乎。吾不願有否字。女仍不語。覺兌斯福吻已手。亦不拒。惟臙支之頰紅脹而已。兌見女終不語。大窘。不知所可。則再懇切致詞曰。君若不言。則此事終不解決。意者君已心許我乎。女微應曰。然。兌思此然字。乃否字之絕對詞。則大慰。狂喜。第二剎那間。兩人之狀況。

倏然更變。非復吾筆墨所能形容矣。兩人繾綣移時。兌挽女手笑問曰。向者不即蒙允許。殆未深信乎。女笑言無之。第以君望族清才。未必便垂青葑菲。因轉展自疑耳。兌軒渠曰。君亦太自謙矣。第對鏡一審視。亦不宜過自菲薄。女郎小語曰。是在君眼光中。則如是耳。兌曰。即吾父亦如是。渠昨日已言之。且君之能使人愛。尤不止顏色。意君恃惱力以自存活。備嘗艱苦。私心所祈禱者。願得食貧之婦如君者耳。吾父嘗促吾早娶。今見吾得美婦。老人必大樂無疑。第有一事。因沈吟不語。女郎問何事。能明白相告否。兌笑曰。吾兩人間。烏得復有秘密事。吾知君愛情純潔。言之或無所不慊。以君秀外慧中。倘入社會。自應嫁得金龜夫婿。今吾兩人結婚。在我已得人間無上之幸福。特君此後。空有爵夫人之名號耳。吾家固窶貧。債臺高築。若不得已。而破產。吾兩人僅得茆屋荆扉。作田間夫婦。世人輒注意金錢爵位。吾視之亦殊等閒。不知吾摯愛之。美因有同心否。女郎大悅。心思兌之愛已確爲純潔之情懷。方思告以已之富有。轉念不如祕之。不然。愛情中且雜有金錢。不如今茲之有價值矣。雷苞公爵至。旭來格之。第二日。有僕白史達。勾請見。老人方口啣雪茄。手執報紙。倚祥軟椅中。聞史至。乃起立。逆諸門外。史趨而前。與老人握手曰。吾接主人電。即乘快車來。公爵含笑曰。迫促汝矣。歎仄之至。問何事見召。公爵曰。文內訂婚矣。其所愛之女郎。美而艷。然雖美艷。吾知使汝與文內易地而處。則必不愛之。史曰。奈何。曰。其所有者。畧足自給耳。史驚曰。已訂婚乎。公爵曰。昨日猶未。今殆木成舟矣。史曰。主人奈何。不阻止曰。此吾所以電召君也。尙能設策爲補。

牢計乎。史不語久之。曰。其人爲誰。曰。威而亭。來小學之教員。今襲遺產。不爲獮孫王矣。史失望曰。破產殆不免矣。但主人知其姓氏乎。公爵凝思曰。是名美因。姓波痕。史大驚曰。是爲波痕美因耶。公爵怪之。曰。波痕美因。奈何。史自言曰。波痕美因。是爲一孤女。其財產委託之律師爲密司脫斐廷。是乃巨富而隱名氏者。公爵亟問曰。若何由知之。史曰。吾識斐廷。是以知之。乃軒眉抵掌爲公爵道波痕美因事。

第十二章

倫敦條頓路某號室之門首。一男子傍徨四顧。若懼邏者之偵其後。其人蓋加林也。出鎖匙開門入。卽復扃鍵。室兩層。上層設臥榻。雖湫隘。顧殊安適。加林每入一門。必扃鍵。榻下有木箱一。加林入室後。復側耳聽。已乃啓木箱。出紙幣一裹。取數紙入衣袋中。仍包裹如故。扃鍵向室隅。燃小火爐。麵包乳油咸備。時方午前十鐘。加林蓋屏當早膳也。室之窻臨街。窗幕軟簾。加林据案獨酌。其飲饌品爲孛蘭地及鷄卵及火腿。且飲且視窗外。見鄰屋上有肥碩之貓。道上有童子與小女郎挈書包向學堂中去。一警吏詰對門婦人。囑掃去道旁垃圾口之所。嘗目之所見於加林。若別饒異趣。蓋久客初歸。觸處都有鄉井意。忽見一女。子蹣跚獨行。瘦削雙肩。纖腰長裙。貌美而色白。手携一巨大之紙夾。步履佻怯。加林見之。若別有感觸。亟目注之。愈視愈疑。女子去。潛遠急置手中刀。七下樓。踪跡之出門。仍鍵戶。出雪茄燃之。見女郎去未遠。則遙尾之。至一處。女延跽四望。若迷路者。一牛乳車疾馳來。女不及避。車不及止。其危險之狀。一霎那間。女

子頭顱可立碎。加林乃彀進。出其靈活之手腕。疾扶女郎自馬領下遁出。女子顏色灰死。頃之始神定。上其目視加林。又似畏其糾糾者。勉強道謝。加林急止之。曰。密司姑定神。休言謝。倫敦繁盛之區。奈何徘徊歧路。加林言時。饒有李大哥哥嫵媚氣象。女郎顫聲而言曰。吾固識途。特心緒紊亂。遂致迷惑。今幸免危險。感謝無既。加林曰。吾能出密司於危。殊自幸。彼御車之童子。誠蠢物。至彼年長時。不知當殺幾人。密司唇吻尚作白色。可知吃驚不小。此間有加非店。盍偕入。小憩。人有恒言。助女子於危險時。乃男子之天職。我雖鹵莽。幸尚知此義。望密司弗疑懼。女郎舉其蔚藍色之眸子。注視加林之面。似甚感謝者。曰。感君盛意。得休息固佳。但奈何重擾君。加林固言不害。因自視其表。曰。吾不願密司值危迫時。無助汝者。我尚得十五分鐘暇。晷當扶密司至加非店中。俟驚魂稍定。始離汝。密司弗懼我。吾儕雖萍水乎。言至此。躊躇不語。已而笑曰。吾有女兒。與密司年貌畧相似。吾固非欲禍密司。因挽女郎手。入近旁餐館中。與女郎相對坐。命侍者取蘇打飲。女加林則仔細端詳。似乎與畫中人相對。而領略畫師之筆妙者。頃之曰。愈乎。女曰。愈矣。因反覆伸其感謝之詞。意欲辭去。加林止之。曰。不如再遲一二分鐘。女郎手中所携之紙夾。忙迫中不知何時。關鍵都已脫落。問個中有甚貴重物否。不虞失落否。女郎舉目視加林。藍色之眸子似含悲意。微喟曰。是我之生計。所在特他人視之。且不值一文耳。此中皆畫片。吾今日持此易錢。乃竟不得。加林點首。徐曰。是乃美術品。女曰。是殆不足當美術品之名稱。吾之所畫。不過供給織染公司中時式花版之模形。

及雜誌中插畫之用耳。加林復點其首曰：意必甚美觀者。女郎見加林注視紙夾，猶豫移時，啓紙夾，出畫片兩紙，置案上。加林出其拙笨不文之手，提畫片反復審視。見紙上作凹凸形，則以指撫摩之，贊美不置。見女郎無語，笑曰：如此美好，何竟無購者？恐彼等或未必辨工拙。吾則愛之，倫密司許我得一紙，吾則願資購之。女郎搖首曰：此乃織染匠用爲花版模型者。君購此，何爲？加林曰：吾固知此爲花版之模形，但吾絕愛之。吾固需此有適宜之用處。女郎仍微喟曰：已矣。長者憫我窮困，乃從而仁之耶？加林譁辨曰：否否。吾固樂購此，非欲仁君者。吾與君以相當之價值安所用。吾仁且吾知密司必不願人以金錢仁汝。吾何爲拂君意？但有一事不敢相欺。吾雖愛此畫，實不識乞君爲我選一紙耳。女郎爲之嫣然，乃復啓紙夾，於十餘紙中選一紙，授加林。曰：此紙視其餘較優。君果欲購，購此可也。加林諛之曰：密司可人，畢竟倫敦女郎不似村姑，臃腫作態。因探衣囊，出五鎊紙幣一枚，授女。曰：此殆爲相當之價值。女郎爲之駭然，不覺腮頸俱赤，訥然曰：是須四鎊。十先零。加林不待其詞畢，亟言曰：吾誤矣。吾固不知價，卽又益以五鎊之紙幣。女郎正色曰：一紙之價，十先零耳。加林瞠目而視，作怪叱聲曰：異哉！此美觀之圖畫，價乃十先零，且密司美麗如此，被服麗都如此，乃少此區區十先零耶？女郎赧然無語，腮頰益赤。加林佯爲不覺者，續言曰：彼等以十先零爲相當價值耶？然吾知密司固自重，必不肯多取。因卽取一半圓銀幣，予之。女郎乃道謝，俯首檢餘畫，曰：吾告別矣。加林曰：請再俟一分鐘，何如？吾今購此畫，固欲置之鏡架中，爲壁間裝飾品。因指

畫片一角所簽字。曰。意此爲密司姓氏。因讀其拼音。曰。露。湫。愛。迭。華。女曰。然。吾名愛迭華。加曰。設吾他日。欲更得法繪者。當向何處尋覓。乞以尊寓見告何如。女曰。敝寓在。忽然縮住。自嚙其唇。頃之。搖首曰。君必不欲更得此畫片。吾亦不必告君住處。今日蒙厚惠。誠感激。雖然。告君住處。非必需事也。敬告別矣。出其纖手。與加林相握。加林轉覺不勝惜別者。溫婉而言曰。吾甚願他日得更與密司相值。雖然。吾乃旅客。願密司珍重。女子惟道謝。更無他語。遂別去。加林目送之。沈吟自言曰。以年事論。殆不甚遠。然抑何美麗。乃爾。吾必偵知之。須臾。加林出餐館。雇馬車。逕赴滑鐵盧路之公車站。至則市三等票。赴羅敏市。公車有准吸烟與不准吸烟兩種。加林則入准吸烟之車。燃雪茄。購報紙。徜徉其中。迨車方開行時。有兩少年自外入。加林手執報紙。寂然不動。二人亦略不注意。頃之。加林之目光。乃自報紙移注此兩人。見兩人似公。司中之書記員。舉動稍鄰於輕浮。笑語喧騰。手中持雪茄烟管。頃刻間。烟氣瀰一室。加林乃注意二人所言。則彼等所談者。僅運動競賽事。加林覺無甚可聽。則冥目假寐。須臾。竟入睡鄉。歷一時許。倏然驚醒。微啓其目。見兩人仍並坐偶語。惟語聲較低。不似先時高談放論。車中僅三人。加林初亦不甚注意。忽瞥見兩人中有一人。向己睨視。加林乃急閉其目。啓其耳。聞一人曰。汝知之乎。此乃稍縱即逝者也。吾儕宜以一定之方法操縱之。吾更示汝以圖。因向衣袋中出一紙。示其人曰。若見之乎。第細視此中。卽知真相。細思之。後此變相。不難揣測。是實有冷僻漁村。變爲海水浴場之趨勢。地位既好。天氣亦佳。四方道里。亦無

不適宜。是實康威耳首善之區。此時無鐵路交通。以引入黃金之穴。實是僅有之缺點。其情形如此。現在彼等亦未必不知。如獵犬捕獸。其臭覺已有所感觸。彼等耳目之靈捷。亦可畏也。其別一人曰。然是誠靈捷。其先一人曰。彼等固渴欲得此肥產。一入其手。當頃刻間。土木大作。擲其巨大之母金以營此。固甚易。吾語汝。此實一最難得之機會。因又以手作指圖之姿勢曰。此實一可愛之海港。面海背山。葡萄茂密。其盡頭處有別墅。有大屋。可謂無美不備。其別一人首肯曰。是誠美備。吾今已了了。但經營此。非五十萬鎊不辦。一人答曰。吾早已語汝。森寧里之經營。必五十萬。加林聽至此。心思森寧里。殆即該處之地名。又聞一人曰。個老兒。殆渴睡。漢車方開行。彼即已在黑甜深處。其一人沈吟曰。五十萬鎊。然吾尚不知現在此地誰屬。一人答曰。是本屬苞雷公爵家。然負債累累。志在速售。此事汝亦當有所聞。一人曰。吾識此老。其人亦殊不惡。乃郎兌斯福。亦翩翩佳公子。世家破產。一落千丈。令人驚心。因都歎息。兩人遂不語。加林仍佯睡。頃之。一人曰。此是停車處。吾儕去休。加林方伸一足。橫亘人出入處。旋有一人撥已足。曰。老友乎。恕吾唐突。乞稍就範。加林故作驚醒狀。欠伸作態。不遽歛足。已乃覺之。急向其人道歉。兩人皆笑之。遂去。車稍停。即復行駛。加林乃出日記簿。記向所聞地名。姓氏。已而抵羅敏。羅敏有客寓多處。加林則擇其靜僻者。占一安謐之小室。舍館既定。即匆匆午膳。膳已。扃室門。出門去。某街某路。皆所熟經。不須嚮導。不須問訊。其爲舊游之地無疑。加林既離寓室。則向威爾字來進行。雖不雇車馬。然觀其大踏步向前之概。其

心中。有欲速達之目的。不問可知。已而行經一處。其地爲威爾亭來附近之禮拜堂。加林忽停步。四圍眺望。大有低徊往復不能遽去之雅。方加林凝眺間。一負重之老人。亦行經其處。息肩道旁。吸烟自勞。加林向其人曰。此鄉風景絕佳。老人曰。然差不惡劣。加林又曰。雖人家不多。然無荒涼氣象。老人應之以首。徐曰。吾等皆聚居近市。居鄉僻者。類都林下巨公。及富有黃白者。加林亦首應之。探首衣袋。出一皮匣。老人目注之。加林出一雪茄授之。曰。嗜此乎。老人稱謝。加林曰。足下自食其力。尙壯盛似中年人。意足下必此間土居。老人曰。然。加曰。借問此間有婆頓夫人者。頗知之乎。老人以指夾雪茄。口吐濃烟。搖首曰。否。加林曰。乃不知乎。是爲一四十餘婦人。與其姪女。名波痕。黃因者同居者也。老人恍然曰。君問密司黃因乎。是爲小學教員者。非耶。是不但吾知之。此間人無不知之。君果問是人乎。加林曰。吾問此人。渠爲吾故人。故便道一過訪。老人曰。原來如此。惜君來太遲。彼等已他適不在此矣。加林大失所望。自覺面色異致。乃竭力作鎮靜狀。曰。不圖吾來。彼等乃又他去。但彼等往何處去。已幾時。老人不關痛癢。冷然答曰。似已甚久。加林曰。丈人知彼等所往乎。老人曰。是卽不知。恐此間亦無人知者。猶憶彼等之去。初非甚從容者。直可謂之。忽然不見。此時恐不易探訪。密司黃因。眞天上人。旣美麗。又和藹。以手遙指曰。彼傍孔道之兩椽樓屋。卽密司黃因先時所居也。加林噤然無語。老人見狀。卽起身告別。又舉手中雪茄曰。謝君承賜矣。加林亦答以酬應語。老人掇其所負。佯長自去。加林則逡巡至老人所指之道旁樓屋處。延佇移時。喟然長歎。

蓋不勝室邇人遠之感矣。久之廢然返寓入室。枯坐見案上有書。隨手翻閱。其書爲旅行指南之類。忽憶途中所聞事。乃檢查所謂森寧里者。遍覓不得。則按鈴召侍者。向索地圖。侍者以一舊冊應命。加林從汚黑破碎之篇頁中。覓得森寧里字樣。須臾已晚膳矣。加林獨酌深思。縱飲威斯克無算。

第十三章

史達勾談正酣。兌斯福自外入。公爵曰。文內從立浮米突來乎。兌曰。然。老人笑曰。目的達乎。兌小語曰。彼女郎已許兒矣。公爵大笑。握兌手曰。吾愛是可賀也。兌斯福目灼灼視其父曰。阿爺滿意。是兒之幸福。公爵復大樂曰。幸福。幸福。是不但兒之幸福。但兒須慎之。固知汝賦性和平。然對彼女郎。尤不宜唐突。前日吾見密司波痕。誠畫中人。如此美人。其性情必仁慈無疑。兌斯福見公爵現大歡喜相。不覺疑怪。心思老父舉動。何以視疇昔之夜。太不相侔。又疑已夢魔。不覺注視老人之面。思索不已。公爵笑曰。文內。汝何無語。言次。握兌手曰。汝有此好運命。不宜樂耶。兌亦笑曰。兒何爲不樂。特阿爺如此歡喜。爲兒始願所不及耳。又曰。頃兒入時。聞史達勾方放言高論。乃兒入。卽不語引去。兒殊怪之。渠何語。意彼必不以兒訂婚爲然。公爵曰。吾愛。素絲已染。生米已炊。汝尙管旁人間議論。我則不暇。彼史達勾說地猛馬克。但吾不願以快意時及彼不肖兒。令人敗興。吾家久無可賀事。吾必及時行樂。淋漓盡致而後已。今日午後四鐘。吾當偕汝姑至立浮米突。且御最入時之衣。鼓最高等之興。用沸度之慈愛。以待遇吾家將來之雷苞公爵夫。

人言已大笑。掀肩作態。其皴縐之面。作緋紅色。眸子灼灼如寶石。覆以白色。長眉稚態。可掬。殆可謂老少年也。兌斯福惟歡然含笑。更無可說得。嗣見老人無他語。卽忽忽出門去。似有某事未作者。其實波痕。黃因以緯大之電力吸引之而已。至電力之若何吸引。讀者當無人不知。似不必細細演繹。然兌斯福則自覺此快意事。爲己所獨有。非世人所共有。世界之外。別有一世界。個中日月。祇有白晝。而無黑夜。空氣則長日晴朗。而無陰晦。人民則終年歡喜。而無悲苦。兌斯福自與黃因訂婚後。恍恍惚惚。置身於此世界之中。而兌斯福爾時之感覺。則又鈍而不銳。祇知己則愛。黃因祇知絕世美人之黃因。乃屈尊愛己。餘事都非所知。兌斯福以公爵之言告黃因。黃因自是欣慰。西俗新婦初覲。則長者吻少者之額。是日午後四鐘。公爵在立浮米突。行吻禮矣。公爵與山林夫人及曼白偕往。山林雖舉止落落。總嫌驕倨。酬應亦微嫌冷淡。然惟兌斯福覺之。黃因固不知。驕人有驕之者。亦漠然若不知。是日黃因與山林僅交三數語。因公爵大類慈母。向之絮不已。無暇也。旣而婆頓出。見舉止局促。顏色灰死。類久病未愈者。黃因乃爲媵母介見於公爵。公爵見婆頓似稍足恭。乃益謙謹。讓坐問好。又向之謝黃因婚事。黃因方侍公爵立。曼白小語曰。吾儕偕至後園。一眺望。黃因目止之。公爵已聽得。卽曰。甚佳。稍閒散。再來此坐地。因促黃因行。二人遂出。臂相交。肩相並。黃因作時妝。髮髻垂頸後。曼白則披髮於背。下及腰。被自後望之。娉婷嫵條。不可方物。忽一人歎曰。此並蒂花。臨風舞也。曼白一回顧。則兌斯福踵至。曼白作怨懟語曰。汝男子最自私。若與黃因。

鎮日相處。此時便不肯令與我偶語。片刻兌停步。笑不答。曼曰：汝姑去。吾兩人有秘密談。不許汝與聞。兌首肯曰：幾分鐘。曼曰：十分。兌笑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我予若五分鐘。爾曼白大笑。嗤之以鼻曰：然則五分鐘。固妹子爲政。宜速去。兌斯福無語。返身自去。曼白挽黃因坐草場沙發椅上。曰：始吾願與姊戲。輒爲阿母所阻。今爲姍亞無殊。一家人矣。吾儕此後當相呼以名。然否。黃因含笑點頭。曼曰：吾不欲文內來。無他。彼此時不如前。輒獨樂其樂。吾故以五分鐘苦之。又笑曰：是亦難怪。脫我爲男子者。亦復爾爾。但吾親愛之黃因。汝兩人結褵後。尙許我與爾常聚處一室乎。黃因不覺失笑。赧然曰：此事尙須時日。妹何遠慮。乃爾曼白搖首曰：否否。是必不久。汝不聞文內言。今日之事彼爲政耶。但吾有一事要求。望黃因許我。證婚之日。吾願爲陪新女郎之一。吾知阿姊固不乏人。然必爲我留餘地。黃因腮頰復紅。正色曰：妹卽不言。吾亦當請求者。吾旣無戚串。又絕少女友。曼白聞黃因允已。意頗欣然。又怪何以無戚族。且無女友。黃因曰：是誠不可謂非怪事。意妹子之外。僅吾嬸娘耳。曼白歎曰：然則姊亦可憐人也。然吾爲陪新女郎。固已穩當。不須患得患失。吾思阿姊盛妝時。不知當若何美豔。宜舅父愛汝。舅父最仁慈。又最體貼人。汝亦覺彼仁慈否。意彼所最愛者卽阿姊。因彼之子姪中。無有一人如阿姊者。黃因曰：此妹子自謙。如曼白者尙非美人。更誰當得美之名稱。公爵誠厚我。我亦誠感激彼之待遇。固吾前此所不敢希望也。卽吾兩人相契無迕。亦豈易得。吾惟自幸耳。曼白瞠目曰：阿姊弗慮。固無人不善姊者。文內之婚事問題。能早日解決。不

嘗病者得藥。言至此。忽嬌靨含羞。赧然曰。我雖女兒。然吾固知之。文內者。乃馮婦而卒爲善士者也。使非阿姊之美艷。難保其不再爲馮婦。語未竟。曼白忽喑曰。文內。若便性急。乃爾。吾思五分鐘。猶未。兌曰。姑母尋汝矣。曼曰。若不誑我。吾亦欲去。豈蕙因爲汝妻。便不許爲我友耶。因含笑作悻悻狀。曼白旣去。兌則挽蕙因手。含笑曰。何如。我固言老父必愛君。今須不畏吾家挾貴驕人矣。蕙因歎然曰。老公爵誠逾格仁慈。兩人纔三數語。聞門外有馬車馳至。兌斯福曰。客來矣。其狀如兒童爲塾師捉去。背書嗒然不歡。蕙因見車中坐一老人。失聲曰。此吾之菩薩娘也。兌斯福不解。問菩薩娘作何解釋。女曰。此吾家委託律師密司脫斐廷也。言次。斐廷已下車。趨步向蕙因。上手作禮曰。親愛之密司波痕。吾歸來幸不愆期。起居無恙耶。吾初入門。卽得緊要而有味之好消息。斐廷言時。掀眉鼓唇。狀至狡猾。其冷銳之眸子。自蕙因之面移。注兌斯福。蕙因爲之含羞俯首。已而嚙嚙曰。方欲作報告書寄來。斐廷鞠躬曰。吾當恭賀。意此卽兌斯福公子。兌與握手。斐曰。吾更當賀公子。三人乃偕入客室。斐廷先與公爵握手。彼此道渴慕久仰等話頭。又與山林夫人握手。又與婆頓夫人略作酬應。已乃就坐。坐之姿勢。極從容安適。其舉動之敏捷安詳。令蕙因回憶林肯寓屋中初相見時光景。謂蕙因曰。吾歸不先不後。可謂會逢其適。密司嘗稱我爲菩薩娘。猶憶之乎。兌斯福目視蕙因而笑。女曰。憶之。斐曰。婉轉隨兒女。辛勤做老娘。老夫後此義務。正多言。已大笑。公爵曰。吾固自幸。今日得值足下。然尤爲文內賀得益友。斐廷欠伸曰。謝公爵獎借。我與密司蕙因爲世交。

雖無甚勞績可言。然波痕氏巨大之資產。竊謂非我恐不勝委託之任。公爵雖知莫因富。然不知確數。餘人則無有知者。斐廷說波痕氏資產一語。重讀巨大字。不覺喚起合座之注意。兌斯福素耳。斐廷盛名。今僅足衣食住之資產。而加以如此不適當之形容詞。不應顛倒乃爾。正疑怪問。公爵問曰。波痕莫因固甚富乎。斐曰。甚富甚富。吾不暇爲精確之計算。約言之。則兆鎊左右耳。斐廷言已。衆皆大驚。山林夫人不覺齒牙間嘖嘖有聲。不暇作意矜持。公爵則神采現於眉間。掀肩之故態復作。笑曰。是誠可謂巨大。兌斯福駭然曰。吾摯愛之莫因。奈何竟不語我。君不言。差足自給耶。公爵點頭贊歎曰。文內莫因是也。吾已知之。特未爲汝言耳。斐廷又曰。波痕氏之歷史。須吾爲之報告。然一時亦不能詳盡。今請得撮要言之。因述在寓室中所以告莫因者。語未竟。忽有聲甚厲。衆急審顧。則婆頓傾跌座椅中。狀似眩暈。衆又大驚。舉室紛亂。莫驚呼曰。阿嬌病矣。衆皆愕然。斐廷助莫因扶婆頓。仍從容自若。顧兌斯福曰。乞公子一按鈴。兌則按鈴。一女僕入。莫因乃與女僕扶婆頓入內。衆相視無語。斐廷曰。是吾之過也。婆頓夫人富感情。吾一時失檢。道乃兄客死事。致觸悲懷。然體魄亦太不健全矣。山林夫人謂公爵。吾儕宜去矣。公爵曰。然意文內或留此。乃與斐廷殷勤握手。囑常一臨存。遂與山林夫人及曼白登車去。途中山林忽謂公爵。吾意此中必有不可思議事。君誌之。試吾言驗否。公爵徐整其眼鏡曰。然。又曰。彼亦兆鎊不然。吾則欲文內舍此。取彼。又曰。然亦非盡善。患情之太多耳。

噫有情

(下卷)

第五十章

妬佛爲海島中絕對之奇石。上千重霄。下通深淵。窟穴甚多。其石大半作赭紅色。望之如楓林霜曉。其峽道極窄。陰暗不透風日。外徑雖仄。而內部却甚寬大。一如埃及之古陵寢。歷恩曲折而入。愈入愈深。所可虞者。儻潮流頓漲。則無路可出耳。

歷恩入此異境。寸心不無惴惴。其時忽見山頭發有一線之光。可以稍壯其膽。否則冥行於巉巖峭壁之中。少一失足。立成齏粉。且四圍池邊。滑澤如鏡。倘溺入水者。萬無更生之望。雖極善泅之人。亦苦無石鱗之可攀也。歷恩審視移時。知其光非發於上。係日光照入水池而反射者。久之光線由下而上。漸漸展開作扇面形。惟忽明忽晦。幾如電影之戲劇。久之。其光又作青碇色。閃閃照人。餘光映於手上。色如死人。上部洞石盤空。彷彿鬪髀之腦殼。池邊之灣口。一如咽喉。其吞吐青藍之光線。竟如呼吸。

歷恩細審此異光之故。乃因日光射於海面。海底之光線。係作青綠色。及回光映於石洞中。故作成此一種青藍之色。又如流質之鑽石。因水有流動。故爾忽明忽晦也。

海潮激激有聲。從穴內聞之。極其清晰。乃知面前之巨池。必通大洋。以其水時升時降也。

歷恩身倚石壁。細矚池底。見水中之石。青碧環繞。作迴廊狀。石邊有各種甲魚之殼。或斑斕似寶石。或晶

瑩若明珠。亦石窟中之奇觀也。

此處復有石牆。雕鏤精美。其巧奪天工。所刻花紋。一一如歷史圖畫。突兀之石筍。則矗立若銅像。險澗之邊。生有五色游魚。從容游泳。乃似燦爛之落。花。海草。逐浪。又如綠柳千絲。隨風搖曳。

穴作橢圓形。其盡處。有人眼形之洞。通至暗穴之口。是爲穴中之穴。巨池之中。有高出水面之方石。儼如神臺。其上則似立有一亭亭之倩影。意態如畫。令人有巫山洛神之感。誠以似此幽邃之地。倘得絕代佳人。以點綴於其間者。豈非絕妙之事故。歷恩乃生此幻想。由幻想遂造成幻像。嗟乎。形形色色。皆本於心。心生法生。心滅法滅。此實思想界之通例。無足奇也。久之。忽於石洞水中。見有一巨物。蠕蠕而動。其身邊有似帶非帶者。作濁灰之色。行動甚爲蠢笨。緩緩爬入裏面之黑洞中。遂失其踪跡。然究不知是何怪物也。

第五十一章

歷恩於石洞中。歷觀種種之現相。覺別有天趣。因低徊不忍遽去。躑躅良久。始尋來徑以歸。蓋此行本爲物色鐵廠之材料計。不意遇此奇境。却徒手無所得。

及回到鐵廠。斜陽猶滯海面。廠中材料。雖不甚豐富。然以破板爲柴。則火力足用。借石上瀑布。則水力有餘。石隙中復有天然之風箱。至於採鐵之石砧。更俯拾卽是。歷恩之鐵廠。居然開廠動工矣。斧鑿錚錚然。

響震山谷。

歷恩將一切應用器具。製造略備。惟最要工程。在先須修理滑車。歷恩於機器一道。却向未練習。而當此驚濤駭浪之中。獨力維持。其躊躇審顧。無所措手者宜矣。

十六世紀之初。科學幼穉。亞孟登氏始發明摩阻力之第一條原理。賴金氏續至第二。哥峇氏續至第三。彼時並無師友淵源。一惟冥心孤往。則其艱難可知。且力學中之動力靜力。淆雜不分。在此時實爲科學最幼穉之際也。

當戈雪之研究力學也。孑然獨立於查立德禮拜堂之鐘樓。解卸其鐘之機器。而後重裝之。竟能絲毫不紊。此鐘之大。如邏卒夜居之木房。其輪之重率。至五百餘鎊。則記憶力之健全爲何如也。曠觀古今。人民如蟻。却並無戈雪之第二。而歷恩既未諳機器之原理。竟欲步戈雪之後塵。以施之於多浪。抑何其不自量之甚。且此事之難。卽有多數人爲之襄助。猶未必得功之成。今則不惟襄助無人。而反多種種之阻力。其難可想已。

歷恩之船。仍泊於人石傍小海灣之間。於是遂量度其船之容積。與機器比較其廣狹。奈多浪機器之龐大。除大輪不計外。亦斷非此小船所能裝載。此實至難之問題。然歷恩志在必成。故佈置一切。甚爲周詳。惟素未研究力學之原理。其誤點則亦或有所不免。

大凡人之風發踔厲。一往直前。期必達其目的。雖生死大事亦肯視若鴻毛者。要有三因。其一。則爲名。其次。則爲財。其次。則爲色。此三者。可以驅策世界之英雄。犧牲其一切之種種。而不顧。然則此三者。實爲世界人民之健腦丸也。亦爲世界人民之迷魂湯也。

第五十二章

此際之歷恩毛髮種種。髭鬚滿腮。居然一野人面目。其足之一履。已被大風吹墮海中。隨即赤其雙足。其汗衫已斷一袖。手足兩部。裂紋纍纍。如嚴冬時皸瘃之狀。海水鹵鹹。浸及創痕。作奇痛不可忍。時而冷氣外侵。飢渴內擾。精力之困頓極矣。此時第一要着。在覓取飲食。然殊不可得。惟有日取海草生啖以充腹。渴則尋石窪中所存之雨水飲之。蓋海鳥每下山尋飲。因知其處。所此時海鳥與歷恩亦漸漸相熟。似若引爲同類。亦不復畏避。歷恩平素有愛鳥癖。與之相依。幾如共患難之良友。腹飢時。往往得海鳥之餘粒。以爲食品。久之。海鳥時啣取鮮果等類。若與歷恩分食者。不但忘機而已也。嗟乎。世間人。往往因微小利益。遂攘臂以相爭。雖父母兄弟間。亦不相讓。對於此海鳥。有愧色矣。

有時霪雨纏綿。澹旬不放晴光。此時雖飲料不乏。而衣履却均已濕透。冰寒沁骨。較之飢渴。爲尤難忍受。夜間宿於石穴。雖稍避風雨。惟海邊毒蚊成羣。吸人遍身作奇癢。搔之則起水泡。泡破則痛而癢仍不止。以致眠食俱不足。遂成寒熱疾。四肢委頓。病不能支。困憊至此。了無人趣。獨歷恩則若行其所無事。未嘗

少存退縮之志。惟皇皇焉日拾取沈於礁石間之斷繩殘練等事。往來海上。幾如梭織。其身上水痕縷縷。殆終無片刻之乾燥。渴極不暇飲。有時或啜其衣袖中之積水以解之。寒不可耐。則燎火以烘之。惟烘背則胸寒。烘胸則背冷。一時一人之身。判然爲冬夏兩季之氣候。其困苦如此。但世間如得有一人能知其狀者。歷恩之心亦慰矣。

歷恩以多浪上拆下之大木四條。橫亘二妬佛之間。又以拾得之斷繩料製爲大繩。以殘鐵練改爲長大之鐵練。由船底套上。而將裝載機器之部分。環絡於橫木之上。以阻機器之下墮於海。其工程雖日有進步。而歷恩之氣體已大傷矣。譬如疲敝之兵。何堪久歷戰場。况妬佛之石穴中。實同張口厲牙之猛獸。以待人之入其腹中者。人之受敵。自必有對敵之人。若歷恩處此境界。雖無敵人。然欲傷害其生命者。無形中。則如有百萬甲兵。層層圍繞。此時手胼足繭。絲絲出血。腰圍銳減。面瘦如削。皮色如菜葉青黃相間。惟目光炯炯。其精采仍不減。曠昔。

歷恩終日矻矻。犧牲無量數之精神。轉戰於淒風苦雨之中。與種種莫大之阻力。競其勝負。至誠所發。金石爲開。故其氣盛志銳。直欲迴天地而倒山海。雖有千磨萬劫。不足以摧其百折不回之志。節轉資助。其臥薪嘗膽之精神。

歷恩時於夜半時不寐。從枕上臥觀黑暗之天光。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現象。深印於腦際。蓋是時天海

茫茫一色如墨。將天地萬物之形狀悉閉藏。消阻於渾淪黑氣之中。形色既消。方向亦泯。大凡黑暗之作。凡能令人之豪氣雄心。悉蛇伏屏息。而不敢少動。造物之術。何其詭也。雖然。有因此而收縮其胆力者。亦有因此而增漲其思想力者。亦有因此反能悅其性。而適其欲者。自在各隨其人之景遇。而變異其感覺。嗚呼。莽莽乾坤。人類綦繁。其利用黑闇之世界。以遂其私圖者。又何可勝道。歷恩當茲昏昏黑氣之中。却無所喜。亦無所懼。惟籌畫救取機器之心力。與黑氣以相搏戰。卽此無見無聞之黑氣中。尙有此熒熒一點之心火。適成爲黑暗世界之明星。

第五十三章

歷恩之籌畫救取機器。幾如囚犯之圖越獄。蓋實無片刻時不置此事於懷。亦無片刻時之休歇。辛苦將一月有餘。諸事就緒。次第運及大輪之輪軸。惟輪軸較長。致多阻礙。於是乃速移其小船。以就多浪。幸妬佛之峽。恰能容其小船之就泊。一若造此船時。而預已量度妬佛峽之廣狹也者。但船下積水已深。濤聲險惡。費數十分鐘駕駛之力。方能轉過船頭。乃得將船直泊定多浪之下。潮水既大。乃下雙錨於水中。其時西南風又作。復取兩大輪箱以壓其船。始不至爲海潮推動。

時海面却尙平靜。不過略起微風。但細察風之來處。實發起於西方。蓋東風經過陸地。其力尙薄。西風則來自大洋。其力獨猛。且潮流經過海峽間。其危險尤甚。譬如一羣亂民。擁擠爭出於極小極窄之門。則其

暴動必劇。海水亦然。雖當風平浪靜之時。而妬佛脚下。已水花噴薄。淙淙有聲。一遇風起。則波濤立時鼎沸。歷恩將船泊定。多浪之下。此時雖僅有微風。然亦不能不有戒心也。

數句鐘後。風力漸大。潮水漲力奇速。其濤頭突然墳起。頗極洶湧之勢。嗟乎。以將就餓李之歷恩。與夫病已垂危之多浪。忽來此翻江倒海之巨潮。以相搏戰。則與狂風振落葉。奚以異焉。

歷恩此時深知其險。乃更鼓其勇力。東突西馳。上下跳擲。如樹杪之猢猻。如山間之松鼠。忽而躍入水中。忽而攀登石上。口銜長繩。手持短斧。忽以鈎環緊扣多浪之底。忽以鐵釘插入石隙。以繩繫小船之梢。約略一句鐘時。諸事已完備。少時風力愈大。潮流愈急。小船飄搖如敗葉。多浪則爲風所震蕩。時作怪聲。然終卒得安然無恙者。實賴歷恩一時許預防之力也。

第五十四章

此時歷恩所謀既成。乃謀將多浪之機器。移置於小船。沈思良久。仍回多浪。將機器絡於滑車上。先以鐵練圍多浪船身。以縮牢機器。然後於多浪船底鋸一大方孔。使全盤機器。連於多浪船底板上。由此孔下落。如野蛇之脫殼然。於是由衣袋中出一鐵錘。先錘斷縮住機器之鐵練。以便拆卸。其鐵斷之聲。爲怒濤所咽。如巨獅之怒吼。忽聽得喀喇一聲。其被錘之鐵練。不待錘畢。已驕然斷落矣。

於是全盤機器。爲之震動。歷恩急將滑車勒住。時既斷之鐵練。其兩部擊於妬佛之石上。錚錚然作金戈

鐵馬之鳴。此時非歷恩眼明手快。則全副機器。一落已千丈矣。少頃。海水大漲。歷恩之小船上浮。距多浪既近。且成平線。適合接迎機器之程度。機器雖重。所賴絞車之齒輪。如鐘表之均其速率。故能輕輕放送。無跌落之虞。此際天空之吸力。使潮水益高。地下之吸力。又使機器易落。二者殆俱爲歷恩之忠僕。久之。轉轆之聲。忽而中輟。急視多浪之機器。不偏不倚。已適落於小船之艙內。嗚呼。以數十日所夢想所祈禱。不可必得之事業。竟已告成功矣。此時志願之美滿。要不可以語言喻也。

歷恩此際。於機器之曾否安放妥貼。均未措意。此時將信將疑。似尙以爲夢境者。及定神片刻。始知安放已妥協。乃以鐵練將多浪卸下之煙囪鎖好。使之穩固不搖。由正方形之巨孔下望。見海水波紋動盪。幾如別有洞天。歷恩急歸船上。覺船上十分穩適。因裝載機器。壓力甚重故也。蓋多浪之機器。其重量較之前在黑姆烏所載之福克斯砲及大石子。其重率過之。倘使此機器之重率再加少許者。此船必不能勝載。則歷恩之志。亦終不能遂。

第五十五章

歷恩此時乃欲移此船出海峽。幸無風浪之相阻。以爲乘此落潮時出峽。回至吉恩什。則正當潮漲之時。至天色黎明。可到聖比亞埠矣。詎知潮水上浮。以受機器。固自可幸。不意因潮水過高。致機器上之煙囪。阻於多浪船殼之方孔中。不能遽脫。如中國罪犯作荷校之狀。若俟潮落。又須候六小時。歷恩此際心中。

反覺焦急。不得已。乃靜坐船頭以待。

歷恩自到妬佛以來。從未有片刻之安閒。如今日者也。靜坐良久。不知所爲。此際私心自度。謂使黛孃見我在此兀坐者。能不悲喜交集耶。思念及此。乃起立以手擊櫂。吁聲長息。獨語云。今夜須再留一宵矣。於是復上大妬佛。取回禦寒衣服。復將羊皮圍身。以禦風露。乃跽伏就寢於機器之旁。毛髮茸茸。如守夜之犬。以日間辛勤特甚。故睡味益覺甜甜。此亦勞力者之常情也。

睡至中夜。忽然如觸彈簧。全身一跳而醒。開目四顧。見妬佛高山頭上。石間發現白光。如遇火災者。是真咄咄怪事。及探白光之發起處。實出於海面。團團如火。惟無紅燄。無聲響。無熱氣。則又知非火。光作藍白色。射於浪花上。望其纜繩。及鐵錨。如新出烘爐百煉之鋼條。亮光作雪白。其槳浸於水中之半部。則如白金所製。海底魚蟹。此際俱作純銀色。水面泡沫。滾滾蕩漾。如白珠。

俄而精光萬道。閃爍海面。令人目爲之眩。噫。此乃洋面之燐火也。老於航海者。皆稔知而習見之。惟燐火之出現。乃天變之預兆。此燐光已透映歷恩之眼皮。故於睡夢中驚醒。起視海面。海潮已落而復漲。其被阻於多浪船底之煙囪。已退出方孔之外。倘使歷恩再睡一旬鐘。則其煙囪又將復困於方孔中矣。

歷恩乃乘此機會。放鬆頂繩。力撐石脚。微移其船。而煙囪遂脫羈絆。是如荷校之犯。一旦開釋。快何如之。歷恩本深於洋面之閱歷。知燐光發現。海中必有奇變。故決意不於黑夜中冒險駛行。目視燐光之耿耿。

遂將鐵錨拋於妬佛之峽口。以泊定其船。四面復以繩索牢繫之。以防天變。好在燐光照耀。可爲天然之明燈。及燐光漸澹。而東方將白。歷恩忽側耳聳立。若有所聞。

第五十六章

歷恩似聞得洋面遠處。有汨汨之聲。其聲發自海底。時而中斷。略俟片刻。其聲復作。遂屏息靜聽。頻頻搖首。作驚愕狀。蓋已深明此聲之來歷矣。因袖鐵錘。往峽之東口。將大釘數條。一一敲入石隙中。意似標明。由此往人石之路徑。幸石上多小孔。故無鑿柄之勢。時燐光寂滅。半輪紅日。已滾滾於海東矣。

大釘既入石。乃以木板一一架其上。直絡繹到人石。此卽所謂水隄。水隄之作用。所以破巨浪之勢力者也。時天日晴明。海不揚波。歷恩獨勤力於工作。如營巢之燕。如知雨之鳩。凡所以防範危險之法。無不至。峽之東口。比西口爲窄。故築水隄亦較易。此時乃上水隄。耳聽汨汨之聲。仍工作不輟。少頃。其聲又息。海面依然靜謐。波平如掌。幾同內地之湖澤。又如青春少年。面上一無縐紋。海水作深藍色。與天相接。不辨何者爲天。何者爲海也。所謂秋水共長天一色者是矣。

天色之美麗。非意想所及。海平綫上。遠望有數行鴈字。整整斜斜。頗疏蕩。有逸致。惟鴈羣俱向陸地而飛。殊不可解。至亭午日光奇熱。照人如炙。歷恩孤立水隄上。遠眺大洋。不見有魚船片帆之影。

天色漸漸由深藍轉成白色。其白色大異尋常。又於西面海平綫上。忽現雲彩。其雲朵漸浮漸大。水隄旁

之海面亦漸漸浪花噴薄。歷恩乃急治水隄。知將有大風之至也。

蓋當春分之際。海面故多風。其風之將來也。往往白日青天。忽爾見有雲彩。或日落時西方之紅光不退。或月色四圍現有暈痕。凡此數者。皆風信也。航業家遇此。必視其風雨表。審定方向。然後思爲抵制之策。然海心之叵測。有時非航業家所能照澈者。歷恩正在推測之際。忽聞有異響發於耳鼓。如千軍萬馬。壓地而來。金鐵齊鳴。又如山崩石裂。木石俱飛。噫。是爲海上之颶風。

每屆春秋二分之時。天氣愈晴好。則愈可畏。蓋清明者。實所以厚集其力。而肆其虐。殆欲使世人多墮其術中。而不自悟也。其風起而旋轉者。名爲旋風。雖至遠亦能得聞其聲。斯時歷恩之所聞者。卽遠處之旋風聲。

風之來也。本似河流。有發源。有尾閘。蓬蓬勃勃。搏九霄而上之。此其發源也。及其滅也。則散於空氣之中。如百川之歸海。惟地面時有高山。故風力常被阻而折回。於是乎改其方向。故風頭時時變方向者。實原於此。

羅經共分三十二方向。故風亦有三十二種。使羅經而分爲無量數之方向。則風之種數亦無量。兩極之冷氣。常聚於赤道。赤道之熱氣。又散於兩極。此風之所以不絕也。熱風之來。因經過火山。因阿瓦火山時吐熱風。故北方常見青紫之雲。智利國之暴風。致將大鷲吹墮海中。其力之猛烈可見。爪哇時有風災。土

人因築堡障以避之。名曰風堡。歷恩之設水隄。以阻海浪之勢力。意亦風堡之遺意。

第五十七章

其時洋面上如突起高牆一道。漸漲漸大。自海平綫冲至天心。一直上升。其色似鉛皮。似青石。又類煙霧。其南直而北邊稍彎。其色漸漸由深而黑。矗立不動。亦無聲響。其形狀若天半之大山。日雖亭午。而竟如昏夜。

俄而熱風吹來。如對火爐之口。雖盛夏炎日。亦不至是。天色漸變漸白。由白而灰。由灰而青。竟似石版者。未幾熱風頓止。海上一色灰暗。眼底波平。隻帆不見。鳥飛四散。萬竅無聲。轉瞬間。此高牆之面積尤大。煙霧之中。帶有水氣。蓬蓬勃勃。直向妬佛撲來。歷恩目注海面。知此風中。兼挾有大雨。遂於衣袋中出雨帽戴之。又於石穴中取出雨衣。準備已畢。如穿帶盔甲。以禦大敵者然。復下大石。周覽一切。恐其戒備者。尙有罅隙之處。於是鐵錘之聲。與風聲相雜。乃歷恩之重整水隄也。少頃。陡見電光閃爍。霹靂一聲。天地震動。斯時歷恩雖預爲防備。而耳目已爲之聾眩矣。

微窺雲際。又出種種怪像。烏雲中含有淡墨點。如假山洞。其雲朵之大者。如城垣。如壞塔。其尤怪者。又如輪船沈沒時之煙囪。作噴煙之狀。其形態甚爲悽慘。少頃。雨雹雷電。同時交作。其風聲水聲。較雷聲尤厲。水隄者。本所以殺波浪之力。惟至少亦須設有二隄。歷恩僅建其一。恐不足恃。於是趕造第二隄。雖衝風

雨。冒雷電。破濤浪。毫無畏懼。一惟築隄是事。

時雹大如拳。墜落滿衣袋中。因重始知覺。頻以手拋擲之。雹墮石作碎玉聲。石面上水滿溢流。竟成滿地瀑布。有粗如皮帶者。有細如銀絲者。

未幾第二隄工已告葺。雨亦息。天光忽亮。黑雲裂開。似有放晴意。誰知風自西南轉至東北。陡見電光一閃。雷聲發奇響。水天如墨。雨點大於錢。橫斜而落。洪濤怒吼。震撼天地。猛浪擊於人石上。分作二股。既而復合成一巨浪。高逾百尺。如海面之奇峯。惟風潮雖劇烈。而隄工依然無恙。

俄而雲中發現燐光。如一條白帶。橫亘天際。將雲中雨點照耀如粒。珠璣。歷恩遂借此燐光。重修其水隄。以防搖動。不料風又轉向。劈面而來。大波一湧。竟將第一隄木板沖倒。隨擊第二隄。時歷恩正立於第二隄上。

電光激射。照見破木板隨波逐流。斷繩之頭。飄蕩水面。幸第二隄尙未受創。欲爲完固之策。莫如前面橫以巨石。用資保障。惟欲橫以巨石。則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且潮水已洶洶向第二隄沖擊。木架顛動。震震有聲。此時之第二隄。直有頃刻卽潰之勢。

歷恩不肯坐視其敗。仍設施種種之方法。以期能救於萬一。而不意此時忽而風止雨息。浪亦漸平。於是歷恩之船。及多浪之機器。乃得無恙。歷恩此日拚命於驚濤駭浪之中。如破勁敵。而潰重圍。其力盡筋疲。

自不待言矣。

第五十八章

歷恩不但精力疲倦。而腹中飢餓。尤爲難忍。此時島上凡可以療饑之物。已悉爲雨水冲落海中。復往小
 妬佛巡視。見鐵廠已全毀。不可復用。乃仍至多浪觸礁處。欲尋覓食物。信步行到克羅平落水之所。忽聞
 身後窸窣有聲。則見一大蟹橫行石上。倏忽不見。意必藏於石穴中。進視之。只見有一穴。大可容人。中有
 積水。却不甚深。洞中滿生海藻。微風拂拂。頗似嬰兒之髮。歷恩乃口銜洋刀。躍入洞內。其中暗黑如漆。漸
 進漸大。乃稍稍有光。此穴實卽前此所經石洞。而隱通海面者也。於是乃覺洞中之白石清泉。游魚芳草。
 皆如故。友之重逢。

瞥見一石上有小孔。能容拳。中有聲響。乃以手探入。視爲何物。乃手入卽爲一物所繞。力拔之。而不可脫。
 其物質薄而皮粗。形似扁帶。氣冷如冰。旋由手及臂。愈纏愈緊。遂及胸部。纏處作奇病。不可忍。纏處堅牢
 如釘之入木。絲毫不能動。計無復之。遂負壁立。以一手取洋刀橫割之。始覺少鬆。繼而收束愈緊。較前彌
 厲。其物質柔而滑。且與皮帶相彷彿。俄見一銳而且長狀如灰帶者。其口中時時吐怪舌。蜿蜒而來。捲纏
 歷恩之胸部。愈出愈長。約十餘丈。歷恩渾身奇痛。陣陣發抖。覺有數千百之小針。刺其肉中。蓋此物吸其
 身中之血液也。忽又有多數灰帶。相繼偕來。此時歷恩痛入骨髓。氣息僅屬。又恍惚見一龐然大物。形圓

而扁。蠕蠕自穴中出。亦不知是何物。

此物非他。實是鬼魚。（如中國墨魚一類）其體小於鯨。而猛戾過之。毒厲似蛇。而力逾蛟鼉。是爲洋海中之吸血鬼。故謂之鬼魚。英人呼爲啜血魚。航業家又呼爲烏賊。吉恩什却無此物。惟沙克獨多。此魚無牙無翅。無角無齒。灰色圓形。蠢滯不常動。視之幾如舊布一堆。夜間常發燐光。如海底之電燈。及近人之身。則放展其八條長帶。屈伸如蛇形。其體亦漸漸放大。徑可五六尺。如一大車輪。其放出之長帶。卽所以纏人而吸血之利器也。

歷恩前次所見之灰帶。卽鬼魚之出現也。今以覓食之故。竟遭此災。可見謀食之非易也。夫世界上人類之希望者。惟食與色。而人之受害者。亦唯食與色。使歷恩不以食色。故何至到此絕島。以受此鬼魚之厄哉。嗟乎。罟獲陷阱。實則無時無地。不有惟清心寡慾者。不易入網羅耳。

歷恩之全身。已入鬼魚勢力圈中。惟有一臂尙在範圍之外。斯時救生唯一之方法。惟賴此一洋刀。乃以一手握定刀柄。盡力斫之。連下十餘刃。鬼魚負傷甚重。卽時斃命。其纏人之帶。立即跼縮。歷恩乃得慶更生。視胸部及右臂。紫血斑斑。肌膚墳起。若重受杖刑者。乃歷恩困苦至此。仍不謀休息。必欲一窮探穴中之奇奧。遂低頭仍向穴底進入。但見枯骸遺殼。狼藉滿地。想必死於鬼魚。而葬骨於此者。忽於白骨纍纍之傍。又見一人之全骨。手足宛然。指甲尙在。却似死去未甚久者。其牙齒開張。猶帶笑態。惟尸上蟹殼叢

積。拉雜糝糊。及稍稍撥剔之。除一皮帶外。身無寸縷。意當時必赤身入水者。正在唏噓感喟間。忽有一物。觸其眼簾。蓋卽尸骸腰部之皮帶也。帶鈎雖銹。而皮質未爛。以手摸之。覺帶中有方形之硬物。急取視之。係一小鐵匣。與水手所用之鼻烟匣相似。鐵銹澀塞其簧。以刀啓之。見有紙摺疊其中。雖經潮濕。然紙質未毀。却爲三張一千鎊之銀票。合法幣七萬五千佛郎克。外有金錢二十枚。歷



恩隨將鈔幣摺好。仍置匣中。並金錢二十枚。復裝入皮帶。惟裝物時。瞥見皮帶內層。隱隱有字跡。係用濃墨水所書者。讀者請猜其字維何。噫。卽克羅平三字。

歷恩隨將所得之

皮帶。及其鐵匣。一併圍於腰際。時潮水漸漲。所立石上。水深已沒腰。不得已。遂泅水以出洞口。

蓋克羅平於兩月前。亦入此穴。爲鬼魚所捉。不能冒水而上。遂葬身於此穴中。夫克羅平忘恩負義。惟利

是視。是其死也。尙有餘辜。然則所謂天道者。是耶非耶。

第五十九章

凡天氣自有大風雨以後。必得晴明。海面可以平安。歷恩忍飢枯坐。決意待至天明。將船開出。妬佛。向聖撒潑。遜進發。

適屆五月初旬。晝長宵短。殘紅遲滯。暝煙晚生。久之澹澹月光。浮於海面。暮潮甫漲。淙淙有聲。其機器之煙囪。高出船頭。上潑海水。帶有鹽質。與月光相映。潔白如霜。海面晚涼。風景正自可人。不料回到船上。則大爲震駭。

蓋船中積水。深至二尺餘。則知船底已漏。使再遲來一步。則此船已不及見矣。歷恩乃將身躍入水中。摸尋傷處。心中萬分焦灼。以爲歷盡艱難。功墮一簣。則真可惜可痛矣。殆索尋良久。始覓得傷孔。海水由孔中駸駸灌入。蓋大風之時。船爲巨浪所擊。觸於妬佛之脚石故也。

於是乃急覓得油布一方。即將一頭繫於煙囪圈上。一頭垂於海中。幸借水之壓力。油布緊貼船身。如病瘡者之敷以膏藥。於是畧得攔住水之來源。是亦急則治標之一法。惟油布既受水之壓力。漸漸愈壓愈進。如由破孔伸入一大拳。倘或漲急崩裂。則無從救藥矣。

大凡船家遇有漏孔。類以帆布等件以窒其隙。今所有破帆布。早已用罄。或被風吹入海中。欲下船尋覓。

則斜月已落。除却天上數點疏星。一無光線。暗室索物。必無所得。倉皇失措間。俄聞傷口之處。水聲淙淙。油布之伸入洞口者。愈漲愈大。如贅疣將潰之狀。歷恩無計可施。遂將身上所有衣服。除留一已破且濕之褲外。餘俱脫下。裹以雨衣。堵塞漏孔。猶恐船外壓力甚大。不能抵制。復屈一膝。以爲助。歷恩赤身袒臂。於海天夜露之中。涼氣砭入脊骨。瑟縮如凍蠅。惟期緩死須臾。以待救援。蓋妬佛之間。時有漁船經過也。然一膝之力。那能抵萬頃之波。故其堵塞之物。又漸漸擠入孔內。歷恩心知必無希望。遂離船。攀上大妬佛。四面瞭望。以冀萬一之救助。不謂瞻矚良久。渺無一物。歷恩愁恨填胸。飢寒交迫。其目一瞑。遂僵跌於地。不能起。

幸而旭日高升。陽氣徐發。歷恩之手脚。微微活動。血色之青亦漸退。蓋日照石上。溫度增高。故歷恩得以復蘇。乃復起立。急俯首下視。只見船尙未沈。乃喜出望外。急急由妬佛縋下。趨視其船內。見堵塞之物。雖有漏縫。幸潮水旋即大落。外面之壓力減輕。今當白晝。彌縫却易爲力。於是趕緊下船。搜得木板鐵釘各件。數分鐘時。卽已收拾完固。於是一面除船內之水。一面曬乾其衣。疲困極矣。却如噩夢之方覺。此際歷恩圍以克羅平所遺石穴中之皮帶。開船直向吉恩什進駛。風正一帆。蔚藍無際。樂哉歷恩。口中曼聲低唱。乃爲黛嬈最心愛之蓬萊曲也。

第六十章

却說聖撒潑遜。至今日居然爲繁盛商埠。在四十年前。不過一荒村耳。惟是埠本爲禮教之鄉。出作入息。雅有淳古之風。除二三富室外。大半皆係石匠木工。沿海一帶。則多造船工廠。日間則斧鑿刀鋸之聲。錚錚盈耳。必在夕陽西下。始寂無聲響。此際登高一望。但見萬屋鱗鱗。炊煙縷縷而已。

時維仲夏。半輪新月。初挂林梢。黛孃時獨步於園中。履聲纖細。若與蟲聲相酬答。然雖當此花朝月夕。而眉梢眼角。却隱有無限愁思也。

李雪雷自多浪沉後。不輕發言語。每夕惟對燈默坐。夜深卽草草就寢。此時妒格二婢。亦各回房安息。惟黛孃尙徘徊園中。悄立無言。寒月輝。凝林煙。暮。清光如水。寂靜無聲。此時園中。直同廢苑。蓋自多浪失事後。日間之來客。亦甚稀少。無論深夜矣。世態炎涼。無論古今中外。皆如一也。

聖撒潑遜之牧師考特萊。已得嗣其叔父。擬不日附輪旋英。承受其所應得巨萬之遺產。於是一時教會中人。咸爭來話別。以表感情。故當晚禮拜堂之窗。通明如晝。而養勇墅則一冷如冰。李雪雷於近日益覺鬱鬱不自得。倘果憂能傷人者。吾恐雪雷之生命。當不久於人世。

雪雷生平所注重者爲多浪。今多浪則已已矣。其差可慰愁悶於無聊者。則惟黛孃之嫣然一笑耳。然近來黛孃之笑貌。似非出於自然。有時於悲痛之極。反破涕而爲笑。此其強苦爲歡之深心。不言可喻。

黛孃往時之赴禮拜堂也。通一年計之。亦不過三四次。近來則常常禮懺。似信教彌篤者。知其心中之愁。

恨無聊。轉入於祈禱者爲甚深。且墅中每夕。惟黛孃之就睡獨遲。并不需二婢侍候。其種種之變態。幸李雪雷終日昏昏。一無覺察。

夫人當失意之際。則悲憤欲死。然歷時既久。則亦漸淡漸忘。一日者。雪雷獨坐樓頭。似稍清醒。口吸淡巴菰。手執新聞紙。作閱視狀。格萊斯見之。遂急奔告黛孃。以爲雪雷心疾。大有轉機。但是人之遭遇大不幸事者。其哭則無淚。號則無聲。昏昏迷迷。無知無覺。及靈魂頓醒。則又隨時因感覺而觸發其悲痛。故每見門首紅綉之鐵環。往往牽動多浪之意念。今乃突有一物。非刀非斧。足以斬斷其千絲萬緒之愁腸者。則爲天外飛來之一紙書是。

前一星期下午時。門外剝啄之聲甚急。乃郵夫遞進一函。上寫信交聖撒潑遜李雪雷先生收。并蓋有葡京之郵印。妒詩接過。送入樓上。惟雪雷終不拆閱。留置檯上。將及一星期矣。一日晨起。妒詩上樓拂拭几案。見信函猶未拆。乃遞與雪雷手。其時乃發函展讀。其函云。

爛燈心再拜上書

雪雷先生足下。前藉用君款。不辭而去。殊失文明之道。死罪死罪。今已設法籌措。如數奉繳。交於君之至契克羅平手。計鈔幣三張。合法銀七萬五千佛郎克。到時點收。以清宿債。惟克羅平當時持有手鎗。形跡頗可疑怪。臨風馳系。敢佈腹心。再者斯事結局。僕實無顏見故鄉父老。海天萬里。吾將從

此逝矣。春寒猶厲。伏維珍攝。

雪雷覽畢。心中十分疑怪。雖不深明此中消息。然亦畧覺克羅平之爲人。恐有未妥之處。自此信宣布以後。吉恩什人對於克羅平之議論。大異於往日。久之。克羅平之劣跡。漸漸敗露。此時李雪雷方悔其前此知人之未明也。嗟乎。如克羅平之一流人。無異鍍金之銅器。一時之間。非不光耀奪目。但積以時日。則真相自出矣。世人如克羅平者。今實舉目皆是。惟願爲李雪雷者。尙其慎之耳。

第六十一章

聖馬洛官場。因不見六百十九號關員之蹤跡。大爲詫異。偵騎四出。却渺無音耗。有附會其事者。又議論分歧。莫衷一是。蓋當時警察中人。盡同木偶耳。

夫自定安門酒家購白蘭地酒一瓶時。該舖主人。尙約略省記克羅平當日之神情。意謂彼今日購此酒。胡爲者。聖溫孫之鎗匠則云。克羅平急購一快利之手鎗。意將何屬。奧白基之地主則謂。克羅平此次到埠。不依常例。殊不解其何故。老船主加保羅嘗對人言。克羅平臨行時。明明知有大霧。而不暫避。其意又何居。多浪之船夥。此時亦言。克羅平於每次裝貨。必整齊劃一。獨此次顛倒錯亂。毫無秩序。自是真別具有意見。來自吉恩什之人。則報告。當日多浪觸礁時。克羅平實誤認妬佛爲漢奴。復有托德威人言。在多浪未毀之前數日。克羅平直對潑雷濛之方向進發。潑雷濛距漢奴爲近。彼豈不知而誤蹈之耶。克羅平

到奧白基下船時。手中携有行囊。然未見其帶回。是誠何故。又據搜鳥巢之小見所見。亦多與克羅平隱事有關係。此時咸知怪屋中之人。決非善類。潑雷濛山上。絕無有怪物。推窗內視。發見行囊。與克羅平所常携者頗相似。凡以上種種。皆足爲克羅平罪案之真見証也。於是托德威地方官查封此屋。搜出多件。除糧食外。如千里鏡。行船表。及衣服上。俱有克羅平名字。於是克羅平之陰謀。遂昭然若曙日矣。惟是克羅平之有意陷害多浪。固無可疑。至於關員忽失所在。與此案有無關係。尙無從臆度。獨克羅平之購買手鎗。終屬可疑。或者於此關員。或有關係。亦未可知。

夫克羅平之所以毀破多浪。爲恩爲怨。實難解決。及得爛燈心之來函。乃知其不良之心。實起於七萬五千佛郎克之巨資也。

李雪雷自接得爛燈心之函後。心中時時懸揣。却以不得真相爲憾。間亦過從其交游。作一夕之談。以破岑寂。惟社會中之對於雪雷。不免今昔殊形。遂益觸動其榮悴盛衰之感。於是晚間。亦惟有獨坐斗室中。作書空咄咄之狀。

一夕者。李雪雷倒臥床上。睫交多時。不能成寐。因之愁思悲懷。一時坌集。以爲世態炎涼。既已至此。將來生計。究竟如何。黛嬈已年逾及笄。終身之事。尙無所屬。養勇墅之赫赫園亭。不知將來爲誰氏所有。妬格二婢。亦急須遣嫁其一。以節冗費。又思以卓卓名匠。構造之輪船。而今安在。其他各物。又何足恃。言念及

此不覺淚潄潄如雨下。

久之。在似睡非睡之間。忽見窗外一黑影。其形似煙囪。益觸其多浪之感慨。及開窗諦視。實是煙囪。實爲多浪之煙囪。且又泊於先前多浪所泊之原處。又見煙囪下復有奇形之怪物。初以爲幻想所結。致成夢境。定神少許時。方知非夢。乃急急下樓。健步如飛。於月光下見多浪之碼頭泊有一船。煙囪高出。此船之纜。適繫於昔時泊多浪之鐵環上。全副機器。俱載船中。

此船之來。凡吉恩什人。無不識爲吉歷阿之魚船也。李雪雷一躍而上。見船上無一人。檢點機器。犖犖大者。均完全無缺。時月明如晝。故又將所有機器。仔細檢察一遍。實屬無誤。乃大笑曰。幸哉。幸哉。實爲我夢想所不及。於是乃奮力連擊碼頭上之警鐘。

第六十二章

歷恩既出險。因船有重儻。故徐徐進行。於是晚十鐘始克到聖撒潑遜。時海潮正漲。月華滿照。風亦平靜。故進口時未費絲毫之力。及見本埠海岸夜景。有三五漁舟。月下垂綸。遠處復有修造未成之船殼。高擱木架上。歷恩既已入口。心中便不忽遽。遂遊行碼頭上。詳審一番。見養勇墅燈光明滅。寂然無聲。大似人已熟睡者。乃悄悄泊其船。繫於多浪之碼頭。下旋之後。卽登岸。急行至黛嬭花園之圍墻下。卽曩時坐臥其下。而神魂飛散之地也。回憶舊遊。恍如隔世。於是立原處窺望花園。其路徑。其花木。其房屋。前塵昔夢。

依稀如昨。惟寂寂院落。別有一種淒涼風景。自是黯然。

見藤蘿月下。椅空無人。因偷窺窗際。見一燈熒熒。火光如豆。意窓中人。已海棠春睡。香夢正酣矣。天歷恩寄身海礁。犧生性命。冒萬死而不顧。一生者。無非屬意於此窗之一望也。

於是痴立沈思。心目中彷彿如見美人之睡態。且覺徧體芳芬。撲於鼻觀也。突聞啼鳥一聲。豁然頓寤。知向之所見。無非幻想。然其痴之沈思。仍復如故。忽於月明中。見有娉娉嫋嫋之舊影。徘徊於花影重疊之處。心乃知爲黛孃。然又恐仍爲如前之幻想所現。靜意諦視。則實爲絕代麗妹。意中人之黛螺雪也。

歷恩此時大爲驚訝。因注目凝視。只見黛螺雪緩步而來。漸漸走近。遂坐於梨花下之綠椅上。此時天際微雲澹籠斜月。透出一縷清光。照見靨影花痕。一般冷艷。又見黛孃低垂雙髻。若有所思者。方悟西子之贖。非東施所能仿倣。有如此佳麗。不負歷恩之一番苦心也。

黛孃所坐處。離歷恩實不相遠。夜色已深。萬籟沈寂。黛孃微有聲息。歷恩皆能聞之了了。與同席促坐無少異。益令人神魂顛倒。此時歷恩對於黛孃之愛情。幾至不克自持。甚至欲踰牆一通懇懃。正在極力遏抑之時。忽於樹陰中。見一男子影。走近黛孃之前。停立而無一語。此際黛孃之面色大變。意欲避去。男子乃趨進而言曰。自覩芳顏。殊令我心醉。聞曩時姑娘之信奉宗教。不如是虔誠。天其或者假我以良緣也。惟始終未通一語。實以爲憾。又嘗見姑娘每於夜深時。踽踽散步園中。一似不畏霜露之苦者。僕自願何

人。本不應窺探閨中之動靜。但中心愛慕。甘爲情死。區區之意。惟乞姑娘之垂憐。

此時黛嬈聞之。不答一語。兩目視線。悉集於男子之一身。男子乃復言曰。僕對於姑娘之愛情。願悉捐棄一切。但使朝結新歡。夕投鼎鑊。亦所甘心。黛螺雪却羞澀。不答一語。男子又曰。當此良夜。月色空明。花香尤烈。分明上帝以我二人之有宿緣。故託此花月以表其贊成之意。且僕向時家徒壁立。雖懷抱愛情。未敢存攀鳳之意。現得承叔父巨萬之遺產。故敢一竭愚誠。願姑娘恕我冒昧之罪。少時。男子又云。僕今夕所以來者。爲報告喀什米爾船係明日開輪。此事若諧。死可無憾。設有乖牾。僕此行不復返矣。乞姑娘垂憐之。雖今日尙非自由結婚之時代。然必卿先首肯。始能進說於令叔之前。稟命而行。但求姑娘允許。當無不諧者。

只見黛螺雪低垂粉頸。輕啓朱唇。口中念念有詞。惟語聲極微細。歷恩却聞之。歷歷其言。維何則。嗚爾真天下奇男子。足令我崇拜。此時天。上月。光。花。間。人。影。萬籟無聲。惟多情人之心中。則如時計中之小秒針。忡忡跳躍。無有已時。

少頃。男子復問曰。姑娘之意何如。僕靜待好消息也。遲之既久。黛螺雪紅漲桃腮。赧顏而言曰。妾之志願。上帝已聞知。何獨君不聞乎。語甚清脆。其聲浪緩緩上樹梢。間接以達於牆外人歷恩之耳膜。此時男子聞此。其心中之愉快。當不可小言喻。遂急應聲曰。今日大事諧矣。請卿與我共立月明下。使上帝監臨我。

兩人之盟誓。世世生生。永無或渝。

於是男子與黛螺雪遂携手偕行。走入檜樹林中。惟二人停立之處。爲樹影所掩。不知其作何狀。相距較遠。亦並不聞其聲矣。俄而二人由樹林出。裙影衣香。交頭接頸。大似仙鄉眷屬。而合拍一像片者。冉冉入遠處而沒。悲夫。此一對鴛鴦。暢敘幽情。絕不料牆外有人。窺其舞動。并得聞其私語也。

歷恩正在出神。忽聞警鐘亂鳴之聲。並有人大聲呼曰。有救。有救。不知是爲何事。一似有火警者。惟園中男女二人。正在千懽萬悅之時。不復預聞他事。歷恩聞此聲息。卽悄悄步月而去。

第六十三章

李雪雷此時狂喜至極。正在連撞警鐘之際。忽見有一人自碼頭角上放步而來。知爲歷恩。乃狂奔往迎。緊握歷恩之手。直視多時。默默無一言。蓋亦不知作何語。隨即同到養勇墅。雪雷仍緊握歷恩之手。不忍稍放。見堂門半掩。雪雷此時面向外。乃以踵跌其扉。扉啓。遂拉歷恩同倒於地。家人扶起兩人。雪雷此時大叫曰。非天降之佳兒。誰能任此大事。予已細查點機器。完全毫無損失。當時徧尋船艙。閱其無人。故擊警鐘以覓汝。汝乃我克家之令子。再造之天神。嗟乎吾兒。能任此等大事。真曠古所未見。亦曠古所未聞。但汝之疲勞極矣。爾所受風露之苦久矣。宜亟亟少休息之。

李雪雷此時急欲重張旗鼓。以圖恢復。然不免於經濟上而生困難。因此時以目自視其眉。又以手時支

其頤。作凝想之狀。沈吟許久。忽起立而自語曰。有之矣。某某者。必能出資本以助我。又以手連摸其額。曰。恐未必然。恐未必然。此時復長嘆一聲。曰。噯。使爛燈心償我三千鎊之銀票。不爲克羅平所攫者。吾又何憂多浪哉。言至此。乃淚落如繩。竟嗚咽不復成語。

歷恩聞言至此。不作一聲。以手入袋中。取出一鐵匣。由匣中取出摺疊之紙數張。交與李雪雷手。視之。則爲三張千鎊銀票。李雪雷閱畢。雙目直瞪。注視歷恩之一身。碧睛定而不轉。迨已。心花怒開。樂入骨髓矣。少頃。乃曰。并此而亦得之。真大奇事。嗟乎。吾多浪復興矣。予將購最上等之木料。以構造此新多浪。當較他船更勝十倍也。嗟乎。歷恩。余如已死之人。汝竟爲我重造靈魂。重造軀殼。余全身之質點。無一非汝之所賜矣。銜環結草。安足以圖報。余今日自頂至踵。皆爲爾有。無可以酬報萬一者。願速踐前約。吾之愛女。黛螺雪。卽以奉事君子。

歷恩一聞此語。如避毒箭。亟亟退至屋隅。曰。不敢。不敢。雪雷驚問其故。曰。余無此艷福。且寡愛情。雪雷乃復大聲曰。汝真於黛螺雪無愛情乎。汝真無愛情於黛螺雪乎。時歷恩負牆立。心冷如灰。面白如土。默然無一語。

雪雷焦急異常。臉現紅色。復正色而言曰。余閱人多矣。未見如是之健男子。亦未見如是之痴男子。咄咄怪事。咄咄怪事。君卽不言。吾女亦決不他適。歷恩始終不發一聲。

雪雷又曰。汝豈有心疾乎。吾當延名醫。爲汝治之。當日對天明誓之言。又可食乎。汝豈心是而口非乎。又爾言不愛黛螺雪。然則獨愛我老人乎。願爾速言。願爾速言。

此時近傍鄰人。俱聞警鐘之聲。齊往碼頭看視。只見歷恩船上。已載回多浪機器。人人俱咋舌稱奇不已。於是蜂擁而前。齊入門來。爲首一人。即蘭多庵也。

是時雪雷心中。異常歡樂。故來人雖多。絕不生厭。此亦凡人當歡樂時相同之心理也。

雪雷一一讓之入。堂中幾無容足地。乃發言曰。蘭君此來甚好。諸君亦請坐。余自多浪失敗以來。幾以身殉。幸有天神歷恩。履險蹈危。不顧生命。居然起之九淵之下。而登之大陸之上。此豈人力所能爲。余奉告諸君。僕與多浪。皆兩世而再生。今得與諸君相見。皆歷恩一人之大德也。是焉得不急娶。此以爲妻。

蘭多庵匿笑而言曰。君豈謂娶此機器爲妻乎。曰。否。娶女子耳。彼愛我助我。生我福我。卽當翁舅我。揆之天理。協之人情。亦必如是而始安。

遲之數分鐘後。黛螺雪亦來。自取一小椅。坐於雪雷身後。不發一語。此時衆人之耳目。悉集於李雪雷之身。故未覺黛孃之來。且黛孃之身。又爲雪雷所遮。故不易觸目。惟門外尙有一人。係與黛螺雪同來者。掩藏門後。一無聲響。靜聽堂內之議論。此人爲誰。卽新任聖撒潑遜之牧師。貌如好女之考特萊也。此時以手摸眉。若有所思。惟屏息凝神。靜聆雪雷之談話。彼之目光。時時射於門隙內。專住於黛孃。而與黛孃

日光却相直接。如磁石之引鐵。歷恩則藏於門角。如門扇之黑影所遮。以故衆人亦不留意。李雪雷初不見考特萊。而獨見黛螺雪。於是近黛孃之身傍。俯親黛孃之額。一手即拉倚於門角之歷恩。一面謂黛孃曰。吾兒。乃翁又富矣。凡所以富我者。即汝終身所事之人也。汝將來其敬戒無違。以事夫子。翌日良辰。即爲汝輩成嘉禮。諸事咄嗟可辦。但候教堂牧師注冊簿發婚照而已。吾兒。汝得此英偉丈夫。是何等幸福。汝昔日所云。能取回多浪之機器者。終身事之。今此言驗矣。語畢。隨呼妒格二婢。曰。快添明燭來。以照見予之愛婿。時雪雷起身顧盼。瞥見考特萊。乃手招之曰。先生亦來乎。妙極。妙極。請即作爲見証人。爲我婚配此一雙天然之新夫婦。屆時并邀君痛飲。以答天庥也。此時二婢已添點洋燭二枝。持夾。雪雷乃曰。諸君。請看我之愛婿。何等美貌。但今日衝風冒雨而來。不免風塵僕僕。明日略施薰沐。固翩翩一美少年也。時黛螺雪一陣昏暈。幾倒於地。幸妒格二婢。急向前參扶。得無顛蹶。此時夜色已闌。來賓亦稍稍散去。

第六十四章

次日清晨。聖撒潑遜及聖比亞埠兩處居人。一時轟動。碼頭上人甚擁擠。雪雷此日未明即起。查點機器已訖。即派水手二人看守。衆人只得圍着碼頭觀看。交頭接耳。一時歷恩二字。幾於人人不去口。衆人由門窻之隙內窺。只見李雪雷伏几。執筆直揮。一面寫字。一面目注窗外之船上。大有手揮目送之概。少頃。呼妒詩問黛孃昨晚昏暈之情狀。妒詩答以姑娘今早已起。現在園中游散。雪雷曰。昨夕想因座上客滿。

爲熱氣所蒸。致成昏暈。此時往園中吸取空氣。甚爲相宜。語畢。仍操觚揮洒。不數分鐘。共成三函。係寄布倫木廠者。一函正在封口蓋印間。瞥見窗外一小孩子推一車。車上裝一簇新之黃皮箱。雪雷問其所往。曰。送上喀什米爾輪船者。曰。可少停。雪雷乃將三函由窗際擲交小孩手。曰。請告船主。此函寄到布倫。又問船在何時開行。曰。十二點。小孩語畢。將信函并插入衣袋中。遂轆轤而去。

雪雷目送良久。俟不見小孩後。於是復取筆作書。書云。

頃爲新多浪事。已函致布倫木廠。鳩工庀材。尅期開辦。知關錦注。用特佈聞。至婚禮一節。汝可徑往教堂取據。切勿耽延。吾知吾前日之盼得多浪。即知汝今日之盼得黛螺雪。皆如飢渴之於飲食也。雪雷啓。

寫訖。又細讀一過。回顧妒詩。曰。即將此信。送交歷恩先生。妒曰。伊尙在布特拉利屋乎。雪雷微一點首。妒詩遂持函往布特屋而去。

第六十五章

聖撒潑遜既出此新聞。聖比亞埠之人。均結隊而往看視。以致該埠異常蕭索。鋪戶大都閉門。惟是日早間。珠寶店中獨售出結婚指環一枚。購之者形色十分匆忙。怪而問之。則知爲牧師家中用者。

聖比亞埠現闢爲一大市場。先前市面極小。與撒潑遜相埒。其市場中。有半圓形之城垣二。如雙峰之對

時。中間有一粉白之燈樓。樓下有水道甚窄。兩邊有環。穿以鐵練。以阻止往來之船隻。遇風急潮生時。航路益形阻梗。故喀什米爾之不能進口。實正坐此。惟輪船之不入口。其便利有二。一則易於開行。一則可免碼頭捐也。

此間有小溪。名曰哈佛利。雖逼近市村。然常爲人跡所不到。通哈佛利有數道。要以沿海一道爲尤便。蓋既通城市。復通禮拜堂。惟須穿洞而過。白晝之時。幾同昏夜。洞外林木茂密。溪邊果樹尤多。樹影積翠。半鋪於石上。半映於溪水中。溪水清澈見底。游魚可數。晴天略無波紋。及風起之日。亦僅波光微微動盪而已。每當春暮。則羣鳥亂風。雜花生樹。騷人墨客。往往絡繹於途。

第六十六章

上午十句鐘時。聖撒潑遜之行人。幾於肩摩轂擊。類皆來自本島之北部。故哈佛利之附近。愈形寂寞。祇見有一小舟。舟子作待客狀。舟上有行李數件。由谿上遠望。却見喀什米爾輪船泊於海邊。該輪須中午方開。船上亦寂寂無人。惟山上斜路之間。倘有旅人過此者。却可得聞哈佛利溪邊之人語。蓋語聲渡於水面。倍覺冷冷可聽。時離船不遠。山角叢林之中。隱隱有二人。爲男一女。蓋即考特萊與黛螺雪也。凡此幽僻之境。於私會密約最爲相宜。殊不知常有偷窺竊聽之人。葉底鴛鴦。往往爲人窺破。惟情天酣恣時。則一無知覺耳。

此時黛螺雪嬌舌百轉。如初炙之鶯簧。考特萊則一語不發。癡如木鷄。既而考特萊眼中之淚。霑於眼毛上。將落不落。纍纍如貫珠。形色慘阻。愁容可掬。此時考特萊道德之明星。已為一縷仙雲遮沒。目注黛螺雪。時作急迫萬分之狀。黛螺雪曰。君當遠去。妾本無計可留。惟以如此之愛情。適當今如是之地位。妾以為非愛情。乃百世生中所留之宿孽。迴憶當日在禮拜堂時。君之眉目微動。妾心中便搖搖不自能。主意甫成佳會。即隔絕情天。何上帝不欲成人之美。一至此極。嗟乎。生離甚於死別。妾願立時死去。決不願任君遠行也。此際淚痕滿面。愁腸寸斷矣。考特萊因出白羅巾。一手代為揩拭。其一手則偷將已淚背面揮彈。蓋恐為黛螺雪所見。益觸其悲傷也。

考特萊復忍淚而言曰。吾豈忍遽舍卿去。惟不聞昨夕客堂中之言乎。余雖欲不去。其又焉能。黛螺雪半响無語。嗚咽益甚。考特萊又曰。天下不少大丈夫。何必予。黛螺雪則咬齒而言曰。妾惟願朝夕見君。決不欲再見他人。君必不留。妾有死而已。行見君之征航高挂。即妾之懸梁之小影也。噫。妾之靈魂已出殼。心肝已碎裂矣。不復與君多言。惟自恨妾薄命。吾叔父平日雖待妾不薄。然今日之事。居心何忍。嗟乎。何老悖不解事。一至於此。

嗚呼此為黛娘生平呼叔父之第一聲

少停考特萊退後數武。與舟子作啞號。於是溪中櫓聲惝惝。似準備開船者。

黛螺雪忽爾啼聲大縱。不可遏抑。考特萊曰。事已至此。決無可挽回。余實不能不割愛以去。言已起立。作欲行之狀。黛螺雪力挽之不令去。曰。君縱不鍾情於妾。然豈忍視妾之死。亦不一救援。且君智慧過人。諒必有術以處此。語次。從考特萊之身後。以兩手堅抱其頸。若惟恐其即逝者。考特萊奮力爭脫。黛螺雪玉腕不支。遂放手向後一退。氣促聲咽。已面無人色。其悲苦愁慘之態。莫可言狀。考特萊此時初脫玉腕。以手自理其髮。滿面現急遽之色。然回首仍親黛嬈之額。復與之接吻。殷殷以慰其愁苦。但心頭忡忡急跳。發出至悲極慘之聲音。曰。行再見。行再見。但口中雖連呼再見。而其足實寸步未移。此時黛嬈心中。更如萬刃集刺。肝腸亦似寸寸割裂。悲痛之極。翻成滴淚毫無。二人正在情絲糾牽無可奈何之際。忽聞身後一人言曰。汝二人何不同乘海船以去。二人驚顧。見一壯士。直立其前。於是大驚失色。以爲幽邃清曠之地。何來此僮父。及熟視其人。似向無一面者。愈爲之驚疑不定。嗟夫。此壯士爲誰。即不辭萬死。一生爲黛嬈取回多浪機器之人也。

第六十七章

此際黛螺雪見爲人窺破密約。未免驚恐異常。只見壯士趨前語之曰。姑娘請無恐。余且告汝。結婚自由。文明之母。儘可自遂自願。黛螺雪顫聲語曰。君爲何人。然焉能與人家閨闈事。壯士曰。毋多言。但速成好事。時不可失。黛螺雪掩面哭訴曰。君言良是。其奈我老年之叔父何。壯士曰。倘必待稟命而行。則此事必

無成全之望。果使木已成舟。米已成飯者。此其時乃使李雪雷知覺。則大事已成。彼亦無可如何矣。斯時考特萊與黛螺雪正在無計可得之時。聞壯士之策。甚爲之心動。意極感激。壯士復促之曰。喀什米爾開船尙有數小時。君等宜從速成婚。尙能趕及。考特萊因其語語忠誠。不覺注目凝視。乃忽勃然作色曰。余識君矣。君非前此救予生命之恩人。歷恩乎。壯士曰。否。君誤矣。考特萊又曰。余初到此地時。幾溺斃於鳥之安樂窩。微君之力。則予身已葬於魚腹中。迄今思之。猶爲心悸。君豈忘之耶。歷恩曰。余實不知此事。考特萊曰。此必不誤。余昨夕在李雪雷處所見之人。亦絕似君。歷恩曰。此或即是余。亦未可知。惟此事不必深辨。後當自知之。此際一刻千金。萬勿辜負。言未已。即大聲呼舟子。曰。汝在此靜候。勿遠離。余等少刻即來。歷恩又回顧考黛二人曰。君等請速從予來。

惟考黛二人對於歷恩。良心發現。心中十分感愧。因之踟躕不進。歷恩力促之急行。考特萊不得已。乃覲顏問曰。欲何往耶。歷恩以手指教堂。於是歷恩前行。二人追隨其後。遂直向教堂而來。徑間苔厚如綿。步履頗滑。歷恩因語考特萊曰。此間路不易行。汝當爲黛孃扶掖之。

第六十八章

十句半鐘時。三人已同到禮拜堂。時非星期。故堂中士女甚爲寥寥。惟內堂神壇前有二人。牧師長一。書記生二。一管理教民題名者。一掌婚喪注册者。牧師長甲克海路坐於中央。書記列坐兩旁。各設寫字檯。

檯上各放冊簿。一檯上所放爲婚事冊。約略見有新注之名字。墨水尙未乾。甲克海路見考特萊進門。乃起曰。盼君良久。諸事已準備矣。考特萊目睨歷恩。海路身穿禮服。鞠躬致詞曰。今日爲足下吉辰。當爲致賀。時考特萊立於海路之面前。歷恩立於考之後。黛螺雪立於考之右。海路之鞠躬恰對考特萊。是明明爲考特萊致賀無疑。

海路又曰。足下今日之幸福。可謂一箭射雙鵬。一則承受令叔之遺產。一則聘定名門之閨秀。此德此福。幾生修到。既而曰。按法律及風俗。必須七日前取定婚約。方可成禮。第以足下行色匆匆。刻不容緩。只得格外通融。即獲違例之咎。僕所不辭。今日吉辰。即請舉行典禮。余之書記。當爲君之証人。惟黛孃一面。語至此。乃以目視歷恩。歷恩隨即點頭。作承認狀。海路曰。可矣。

此時黛螺雪心中。非常之愉快。惟外面不便露出。若戴一冷面具者。然雪窟冰天之中。寒梅索笑。故非春光所能遮掩者。海路又沈吟半晌曰。大事俱已畢具。惟尙難依據者。爲李雪雷之代表人。語時以目視歷恩。曰。適纔歷恩君述及李雪雷。以重修多浪。未暇分身前來。請即從速舉行婚禮云云。惟婚姻大事。祇憑口說。甚難照行。歷恩遂於衣內取出一函。交海路曰。以此爲憑。即請速辦。海路接展。有（婚禮一節徑往教堂取據切勿耽延）云云。雖信之首尾不完全。然確爲李雪雷手蹟。海路遂向考特萊微笑而言曰。函既未泐吾名。不無可疑。然既係足下事。僕亦未便留難。

斯時之考特萊。雖情懷十分美滿。然對於歷恩。實懷慚無地。蓋亦天良之不可泯沒也。故時時以目睨歷恩。只見歷恩若處之泰然。如行所無事者。於是海路親將婚約上名字填訖。即請考黛二人上神壇。舉行婚禮。於是考黛二人。並肩立於海路面前。成爲一對新伉儷。歷恩乃隱身於庭柱之旁。黛螺雪今日晨起。本懷死志。故通身之衣均白。今以之權爲成婚之禮服。又適相合。蓋西俗新婦必衣白。殮服亦相似也。

黛螺雪此際滿身。衣白如雪。幾如雲中仙鶴。海上閒鷗。無復人間煙火氣。惟腮上。淚痕。尙有餘漬。却益增其嬌媚。牧師長海路手執聖經。高聲而問曰。此婚姻事。有無妨礙之處。久之。無人答語。海路曰。亞門。（此耶教中祝詞。譯意即志願如是。）於是考黛二人皆進前一步。意似靜聽教誨也。者。海路曰。考特萊汝願妻此女否。曰。甚願。黛螺雪汝願夫此人否。黛之櫻唇微動。雖未明說。然其眉宇間。已爲甚願二字作代表。牧師長復四顧堂內而問曰。此二人之吉禮。誰爲主婚者。歷恩應聲而對曰。余主之。

牧師長又問曰。結婚之指環何在。此際考黛二人。俱驚惶失色。考特萊本不料此舉如是之速成。未曾預購此物。正在焦急之時。只見歷恩手中取出金指環一只。交與牧師長。蓋即今早購自金珠店所謂牧師家用者也。牧師長以手接放聖經之上。少頃。又發祝詞曰。以此金指環。祝汝新夫婦琴瑟靜好。富貴壽考。於是考黛二人俱向上鞠躬致敬。以伸謝悃。惟歷恩終呆立不動。似其靈魂已爲彼二人所攝去者。

考黛二人婚禮既成。歷恩曰。喀什米爾開船在即。速往尙可不悞。於是歷恩偕考黛二人同出教堂。向哈佛利溪邊進行。路中行時。考黛二人之濃情。如癡如醉。惟思及身後尙有一人。故又極力矜持。時忽念及歷恩割己之愛。以成人之美。亦甚感激不置。

第六十九章

數分鐘後。已至哈佛利溪邊矣。考特萊乃先上船。黛螺雪追隨其後。正欲上棹時。忽覺衣袖上。似有人輕輕一扯者。回顧則爲歷恩。歷恩正立於前。恭敬致詞曰。當茲旅行。夫人須更衣。船上行李中。有黃皮箱一只。中有女衣全套。乃奉先母命。留遺於予之妻者。今不揣冒昧。敢以進之。夫人。

黛螺雪尙未及回答。歷恩又曰。余本不願多言。惟僕之衷曲。有不能不白之於夫人者。當多浪失事時。夫人在養勇墅所發之志願。如何。此中情事。夫人自能默會。無俟多言。惟尙有不可解者。曾記於數年前。聖誕日大雪時。夫人以玉指留痕。復回眸一笑。此果胡爲者。回首思之。事事本成夢影。而今已矣。夫復何言。但從此人天永隔。後顧茫茫。願夫人努力自愛。以珍惜此世上之景光。黛螺雪一聞此語。慚感俱集。乃赧顏而對曰。聞君言。益令人悒悒。然事已至此。徒喚奈何。惟君之高誼薄雲。妾雖沒齒。亦不敢忘而已。承賜美服數事。盍不什襲藏之。以待君親迎之需。歷恩愀然良久。乃曰。夫人欲予娶婦耶。語次。緊閉其齒。不再作一語。黛螺雪乃低首無言。歷恩見黛無言。乃微微一笑。黛螺雪亦一笑。酬之。於是此事之因果。前以一

笑。始。後。以。一。笑。終。遂。成。結。局。矣。歷。恩。手。扶。黛。孃。上。船。後。卽。掉。臂。竟。去。

平情子曰。讀者至此。試爲掩卷一猜之。後此歷恩應作若何之收局。抑仍舊獨往獨來登山臨水以寄其嘯傲耶。抑改變舊時形狀另有何作爲耶。抑另娶耶。抑終身不娶耶。或曰。否。以歷恩如此鍾情。惟有以一死爲結局。方能見此書之妙。於是乃更請讀者掩卷再猜歷恩旣以死爲宜。然應以如何死法。方能相稱。鎗耶。刀耶。繩耶。饑耶。水耶。火耶。倘輕輕讀過。不加思索。未免負作者絕世之苦心已。

第七十章

歷恩乃沿溪蹣跚獨行。經過聖比亞埠。向聖撒潑遜進發。繞道海邊。蓋恐爲里人所見也。

隨行隨視海邊之輪船。只見時喀什米爾已開駛。歷恩步行於岸。其速率不下於汽船。此時午潮正漲。海濱石上已有浸水之處。忽見遠處一楸樹林。鬱鬱葱葱。別有幽致。噫。此卽曩時黛螺雪鴻爪留痕處也。當時之雪。已不知化爲何物。卽字跡之磨滅。更無蹤影。可知但見衰草寒煙。却似與舊時無異也。

轉盼間。歷恩已到聖撒潑遜。見有男男女女。結隊而行。蓋自養勇墅歸來者。歷恩恐爲所見。乃藏於海濱之船廠後。適爲一破底朝天之船殼所蔽。因竊窺彼所取回多浪上之機器烟囪各件。已有工匠多人。正在修造。斧鑿交施。隱約間似見李雪雷立人叢中。指揮一切。惟語聲嘈雜不可辨。候人走遠。乃悄悄徑入養勇墅圍牆外之狹巷中。幸巷內寂寂無人。遂乘間轉入後牆角。卽昔時對之神馳徘徊不忍去之故址。

也。其舊時盤坐之青石依然猶在。自牆角內窺見黛螺雪平時所坐之綠椅仍置原處。凝神沈思猶彷彿見黛孃對花歎息時也。最後大放眼光追尋。昔日黛孃與考特萊在樹影中情話纏綿之所爲之黯然神傷。

歷恩乃離此狹巷向天使台行去。繞過斜山頂。乃到布特拉利屋之舊宅。時呼末海灣寂寥無人。宅中益覺清冷。由窻門內視見前時所吹之短笛尙挂壁間。惟蛛絲密網其上。如蒙以細紗。考特萊所贈之聖經亦尙留案頭。封面上積塵甚厚。鼠迹瑣碎。門上鎖匙尙插於鎖竅中。一種淒涼情形不堪寓目。乃急近前將門鎖好。置鎖匙於衣袋中。卽轉身沿海而行。

歷恩經過園中似無可以注意者。惟一視其移來之西開而菜若以爲極珍惜之品。豈以此菜爲黛螺雪所嗜也。於時步行極速直赴獸角石而來。獸角石逼近鳥之安樂窩。卽前此考特萊將溺而遇救之所。時有一漁人見之。大叫曰。小心。小心。潮水至矣。歷恩不之顧。一直登至獸角石盡處。安坐於鳥之安樂窩石座中。見遠岸漁舟停泊。船上晒魚網。網上尙有餘水。滴滴落海面。日光照之。如粒粒之明珠。

喀什米爾行駛殊遲。因時有微風。故一帆斜挂。已遲遲由吉恩什海邊將到天使台附近。歷恩遠望此船徐徐行來。目不他視。惟海面潮水漸漲漸高。濤聲淙淙。如茶鼎之滾沸。歷恩鵠候來船。神思凝靜。忽而脚底作奇冷。乃始知覺。低首下視。則潮水已將沒腳矣。

喀什米爾愈行愈近。殘陽一抹。海面全紅。照見船上清淅如畫。若者爲管柁之柁工。若者爲攀桅之水手。若者爲旅客倚裝而觀潮。若者爲船主持管而吸煙。神情意態。歷歷在目。惟歷恩之視線。全集於船中日光背處之一角。蓋此處爲考特萊與黛螺雪之安樂窩也。二人所坐之處。幕以油布。似專爲女客而設者。此時幕之四圍。喜氣充盈。愛情洋溢。上徹雲霄。下通滄海。無非結成一團歡愛之空氣。俄見黛孃秋波一轉。絳唇微動。却不知口作何語。其時海面偶來微風一縷。將黛孃口內之妙音。竟吹到歷恩之耳。一一分明。其語云。看！看！！看!!!彼處石上似有人影。好是聽至此二字。語聲已爲海風吹斷。不可得聞。

俄而喀什米爾之船頭。改調方向。漸行漸遠。不消半點鐘。而船上布帆。在海平線上。已小如戲水之春鷗。時石上潮水。逐漸增高。已及歷恩之膝部。歷恩目注此船。若惟恐其稍縱卽逝者。以故不暇他顧。久之水痕已及歷恩之胸。此時突來一羣海鳥。繞與歷恩之前。回旋飛舞。一若有警告之意者。其中海鳥有來自妬佛者。與歷恩似曾相識。以此婉轉悲鳴。無限淒楚。

忽忽喀什米爾輪船已蹤跡不見。潮頭之高點。與歷恩相比肩。然喀什米爾時爲山角所蔽。非真已不可見也。故倏忽又復出現。歷恩猶注目凝視。然船體已小如黑豆。漸漸而沒。正在佇望之時。潮水已到鼻尖。其時晚晴。天空海鳥。撲撲亂飛。潮水之漲力。奇速。歷恩僅留此一線眼光。尙湛湛而想望。喀什米爾之魂。可謂此心不死。然不久卽爲潮水所沒。已遭滅頂矣。嗚呼。世界上一切可驚可喜。可悲可痛。可笑之。

事。無。非。如。一。場。春。夢。轉。瞬。皆。空。斯。時。嗒。什。米。爾。之。蹤。跡。全。失。而。歷。恩。之。蹤。跡。亦。與。之。俱。失。從。茲。鳥。之。友。樂。窩。上。不。復。再。見。人。跡。惟。有。蒼。蒼。雲。山。泱。泱。海。水。獸。角。石。上。月。明。嗚。咽。而。已。

平情子曰。讀在此而不拍案叫絕者。不許讀此絕世之奇書。



徵對

●有人出一對曰。

岑春萱拜陸鳳石

須字字工穩。如有佳對。交小說時報轉交。備有佳品。作為贈彩。閱報諸君。盍購思之。

秘密黨魁卷中

吳門天笑生譯

第六章

旅行之家既成。我輩將出發矣。是日昧爽。余卽出。我向日所僑寓之加爾克搭府第一旅館。以造佐官萬婁之家。此車已在相距不遠之處。停輪以待。我輩遂聯翩上車。各據己位而坐。而此一行人中。其最得意最高興之人物。莫尉官布度。若以今日居然誘此牢愁伊鬱之萬婁。而出重樓。又乘此奇闢創新之車。以爲狀快之旅行。將入喜馬拉耶羣嶺之中。而爲生平所最嗜好之行。獵其興味絕頂之高。眞欲飛上喜馬拉耶最高峯矣。當出發之時。其蒸氣漸循環於機關之中。而機輪亦蠕蠕而動。尉官布度高擎其冠曰。行矣。行矣。

我今以第二車之人物。亦報告於讀者。機器手者。名芻透。英國人也。數月前尙就傭於大南鐵路。潘矩賞識渠之才幹。特選之以推薦於佐官。渠年齡在四十左右。其動作之練達而敏捷。實我輩一行人中最有用之材也。

火夫可郎者。印度人也。蓋以此赤道之氣候。已令人不耐。而又加以長日。與此蒸氣之爐。爲友。併此兩重之熱。脫非如可郎之印度人。其何以堪者。此亦猶往來紅海之輪船。必備亞喇比亞人爲火夫也。若以此等職司。責諸歐洲人。恐不數分間。非枯焦亦且融化爲流液矣。

復有佐官之從者名吳爾者。措彌克士部族之一人也。渠屬於頒發恩阿爾特鎗之一聯隊中。此恩阿爾特鎗者。即觸怒印度人激之。叛使亂之一物也。何以故。凡頒發恩阿爾特鎗者。即隨發火藥之包。而藥包塗脂之流言。即由此而生。故以言原因。實基於此。蓋伍長馬格兒及吳彌者。實爲佐官萬婁之心腹。渠輩常在佐官之麾下。而印度之役。始終隨佐官以搜索。拿沙毗者也。已而佐官脫軍藉。而兩人仍不離萬婁之左右。

尉官布度亦有一忠實之從者。是即活潑之少年英國人名甫格者也。甫格極敬愛尉官。而亦熱心於狩獵。渠常從尉官獵虎。自誇經已手而射得之猛虎已三十七頭。尉官平生獲虎之多。嘗誇耀於同輩。實亦較甫格僅多三頭耳。

爲此名籍之殿者。尙有一印度產之庖人。顧渠雖肌膚黝黑。而其父則法國人。半稟歐洲人之氣血。渠嘗徧歷熱地寒帶。於治膳之事。至有經驗。視之爲一種神聖之技。脫有人曰。此烹飪爲尋常之職業。則渠必色然怒。謂人爲不解事之僮耳。渠恆高據竈上。開當面之廚。監督烹調雜務。其風采之嚴整。大似高僧之在法壇。渠又配合五味之精。幾類化學家也。此其人名巴度者是。

然則我輩此旅行團。計有十人。即萬婁潘矩布度及余。則乘第一號車。而伍長馬格兒。機師芻透。火夫可郎。佐官之從者吳彌。尉官之從者甫格。及庖人巴度。乘第二號之車也。此外尙有化痕及你克兩頭之犬。

在獵場上捷足如飛。布度特攜之以爲實驗耳。

我輩所循行之路。於未啓行前。多所議論。至是漸歸一致。蓋烏克里河者。直貫此加爾克搭府之河流。而爲耕起士河之支派也。今溯此烏克里河之堤而上。有法國人聚居之一邑。名迦台爾那可爾。於右方入鐵道之線路。爲排爾特溫。復橫斷斐哈爾。以至斐那爾士。更定方向。

佐官萬婁則曰。諸君以何行爲便。諸君擇善而行可也。勿復問余。諸君之所定。卽余之所欲也。潘矩曰。聞佐官之言。益令人滿足。佐官曰。雖然。工學士乎。我舉此一身。盡以委諸吾友。在此在彼。我無可擇焉。特我尙有一語奉詢者。至斐那爾士後。復取何道進歟。布度高呼曰。此不必言。徑向北耳。橫掠恩台國。直趨喜馬拉耶羣峰之麓。作一直線行也。萬婁曰。佳。顧我尙有一說。當乞諸君之採用。今非其時。待至爾時。再發表可也。

余聞萬婁之言。心中不無惴惴。因念佐官有何心事。乃茹而不吐耶。且此次旅行較之彼。長日枯坐於室中。或容易獲此焦思積慮。所欲達之目的。歟。渠非以拿沙毗之尙在。而誓欲於印度之窮北。發見此蹤跡。歟。則可見復仇兩字。時時刻刻。蟠據於佐官之心底。而未嘗一日忘也。余冥思潛索於佐官心中之秘密。然他人固無知者。知之者。惟老伍長馬格兒。彼亦能洞燭主人之心事。而作如是想耳。

自加爾克搭府啓行後。我輩圍坐於客室中。興采颺發。乃將通露臺之門戶。及各處之窗。悉行開闢。以透

空氣。機器。師。芻。透。以。一。點。鐘。三。英。里。之。速。力。徐。徐。運。轉。此。機。關。而。進。行。蓋。我。輩。此。時。不。急。急。於。進。行。貪。看。沿。途。之。風。景。以。領。畧。山。光。林。氣。若。風。馳。電。掣。而。行。則。一。瞥。之。中。何。能。如。此。親。切。耶。

是。日。來。觀。者。甚。衆。而。不。數。分。鐘。間。此。旅。行。之。家。已。漸。與。圍。觀。之。人。叢。作。小。別。矣。惟。沿。途。之。中。男。婦。老。穉。咸。佇。足。驚。歎。或。發。讚。呼。之。聲。或。露。驚。愕。之。狀。而。已。午。前。十。點。鐘。同。入。膳。堂。作。晨。餐。其。平。穩。比。諸。最。上。等。之。火。車。更。進。步。殊。未。覺。有。動。蕩。之。處。實。與。尋。常。之。家。屋。無。異。我。輩。安。坐。長。桌。前。餐。巴。度。所。最。得。意。之。名。殺。佳。蔬。又。可。流。覽。窗。外。之。種。種。風。景。其。樂。正。南。面。王。無。以。易。也。

今。我。輩。沿。此。烏。克。利。河。之。堤。而。進。蓋。耕。起。士。河。分。無。數。之。支。派。以。流。入。印。度。全。境。爲。狀。如。網。實。欲。網。羅。此。印。度。大。地。也。而。烏。克。利。河。則。爲。其。極。西。之。支。派。是。日。工。學。士。潘。矩。顧。余。曰。君。亦。知。耕。起。士。河。者。漸。漸。侵。入。彭。加。爾。灣。而。使。之。狹。小。乎。蓋。此。間。之。地。雖。一。粒。之。砂。一。撮。之。土。無。不。由。耕。起。士。河。之。水。向。喜。馬。拉。耶。山。運。來。者。耕。起。士。河。之。水。日。侵。月。蝕。挾。此。喜。馬。拉。耶。羣。峰。之。砂。石。而。下。迅。流。急。湍。以。至。此。間。漸。積。漸。厚。遂。成。爲。一。片。大。陸。

布。度。曰。工。學。士。之。言。然。也。且。此。耕。起。士。河。之。水。尤。爲。神。妙。不。測。人。人。利。用。此。水。方。臨。水。築。堤。以。建。都。邑。經。營。草。創。漸。臻。繁。盛。乃。不。閱。數。百。年。近。前。觀。之。向。者。臨。水。之。人。家。今。悉。在。平。野。之。中。央。而。此。流。水。湯。湯。已。相。去。若。干。之。距。離。矣。如。彼。之。喇。摩。哈。爾。及。克。威。爾。其。初。皆。在。耕。起。士。河。之。濱。今。在。平。野。稻。田。之。中。央。滄。海。桑。

田之變遷非無故也。余曰：然則加爾克搭府亦爲此河流所運而成乎？布度曰：誰則知其非然者？潘矩曰：兩君咸未知工業家之能力耳。若施以工力，則能築長堤以收束河身，使其水不能汪洋恣肆。而我輩卽可以驅遣耕起士河之水障之排之，惟吾所欲如是者，寧非除害而收利？余曰：工學士君之爲是說也，幸而不爲土著所聞，否則將謂君蔑視彼所尊敬之神聖，耕起士河，恐怒及君身矣。潘矩曰：良然。印人咸以此河爲神宅，而不敢一侵犯也。

布度曰：渠輩乃不顧熱病及虎列拉之分子流布於空氣，歟！實則潤澤此河水之空氣，最適於猛虎及毒蛇耳。如森台爾彭脫亦然。語時方晨餐，布度顧其從者呼曰：甫格。甫格曰：諾。布度曰：汝殺第三十七頭時，非卽在森台爾彭脫歟？甫格曰：然。尉官是在根寧城二英里。余卽於是日之夜……甫格方欲長篇叙其歷史，尉官急橫斷其詞曰：甫格，余於汝當日之事固已詳知之。特汝第三十七頭之歷史，我旣知之，而第三十八頭之始末，奈何不聞也？甫格曰：尉官，余實未刺第三十八頭也。布度曰：我知之。然尙望若必有第三十八頭，猶我之將有第四十一頭也。蓋尉官與其從者談刺虎事，不必言虎，但舉其數而自有會心耳。烏克里河之堤，由加爾克搭府上溯，其地漸高，而其水亦次第收狹，惟此間每年多颶風，今方遭此風災，未數日也。其屋宇之縱橫散亂，尙未整理。蓋印度之氣候向分三期，卽雨多節、寒節、熱節是也。熱節氣候最短，又最苦。三月、四月、五月卽爲此熱節之氣候，而五月中其熱爲尤盛。若不慣居住此地之歐洲人，當

亭午時面太陽而立殆將渴死也。五月之中華氏寒暑表恒升至一百零六度。據惠爾裴存氏之所記。當戰爭之際英國兵常以冷水灑頭部以防腦充血也。

顧我輩則雖於此極熱之五月而不覺其苦。蓋此蒸氣之家之進行有微風習習常拂我輩之頭腦而使之清涼令人意適也。雨多之期在六月至十月之間則比此熱節爲更不快。蓋有一種煩懣之氣使人難堪。然而我輩則有種種之設備。雖空氣如何變動而我無所恐也。

至於午後一點鐘乃抵迦台爾那可爾。在此彭加爾之管內成法蘭西人完全之殖民地者。僅此迦台爾那可爾之一邑。蓋當一千七百年時代英法兩國爭此印度之日。迦台爾那可爾足與加爾克搭府對峙。作兩不相下之勢。而今則情狀迥非昔比矣。雖三色旗尙飄颺於風中。而其城中不許有十五名以上之守兵。蓋既無商賈復無產業。一片荒落。凌夷之景象。市空鎮冷。觸目皆愁。幸而亞拉勃特之鐵道線路適經此地。於此設一車站。得以回復幾分之生氣。然而此爲英國鐵路公司所經營。想以法政府之要求。故其線路曲折繞道。以至此。此又法人失機會之一端也。

我輩初不入迦台爾那可爾之市鎮。遂於距此三英里之城內。求一棕櫚之蔭而停車。是晚遂各歸臥室而就寢。明晨再啓行也。夜來工學士復注意於燃料。雖一日之間汽罐中所耗費之薪無幾。然此車中須每日預儲有六十小時之燃料及水。方足備用。今計算第二驛比諸由加爾克搭至此之距離爲遠。蓋我

輩。經。兩。日。後。始。抵。排。爾。特。溫。也。

朝行數小時。常沿此由排爾特溫至喇摩哈爾之線路行。此線路者。走耕起之野。而直貫裴那爾士途中。遇自加爾克搭來之火車。乘客見之一同發聲高呼。聲如雷動。蓋此中亦毀者半。譽者半。譽者則讚美我輩。此「旅行之家」之神妙。毀者則嘲吾進行之遲。遲不及彼之神速也。顧我輩聞之。不以爲意。以吾誠遲。緩。然。以。言。安。樂。平。穩。則。火。車。中。寧。能。及。我。百。分。之。一。也。

此兩日間。沿途所見之風景。類多相似之點。推窗一望。扶疏翳翳者。均椰子之樹。凡椰子之樹。多生長於海濱。蓋其天性好呼吸。含有鹽味之空氣。故必於海濱。有若干之距離。始得生長。自此以往。不復能發育矣。職是之故。入印度中部。而欲求椰子樹。蓋渺不可得也。

夾道除椰子樹外。均廣漠之稻田。作正方形。遙望之。宛如一巨大之象棋盤。青葱滿目。足令人添其興趣。則其收穫之豐。蓋可見也。第二日之晚。我輩旅行之家。已達排爾特溫之郭門。此地爲英國領土。司法權之首府。而最高之裁判所。亦在茲也。然此地於名義上。固不屬英國。尙有土著之王。惟其王每年納一十萬盧比以上之稅於英國云。

此排爾特溫府之情狀。惟椰子樹及亞蘭溪泊樹爲最多。夾道多植此。而街衢亦殊寬廣。但見簇簇之家。蔭此綠陰之中。風景良不惡也。我輩徐徐入府內。府內之人。見我輩。既恐且驚。或避走。或奔視。爲狀殊

皇皇羣以未見此種巨大之車作驚愕之狀奔走相告男女羣集來觀男子纏其各色之頭巾服木棉之腰卷女子則以白布蒙其頭自肩至踵僅僅露此黑色之顏也

尉官布度乃顧我輩曰余甚慮此間住民以驚恐之故將奔告國王而國王願出重值以買我此車至是我輩作何對付將涎其高價而售之國王耶抑非耶潘矩曰決無此事果王必欲買此者則我可爲王更造一頭之象以應其求若我輩今日所乘之車雖黃金如山我終不能離吾旅行之家我之意見如此不知佐官云何佐官曰是奚待言我必表同情也

我輩之決心如此然此地之國王亦適出而旅行則我輩亦無須慮有人欲買吾之家也翌晨卽五月十日我輩又從排爾溫特啓行此時遂橫貫鐵道之線路作十字形同趨拉墨爾之方角以進沿途經歷名勝之區無算惟一路由叢密林箐中過而尉官則非常失望蓋從未遇見有何等之獸蹄鳥跡也尉官因念一路以來何以鳥獸潛跡得無以此絕巨之家噴薄吐此蒸氣而飛者動者均望風畏避乎然我輩今日非由北而南實由南而北於印度良爲虎狼猛獸最多之區故尉官至是未全失其希望也

五月十五日我輩遂至距排爾特溫五十五利克之拉墨爾蓋我輩自此以來之速力每十二時間不越十五利克又閱三日而我輩遂達奇脫拉之一小邑

自加爾克搭府啓行以來以至於今長途別無可記之材料僅酷熱而已吾蒸汽之家亦漸覺不耐每至

夜來。芻透及可郎。掃除鍋爐。抹油於機關之車。並一一檢點之。潘矩恒監督其事。不少懈。工學士稍得暇。晷。即與布度及余。率吳彌甫格并兩頭之犬。散步遊獵。以為樂。顧我輩。僅獲少許之鳥類。不能大開獵場也。以是尉官布度。心恒怏怏。有所不滿。然每出亦必有。所獲翌日。乃付巴。度料理之。作新鮮。之佐膳品。同人亦。殊欣悅也。

我輩又嘗百計勸。誘萬婁共出散步。以舒胸襟。蓋尉官。

遣光陰地小。不足以迴旋。而萬婁視之。等於長廊曲院也。然與老伍長。初不交語。顧雖不交語。而互解心中之意。固不必以言語傳也。



殊活潑。而佐官太。沉默得佐官與我。輩偕遊。實同人之。大願也。顧佐官乃。不越此車一步。常。與伍長馬格兒。蟄居車中。我輩出行。後則往復散步。於。此長不過百耶。脫。之小世界中。以消。

嗟夫萬婁及馬格兒其中心所輾轉者無非記憶昔日種種可驚可怖之事而今之所行與當時叛亂之舞臺地方日益切近地益近而當日之硝煙火彈時隱現於目前潘矩布度兩人時時語余謂佐官萬婁其胸中必有一段秘密之決意故諾我輩以北部之旅行也顧以何日乃發表其心中所蘊藏乎我輩此時雖在疑雲中而巨大之象則登山渡野以與昔日血染之舞臺次第近矣

第七章

現今所呼曰裴哈爾之一地方者昔稱爲摩噶答帝國佛教甚盛而目爲神聖之區者也當日之塔宇寺院至今尙有存者然而近數百年來則勃拉姆之教力勝於佛徒遂握此地之教權當日成於佛教徒手之塔宇寺院今皆爲勃拉姆教徒所得耕起士河水之尊裴那爾士之巡禮迦更那脫之祭禮皆聚四方信仰之徒來此之原因也皆所以成勃拉姆教徒之勢也故以實際言則今日裴哈爾地方全爲勃拉姆教徒勢力範圍之地耳

加以此間土質豐沃一望青葱均阡陌交錯之稻田如展綠波翠浪之圖又有棕櫚芒果及檀特諸樹重陰密布時時隱現幽蒨之村落五月十九日之晨懸於餐室中之寒暑表至華氏一百零六度誠酷暑也是日之晚我輩復不能如常之哈威卡那矣哈威卡那者爲印人士語譯之則爲食空氣之義蓋赤道近傍之居民每晚送此炙肌灼膚之太陽歸山後則開軒面圃披襟當風以納此晚涼其義卽曰哈威卡那

然在今夕。我輩若出而納涼。則我輩不能食。空氣而空。空氣將食我輩矣。

伍長馬格兒語余曰。先生。余因此熱而根觸。當年之戰事矣。昔日大將軍顯露斯。攜兩門之大炮。以攻拉克拿之城垣。亦在此五月中耳。爾時我輩渡此。斐脫威河。後計十有六日。未曾一卸吾馬之鞍轡。是日吾輩方築花崗石之高垣。堅壁而戰。如身處洪爐中也。役夫均以革囊盛水。注射於前敵。放鎗之軍士頭上。蓋苟不如是我輩將昏倒。不復省人事矣。嗚呼。我今猶記憶一事。當余與敵軍猛撲時。余忽覺腦部如火。燃漸漸失其知覺。余自忖我之生命已達終點。乃當時佐官萬婁在傍。見之急奪役夫手中盛水之革囊。傾注余之頭腦。而此時役夫所齎之水。爲最後之水。此水既盡。更無涓滴之可挹。嗟夫。先生試思爾日之情狀。縱欲不留胸臆。又奚可者。余雖濺此一腔熱血。又奚足以報佐官之恩歟。

余曰。馬格兒。我輩自出加爾克搭府以來。他人均興致勃勃。而佐官終有不怡之色。唏噓歎息。若有失望之容者。何哉。我輩思汝與佐官爲老伴。必能洞燭其意。馬格兒不待詞畢。遽曰。然此亦無怪。佐官之懊惱。蓋我輩此行漸近拉克拿與克文蒲爾矣。克文蒲爾者。卽拿沙昆戕。此男爵夫人……嗚呼。我不忍言矣。言及此。我且發狂。總之以余所思。此次旅行之方向不當。來此當日。兵鋒擾攘之古戰場。此間一草一木。均佐官傷心之地。不如取他道爲優。凡人有深恨極慟。縱間以歲月。而此心終不能忘也。佐官根觸當年此情。烏能已已。

余聞馬格兒言不禁脫口而呼曰噫是也我輩不能更變其路程乎如君以爲可者我可與潘矩布度合謀之以轉此路程也馬格兒曰今已晚矣且吾佐官者本有再履此叛亂之舞臺一憑弔唏噓爲念卽欲於萬婁男爵夫人埋玉瘞香之地一灑此痛淚也余曰果如君言則我決不變更其路程仍以進行爲得蓋抑鬱心坎中殊非長計或於其所愛之墓恣哭一場亦足稍減幾分哀痛之心耳

馬格兒搖首曰先生誤矣若亦知夫人之墓何在乎疇復以古文蒲爾之智井呼爲墓者一片蔓草荒烟之境夫豈如蘇格蘭安穩之瑩域綠陰碧草鳥語花香白石之碑瑩潔如雪又復題名其上令人展拜乎嗚呼先生余知佐官見此其悲痛怨憤之情不知達於何種可恐之境特我今敢言欲更此路程則已太晚脫我輩欲更變路程必且見阻於彼凡事僅能純任自然惟上帝善導我輩而已

余知馬格兒之言均能洞徹佐官之真意佐官當時之肯隨我輩以出加爾克搭府者安知非存心欲向克文蒲爾一遊覽之原因乎總之佐官者今有一種磁石力而爲此至慘至悲叛亂之舞臺所吸有此吸力則我輩又何能離之耶余又詢伍長以拿沙毘之消息曰人言拿沙毘已死老伴究信此語而永遠斷此復仇之念耶馬格爾曰否否我雖不知拿沙毘之存亡然自我心中思之天不輕道此罪人甯有上帝神靈不與以何等之罰而令其安穩以就木者故我雖關於拿沙毘邇來不聞何種消息而我之心中則堅信此說之不確嗚呼先生脫我輩早晚一日遇此者……語至此伍長馬格兒面紅氣促期期不能語

而其眼光四射使人已知言外之意。善我深知馬格兒與佐官主僕一心者也。

既而余以馬格兒之語告潘矩及布度。兩人亦同言不能變路程之方向。然我輩當日固未曾規定必經克文蒲爾之路由也。預計出裴那爾士以渡耕起士河。我輩遂橫掠恩台及羅其耕特二國之東邊而過。一直線向北而進。若如馬格兒言。佐官此行謂欲詣克文蒲爾。憑弔夫人之一原因。則取道誤矣。然我輩當日雖未定此。克文蒲爾在路線中。脫佐官必欲往克文蒲爾者。我輩亦決不拒之也。

且自拿沙昆出現於孟買府管內之說。而果信也。則其後當續聞何種之動靜。乃當日僅聞此飛傳之一語。按之。不根。而至今已復寂然。則其事爲一時之訛傳。亦未可知。加以我輩長途所聞。均言當時之風說爲孟買府知事之誤傳。則此說或爲浮言耳。

五月十九日之卓午。我輩發足於奇脫拉之一小邑。明日之夜。乃達距迦耶靈地二英里之處。停車。我輩所停車之處。蓋卽四方巡禮皆稱尊之烏爾根隄上也。迦耶者。於宗教上風俗上均極有關係之地。我輩於此將停留一日二夜。翌日以亭午。天氣之酷熱。我乃與潘矩布度向迦耶市鎮而行。而萬婁仍不越一步。爲我輩守此旅行之家也。

迦耶者。爲勃拉姆教之本山也。每年來此參拜之巡禮男女不下十五萬人。我輩一路所見。扶老攜負。讚屬於道者。均信徒也。潘矩當日以鐵道布設之計畫。曾擔任裴哈爾路線之測量。故能熟知此。

地理我輩何幸得此最佳之嚮導我與布度俱隨潘矩而行既入迦耶市工學士卽指一樹示我輩余見樹之周圍有幾多之巡禮男女膜拜於旁此樹大可數圍經霜凌雪傍枝枯折而中空自我輩來此後又經二年威羅瑞藍脫氏重遊於此鑒定此樹爲三百年前之古物而已蓋此樹者相傳爲耶穌紀元前五百年佛陀所手自親栽其實佛陀手栽之樹已枯乃復補以新栽又逾數百年新者復枯以至於今自佛陀手栽以來不知易以第幾本之樹矣而環繞膜拜其旁之信徒則深信此爲佛陀手澤之所在也樹根之下以木材架築一臺復以煉瓦高築一塔此皆古舊之物足爲彼族人所信仰我輩旣不遊覽此臺又未登臨是塔良以我輩歐人驟臨此境殊足令此徒衆羣增不快之感且彼人視爲莊嚴神聖之地我輩入此靈場或以是而生不測之變亦未可知耳

潘矩曰我輩惜不遇彼僧徒耳倘遇僧徒則匪特可以登眺此塔且得縱覽他種法物也余曰何也詎此間僧徒較諸尋常之僧徒爲嚴正耶潘矩笑曰馬禮孫渠輩誠有極嚴至正之戒律惟投以盧比二三枚此戒可立破耳蓋僧徒之生活亦良窘也我輩於此稍休憩後潘矩遂導我輩入迦耶之市巡禮之羣衆如長流之水續續來此其最足以惹四方之瞻禮而爲迦耶第一勝觀者則伏思尼之堂也

堂之殿陛爲數年前華爾措女王所捨建裝置極燦爛可觀然其所最尊嚴者則昔日伏思尼下降而降伏惡魔所履之石也如今足跡宛然留印於石片之上刻之不去此等足跡固不許令我輩外國人所撫

摩。然。幸。而。有。潘。短。之。盧。比。至。此。遂。收。其。效。我。輩。去。此。復。臨。彼。人。濯。足。之。烏。爾。根。河。房。至。則。男。女。巡。禮。喧。闐。雜。遯。有。坐。者。有。臥。者。有。偶。語。者。有。遊。行。者。其。人。稱。爲。外。耶。士。者。即。商。賈。叔。特。耶。士。者。即。武。士。司。特。拉。士。者。即。工。人。也。此。三。種。人。者。置。之。其。他。各。族。之。外。目。爲。最。卑。賤。之。種。族。也。凡。印。度。所。有。之。一。切。等。族。一。切。種。姓。均。萃。於。是。宛。然。一。離。形。陳。列。所。也。或。以。轎。來。或。以。車。至。然。以。徒。步。臨。此。者。尤。衆。駱。駝。卸。其。所。荷。之。物。龐。然。屹。立。於。樹。蔭。之。下。以。待。其。主。人。牛。馬。亦。解。軛。快。臥。晴。沙。尙。有。張。天。幕。攜。臥。帳。并。架。設。無。數。木。板。之。小。屋。如。行。營。然。暫。爲。一。時。之。蔭。庇。而。錯。落。於。林。野。中。也。

此。時。尉。官。布。度。望。之。鼓。舌。曰。夥。頤。哉。印。人。也。潘。矩。曰。可。憐。此。烏。爾。根。河。之。水。不。能。爲。飲。料。矣。余。曰。何。也。潘。矩。曰。此。芸。芸。之。衆。今。日。均。沐。浴。於。河。中。已。成。爲。垢。泉。濁。流。矣。布。度。乃。遙。指。吾。旅。行。之。家。所。在。曰。我。輩。在。此。下。流。歟。潘。矩。笑。曰。否。余。戲。言。耳。我。輩。蓋。在。上。流。也。請。君。勿。以。爲。憂。

我。輩。週。閱。此。裸。浴。之。群。衆。乃。無。一。人。身。具。完。膚。者。鱗。傷。恆。遍。體。也。蓋。彼。人。以。刻。苦。傷。身。斷。毀。支。體。爲。功。德。頂。禮。則。於。路。上。一。起。一。拜。一。拜。一。起。如。尺。蠖。之。蠕。行。數。百。里。之。長。相。踵。接。或。飲。一。種。名。朋。克。之。鴉。片。液。以。昏。醉。之。乃。用。兩。長。鐵。鈎。貫。肩。頭。而。自。懸。於。河。岸。之。樹。枝。往。往。有。樹。枝。不。勝。身。體。之。重。量。或。肉。裂。鈎。脫。而。自。墮。於。烏。爾。根。河。者。比。比。也。或。有。以。錐。自。刺。股。臂。及。舌。本。者。更。弄。蛇。以。吮。創。口。之。血。實。令。人。不。堪。注。目。也。凡。斯。情。狀。均。爲。我。歐。洲。人。所。不。忍。覩。而。目。之。爲。殘。忍。者。顧。彼。乃。怡。然。受。之。良。不。爲。怪。急。去。此。復。尋。故。道。以。

歸及歸我旅行之家時。則朝飯已熟。同人咸待我輩於食堂。午後無事。僅揮汗於驕陽炎暍之中而已。至夕陽既下。布度更不能耐。乃荷鎗以出。歸獲若干之禽。明晨破曉。將爲啓行之準備。芻透可耶及吳雅探薪汲水。整理機關。至於夜之九點鐘。乃畢事。

余入寢室後。酷熱之暑氣。仍未稍退。雖軒窗悉敞。而空氣中含有蒸騰之熱。中人良不快也。余以呼吸煩悶。轉輾牀上。至一點鐘許。忽聞隱隱雷聲。自遠而近。余思電氣集於空中。颶風且起也。然仰視窗外樹林中。不見一葉之飄落。而颶風之聲。固猶清澈在耳也。河面亦寂靜不起微波。則此聲既非空氣中來。又非水波中起。果何爲而來哉。

余以起視窗外。了無所見。仍復就床而臥。睡魔乃迫踪而襲來。然而此颶風之聲。始而斷續。終乃杳然。不聞何種之響。蓋余已漸入黑甜鄉深處矣。余既入眠兩時許。曙光漸漸來。破此洞冥之天。余忽聞有人呼潘矩君。遽然而覺。余曰何事耶。曰趣來。趣來。余聆之。蓋芻透之聲也。

斯時東方微白。余輩乃立近前面露臺之上。則佐官萬婁先在此。而尉官布度亦踵至也。余復聞潘矩呼曰芻透何事耶。芻透答曰。請君向前而觀。時則天未大明。固已隱約見堤上之景物。一眺望間。令人出於意外。則我輩前行之孔道。有數百之印度人羣聚其處。作獸伏也。布度曰噫。此非我輩昨日所見巡禮之大衆耶。余曰然則。曷聚於此。奚爲者。布度曰。或思待日出而浴於河耳。潘矩曰。否。以余思之。必非此故也。

苟然者。何以舍迦耶之靈地而來此間耶。余因是不能無疑耳。布度曰。或者欲觀我輩蒸汽之象也。蓋此車足以闕動土著之人。則圍而觀者亦情理中所宜有也。

潘矩掉首曰。能如君言者。實爲我輩之幸事。萬婁曰。然則足下之所恐者。將以爲何故耶。潘矩曰。余恐此輩頑迷之士。著將遮道阻我進行耳。萬婁曰。注意。注意。脫一不慎。將罹不測之禍。潘矩回顧曰。可耶。鍋爐蒸汽之具。已用意準備歟。可耶曰。然。潘矩曰。趣即發火也。可。時正三點半鐘。蒸汽徐徐及於機關。更三十分。而濃厚之煙。乃自長大之象鼻噴出。作吞雲吐霧狀焉。

已而見彼之士著。愈行愈近。最前一排之人。咸舉手加額。作深表敬意之式。至於四點鐘時。蒸汽循環入於各機關中。我輩雖立露臺之上。不解渠輩之真意。心終不能安帖。而潘矩此時與芻透共坐象背寶塔之中。以握此象進退折旋之樞紐。佐官於是卽仰呼曰。潘矩。我輩一直線進行耶。雖然。注意。勿傷一人也。時則天已大明。余高矚前堤之一面。則見萬頭攢動。蔽野而來。塞我進行之路。於是汽笛三聲。兩聲作銳響。而伏地之羣衆。揚此一種之聲響。與汽笛之聲。相應答。旣而一聲巨響。而機關之運轉不靈。此龐然之巨象。遂不能發足也。余突然呼曰。噫。潘矩。速放此氣管之氣者。

余此時俯視地上。乃見彼巡禮中之十名。早身着吾車輪齒之前。吾輪齒如鋸。再進一步。即將膏其肌膚。而彼人之所爲。則明明欲轢死於吾輪齒之下。布度曰。此爲何等之癡漢耶。渠輩乃以我輩旅行之車爲

迦克那脫祭儀之車欲死彼神聖之象足下抑知我輩非神道也爾時潘矩已傳令火夫停其蒸氣而彼之巡禮輩曾不稍退後者尙如潮湧至高揚其聲似助前人之勿自餒其氣者機關既不能運轉潘矩亦旁皇無措已而忽得一策似劈空來者不覺疾呼曰佳乃以一蒸汽之管置於地上旋開其塞但見一股鬱勃之熱蒸汽迸射於地上其聲蚩然如擁積絮之白雲輕覆於羣衆之上布度見之不禁大呼曰妙計妙計好工學士嗚呼潘矩此策捷効如靈此迸射之熱蒸汽四通八達於巡禮之左右身旁巡禮竟不能耐驚呼均一躍而起此時大衆讓道分布左右而吾旅行之家急運轉其機關鼓輪而前布度見之喜不可支急拍掌高呼曰愉快愉快趣進趣進但見白雲一團包裹此巨象而矣在印度土著之目光中幾如凌雲駕霧不一轉瞬而已漸遠去矣

第八章

今我輩旅行之家前一片坦蕩之大道是經撒瑞拉姆由耕起土河之右岸遵斐那爾士而行也既行一英里此車中之機關漸漸緩其速力一小時至於七英里半依潘矩之所算今日之晚可至去迦耶七十五英里之撒瑞拉姆小邑而就宿也

凡作印度之旅行者恒忌水行人病濟涉必賴橋梁而此間水流之方向不定造橋良非易事其藉以爲一葦之航者則尙守當日古風之渡舟其形製殊蟲劣也若使我輩旅行之家亦等諸尋常之車則此蟲

劣之渡舟猶勉強可載而無如乃爲如許龐然大物實爲渡舟之所不能容故水道將實爲旅行困難之一端然而以我聰明靈慧之工學士潘矩已預防其困難須知我輩旅行之家在陸爲車遇水即成船也。

是日也。有著名沙尼河之大河前橫。沙尼河者在羅思託之上。合柯勃特及柯伊爾之二川。至耶拉與檀那普爾之間。以流入耕起士河者。我輩既已遇河。巨象仍徐徐下堤。及一入水中。則見巨大之四足。忽變而爲四槳。而我輩旅行之家。仍游行於水上。尉官布度不禁狂呼曰。妙哉。妙哉。此旅行之家也。時而可以爲舟。時而可以爲車。我輩之所缺。惟少此空中旅行之兩翼耳。潘矩曰。布度。我知世界進化。愈行愈速。早晚之間。必有人人裝製兩翼之一日耳。布度頷之曰。潘矩。我信汝言。必有人類飛行之一日。特我所微憾者。人生壽命至促。不能加我至二百年之長耳。蓋吾人生命能如太陽之光。億萬斯年。永永不滅。詎不大妙。余即此一顆好奇之心。亦願留此一千年之世界。以窮其異也。

去迦耶後。一二小時。我輩仰見高懸於沙尼河水面八十尺高之鐵道橋。如長虹之亙於天末。渡沙尼河者。即爲撒瑞拉姆地。我輩所停車之處也。途中光景亦了無所異。即彌望爲一片膏腴沃壤。有時綠陰如織。萬葉積疊。幾於不見天光。有時稻田麥隴之中央。間以棕櫚芒果之樹影。數家茅屋亦自成村。汲水樵山農夫三五觸於眼簾者。無非村居之景而已。

顧余於此沿途良驚歎玫瑰之圃至爲繁茂因念彼以玫瑰花製香水之名廠曰迦士華爾廠者去此當不遠矣余因就詢潘矩其於釀花作露之事當必有所知潘矩曰先生若以此玫瑰之華爲之細算其製造之費則當知此等香水其所費爲極奢也蓋其製造之法先以玫瑰花四十磅自溫火中蒸溜之得三十磅之水復以此水更投四十磅之花再沸煮之得二十磅之蒸溜水卽以此二十磅之水夜間涼諸風中經十二小時至於翌日而採其表面之所凝結者成爲香水君試思此際所凝結之香水約有何種分量則不過一盎斯耳夫以八十磅之玫瑰花若以花朵言當有二十萬朵此二十萬朵八十磅之花所製成之香水僅得一盎斯可云蹂躪名花矣然其價值如何則一盎斯之香水在印度出產之地不過售四十盧比之廉價而已

已而我輩乃至克拉門克河矣此亦注於耕起士河之流之一也印度人以無罪而濟此司帝克司之克拉門克河稱爲極不幸之事而又心之所至不安者也凡投入此流之尸體髣髴直運入地獄中去然余則掬此水而嘗之其味清美實無所謂司帝克司惡毒之稱也（按司帝克司者出於彌爾登天國之中卽怨毒之河之義）

我輩當時所經第見稻稈與罌粟相交錯大類象棋之盤度此廣野後至於日暮乃抵耕起士河之右岸印度之瑞爾色蘭摩之斐那爾士靈地潘矩曰我輩可在此休憩二十四小時余曰自加爾各搭府距此

幾何里矣。工學士曰：殆三百五十英里。然我輩殊不覺其道路之悠悠與旅行之疲弱也。

嗚呼。彼耕起士河者。即名恒河。非最惹世人之思想而入於詩境者耶。又非舉印度之風物光景。歷歷現於目前者乎。且世界盛稱有一千五百英里之廣而載此一億以上之住民之大堤。非在此流域歟。而地球之上。昔日亞細亞人種之起源。生此種種可歌可泣奇偉豪俊之人物者。又非在此流域歟。昔吾國囂俄先生對此特尼蒲河。尚珍重而作歌流連歎賞。不置何爲獨遺此耕起士河也。耕起士河者。發源於地球最高之山上。而沿途吸併細大之流。以一氣瀉下也。蓋世界第一高山之喜馬拉耶峯。即恒河之發源也。

明日五月二十三日。一輪旭日方映。射於耕起士河之水面。如萬道金光之亂射。見有巨大之蛇。數尾方臥白沙之上。似浴此旭日之光也。而自上流忽漂流幾具之尸骸。想此均巡禮輩。蹶然躍入水中者。據彼土著所言。凡水中之尸骸。男子皆伏流。女子皆仰流。以余今日所目擊。固亦此說之未必盡然也。

加爾各搭鐵道者。於亞拉勃特至台爾坪之支線。大概與耕起士河右岸相密接。而又分一線至孟葛爾瑞倫之車站。此路線橫斷耕起士河。而經斐那爾士。以達相隔二十五英里之迦文布爾。其所謂孟葛爾瑞倫者之車站。去我輩之所立處。不過兩三英里之距離而已。

斐那爾士者。即在此間之對岸。蓋耕起士河之右岸也。我輩素耳斐那爾士爲身毒名都。至此不能不一

往遊。歷然須渡。登彼岸。始得一騁遊。日擬遊畢。仍沿右岸而進。此時長堤之下。已繫有若干渡船。以待我輩。佐官萬婁。則已屢遊。此等都會。不復欲觀。僅僅沿堤散步而已。馬格兒於我輩未出旅行之家時。先已出門。尉官布度。當日嘗駐陣營於此。故尙有兩三舊雨。須往尋訪。而渡河以觀。斐那爾士之都市者。至是祇有潘矩與余二人。而潘矩實爲余之嚮導也。

余嘗聞諸尉官布度。當日英吉利健兒之駐紮於斐那爾士者。頗夥。亦不徒斐那爾士。卽如亞拉勃特。及其他著名之都會。爲英國兵之所屯駐者。亦復不尠。惟此等都會之地。隨在有赤衣兵之踪跡。而分營駐防。與其本町相接。故對於此種都市。恒有兩種觀念。一則顯有近今歐洲衣食住之英國市場。一則尙流傳地方固有之遠古風俗。足資人考證也。

今與斐那爾士相接之英國居留地者。稱之爲瑞克羅爾。我與潘矩雇一葉扁舟。斜渡斷流。以達彼岸。潘矩語余曰。斐那爾士者在印度。最爲神聖之淨土。彼教有言。能棲息於此二十四小時者。可得未來永久之福祉。脫離煩惱。超度清淨。故四方巡禮。其來此瞻禮聖地者。實繁有徒。一時誠未可算數也。

斐那爾士者。旣爲三千年以上之聖地。靈迹然於歐洲史上。則以此都之關。比諸脫羅義之亡也。蓋斐那爾士者。實在宗教上有大勢力於印度人者也。耶穌紀元九百年代。尙爲佛教之本山。乃自宗教之革命起。而勃拉姆教。遂滅佛教。而稱尊。而斐那爾士滄桑一變。遂爲勃拉姆教之本山矣。今日每年四方來此。

參拜之巡禮不下三十萬人亦可云盛矣。

往者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叛亂。斐那爾士與近傍各地共爲響應。當時屯於此間之士著兵第三十七聯隊者亦舉叛旗而起。顧爾時屯駐此地之英國兵則寥寥不過數百。默待應援不敢輕發。而佐官爾爾則正進討亞拉勃特。遂由半途中折入斐那爾士所擊之衆。不過二百五十人而已。而佐官爾爾乃命土著之兵捨其兵器。土兵拒之事遂決裂。此一場戰事土著之印度人固皆殊死奮鬪。然而英人僅有半隊之砲兵全擊印度兵而走之。自經此一戰而斐那爾士人不復反矣。爾後西方諸州叛兵之勢益熾。而爾那爾士已帖然不再動也。

凡此歷史亦均潘矩在渡舟之中告余者。潘矩復曰。馬禮孫君於今日始見斐那爾士實則此市三千年之古風依然存在也。然而欲於此間訪覓三百年內之古物則已無有此誠怪事。然須知當日以宗教之爭戰而猛火毒燄之中蕩爲灰燼矣。惟古物雖已絕踪而勝地名區則千百年如一日。足下不可不一訪之也。

我輩近岸停舟一望全灣之風景。見夫水色深碧大似奈波爾士灣。此深碧之河水輕揚細鱗之波。以瀾一帶臨流之屋宇。想每日蕩漾綠波中必有自搖其基礎之一日也。就中隱隱見一浮屠七級玲瓏。當爲佛氏所建立。潘矩乃命舟子直達水際之石步。而我輩遂上棧橋也。

於是。我輩嚮所見於迦耶之巡禮。至此復再見矣。惟在迦耶則烏爾根河上。重蒼疊翠之林。墅彌然在望。而此間則神聖都會之屋宇。櫛比鱗次。此其稍異之點耳。余於是見無數巡禮整隊。作三四列相並。躍入水中。以洗濯其身。此洗濯之法。亦無規律。各遂其所欲。爲石壇之上。則立有裏絳帕佩長劍之邏卒。以守護之。俾令順序。以入水中也。此等巡禮之外。又有商賈。則專汲此神聖之水。以運諸他方者。凡業此者。欲證明此水之眞。汲自耕起士河。乃必乞求勃拉姆教徒之印。以封其筭口。顧猶有私揭其封口之證印。摻雜他處之水。以售其欺者。尙比比皆是也。

余此時乃語潘矩曰。彼洗濯者如此。其衆得無有溺死者歟。潘矩曰。有之。然彼中信徒。則了不恐怖。其意以爲。體魄雖死。靈魂甚樂也。余曰。河中之蛇。得無爲虐歟。工學士曰。河中之蛇。常遠避。夫人卽此芸芸之衆。騰躍水中。其聲響已足。令羣蛇赴壑。趨避此巡禮輩之可恐者。不在水中之蛇。而在潛伏水底之一種惡徒。其人馴於水性。恒在水中。劫掠彼族婦穉。身上裝飾之珠玉。常聞此種惡徒。有首戴巨蛟之頭。在此水中。專以劫奪巡禮之物。爲生涯者。旣而此惡徒。乃眞爲巨蛟所襲。僅剩一巨蛟之頭。飄流水面。人始恍然。前者之爲贗鼎也。又此執拗之信徒。中多有自祈死此河中。以爲功德者。其求死之法。於腰之周圍。繫有許多之小壘。旣入水中。漸漸去其塞。以納水。水滿其壘。身卽隨之。而沉。於是羣衆喧呼。鼓掌之一片聲中。而此信徒。遂埋骨於清流。其榮直比諸引赴樂國也。

我輩之船既去。此復至茫孟克之石步。遂舍舟而陸。惟見此處市街。頗極湫隘。陽光但射於兩壁。而反激地上。其熱且倍。人遊其中。如在蒸汽之管。其俗都用轎子。想彼轎夫之苦熱。必有令人不耐者。然而轎夫處之怡然。不覺其苦。蓋今日昇我輩。得數盧比。細民生計。良蹙不可謂非厚酬也。顧有一事。足令人詫怪者。則自我輩登陸。後常有一彭加爾人。追逐吾後。雖炎熇特甚。而彼不以爲苦。其情狀至爲怪特也。

余因念此人。良詭異。故作不經意狀。以默窺之。則見其時作狼顧之態。又似欲竊聽我輩之語者。余於茫孟克之石步。故揚其聲。語潘矩曰。佐官萬婁……語至此。偷視其人之舉止。則微覺顏色有異。且有倉惶之狀。猶憶初至此間。卽見此奇異之人物。顧爾時。初不留意。已而忽不見其人。忽復現。我前總之前後左右。不離我側。余始詫怪。因念是必有以偵我輩耳。嗟夫。友耶。敵耶。此一團疑雲。直籠罩我身。而不能判決。至於我故喚佐官萬婁之四字。而渠遂有異樣之感覺。呈露於外。則此人必非無因而至也。

已而我輩之轎子。遂停於百級高之石步下。此石步之上。卽著名蒙古帝耶律迦瑞比之廟。而今爲祭伏思尼之堂矣。彼信徒之來此瞻禮者。則對此一百級之石步。須膝行而上。始爲虔誠。余在此廟建物之中。見有一百三十二尺之高塔。以爲登斯塔也。則庶幾俯瞰斐那爾士全市之風景。悉收眼底矣。孰知此爲禁秘之地。無論何人。概不許登。我輩遊觀既畢。遂出此廟。而彼之彭加爾人。則目灼灼植立門前。似待我輩之出者。余之眼光。遂旋轉於其人。而渠乃他顧以避我目光。余細矚之。則此人容貌。雖與尋常之彭加

爾人無他少異。然兩目中兇稜四射。其一種狡獪之氣。現於其面。余本擬卽告潘矩。繼思暗偵其舉動。且勿言也。

裴那爾士之中宮觀殿臺數以百計。非僅此一日之中。不能遍歷。而緝觀之。卽此鬱蒸之酷熱。亦有使人難堪者。故遂忽忽歸舟。然而此彭加爾人。仍暗隨我後也。及吾舟旣杙入波心。但見離岸有一葉小艇。渠已解纜登舟。暗隨吾渡船之後。其艇子甚小。僅容一人。顧轉捷如掠波之鷗。余遂指此彭加爾人語潘矩曰。工學士彼僞諜者也。鎮日不離我輩左右。以窺伺之。其意云何耶。

潘矩頷首曰。良然。卽君不言。我亦審之。君頃者特舉佐官之名。不見其聳耳以聽乎。我固亦默察其舉動矣。余曰。君之所見。乃與我相同耶。不審究以何故。追躡吾後。潘矩曰。我輩且勿問。任彼所爲。縱有叵測。想亦不能逃我輩之目。且而不見。渠刻已他行歟。余急縱目四覓。乃見彭加爾人之小艇。入於臨岸。大小無數之船叢中。工學士乃顧舟子曰。船家汝識其人歟。舟子搖首曰。否。顧此時暮靄四合。河面亦畧有涼風。遙望此數百之船。燈光齊上。作種種之色。蕩漾波心。有如萬顆密星。令人眩目。已而又聞歌妓樂人譁笑之聲。隱隱挾晚風而至。復有小艇蕩槳波中。往來送客。甚捷似鶯梭織柳也。

未幾。我輩遂登岸歸家。萬婁及馬格兒亦在此。潘矩乃詢自我輩行後。君等別無他事耶。馬格兒曰。無之。潘矩曰。別無土著來此窺伺耶。馬格兒曰。否。潘矩先生。汝何爲出此。潘矩曰。無他。因我輩今日至裴那爾

士。曾。有。一。謀。者。追。逐。我。後。此。人。面。貌。殊。非。善。類。馬。格。兒。曰。噫。謀。者。耶。潘。矩。曰。一。彭。加。爾。人。聞。我。輩。道。及。佐。官。萬。婁。之。名。而。聳。愕。者。也。馬。格。兒。曰。噫。彼。奴。得。無。欲。加。害。於。我。輩。者。耶。潘。矩。曰。事。不。可。知。特。我。輩。不。能。無。少。用。心。之。處。耳。馬。格。爾。曰。然。哉。然。哉。先。生。其。注。意。也。

第九章

自。裴。那。爾。士。至。亞。拉。勃。特。爲。程。蓋。八。十。英。里。之。修。吾。旅。行。之。家。則。沿。耕。起。士。河。之。右。岸。循。此。鐵。道。行。也。芻。透。安。排。蓄。有。豐。富。之。燃。料。而。此。數。日。間。之。食。料。尤。不。可。缺。一。切。整。備。以。待。發。足。之。時。乃。於。二。十。四。日。之。味。爽。以。每。小。時。三。英。里。乃。至。四。英。里。之。速。力。啓。行。顧。昨。日。所。見。之。彭。加。爾。人。則。今。日。不。復。能。追。隨。矣。比。及。十。一。點。鐘。則。見。平。野。浩。曠。忽。呈。一。異。樣。之。寺。院。聳。立。在。望。云。此。爲。克。士。麥。林。孟。父。子。所。建。過。此。半。小。時。陡。見。一。巖。如。以。巨。石。堆。砌。而。成。其。色。絳。碧。可。入。畫。圖。是。蓋。素。以。要。害。著。名。之。迦。那。爾。岩。也。拔。耕。起。士。河。面。有。一。百。五。十。尺。之。高。我。輩。遂。停。車。於。此。以。登。臨。此。有。名。之。古。砦。蓋。以。此。防。敵。可。以。不。費。彈。丸。硝。藥。而。實。爲。經。濟。上。最。便。宜。之。形。勝。倘。敵。來。攀。牆。壁。而。登。則。岩。石。亂。下。直。將。成。爲。粉。碎。也。

此。砦。之。麓。有。一。小。邑。亦。呼。曰。迦。那。爾。村。此。村。中。清。淨。無。倫。當。日。我。輩。所。見。裴。那。爾。士。及。許。多。靈。場。雜。遯。之。人。於。此。乃。不。許。託。足。在。印。度。全。地。凡。號。稱。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所。在。而。有。若。僕。指。數。之。殆。以。百。計。此。村。中。所。誇。耀。以。爲。靈。迹。者。則。一。巨。大。之。大。理。石。也。此。大。理。石。上。謂。每。日。必。有。種。種。之。佛。來。此。坐。臥。然。以。我。輩。

凡胎何能見佛。卽此坐臥之狀態。亦非肉眼所能見。人妄言之。我輩亦如聽之而已。

是日之晚。吾旅行之車。停於密爾撒彌爾。密爾撒彌爾有種種之寺院。亦有種種之工場。四方舟車。蒼萃於。是。蓋其地產棉。悉以巨舶運載而去也。此市早晚中。已成爲一商賈繁盛之埠。明日午後兩點鐘。我輩越吞沙之小流。更經五小時。我輩過孟買府與加爾克搭府大支線之結合於中央大幹線處。此則迦墨那河之流入於耕起士河者。亦在此。是日之晚。乃止宿於亞拉勃特之外郭。

二十六日。糜此一日之光陰。以遊覽都市之風景。亞拉勃特者在迦墨那河與耕起士河之間。最占形勝之位置。加以印度所建設之鐵路諸線。俱會合於此。故成爲要區也。我今乃知造物主宰。直欲令亞拉勃特天然成爲一印度之首府。人力殊未可與爭。試觀不出數年。印度總督必居於是。以總攬全印政治之權。況今之加爾克搭府。又遭颶風成爲殘破之都會。此地濱海。不可安居。一。二。有識者早已逆睹印度之首府。非亞拉勃特莫屬矣。蓋時人以印度全土譬諸巨靈之身體。而亞拉勃特乃在其中心之位置。猶之巴黎在法國之形勢也。卽如倫敦爲英國之首府。而其他如利物浦。如孟鳩斯泰。如泊爾明。哈姆。對於倫敦。如子弟之拱揖其父兄然云。

余語潘矩曰。我輩由此將一直線進北行歟。潘矩曰。然。蓋亞拉勃特者。我輩路程中。西方之極端也。布度曰。工學士。我輩其不復經拉克拿。而直進因特迦那之境耶。潘矩曰。以余思之。與其避道拉克拿。不如避

道。佐。官。萬。婁。所。留。有。恐。怖。紀。念。之。克。文。蒲。爾。爲。佳。余。曰。君。言。良。是。特。今。日。勢。已。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不。經。其。地。耳。布。度。曰。潘。矩。先。生。汝。游。覽。斐。那。爾。士。曾。聞。拿。沙。毗。有。何。種。消。息。乎。潘。矩。曰。不。聞。我。思。拿。沙。毗。出。現。孟。買。府。管。內。之。消。息。全。屬。孟。買。知。事。之。訛。傳。此。說。恐。涉。子。虛。也。布。度。曰。誠。然。誠。然。否。則。奚。能。至。今。了。無。動。靜。耶。潘。矩。曰。余。之。所。最。憂。者。則。由。此。至。克。文。蒲。爾。間。到。處。皆。昔。日。傷。心。之。地。白。骨。黃。沙。青。燐。碧。血。此。種。紀。念。咸。成。爲。佐。官。之。一。部。淚。史。故。我。輩。自。今。宜。稍。留。意。勿。再。以。克。文。蒲。爾。及。拿。沙。毗。事。道。及。於。佐。官。之。前。以。喚。起。其。蟠。鬱。心。中。之。痛。苦。也。

明日。潘。佐。復。伴。余。游。覽。亞。拉。勃。特。蓋。人。欲。遍。游。亞。拉。勃。特。之。市。街。至。少。期。以。三。日。亞。拉。勃。特。之。風。景。與。斐。那。爾。士。實。無。少。異。特。印。度。土。著。所。住。之。街。衢。爲。路。甚。狹。小。屋。簇。立。如。鴿。房。兩。傍。栽。以。陀。麥。靈。特。樹。綠。陰。點。綴。尙。未。大。劣。至。於。英。國。居。留。地。則。駐。有。防。營。而。屋。宇。樓。台。均。有。歐。風。景。象。矣。

蓋。亞。拉。勃。特。者。南。北。兩。方。面。界。於。迦。墨。那。及。耕。起。士。兩。河。之。間。中。有。廣。漠。之。野。印。人。稱。之。曰。布。施。野。印。度。之。王。侯。常。至。此。施。捨。金。錢。作。種。種。慈。善。之。事。業。曾。見。印。度。一。書。上。言。施。一。錢。於。亞。拉。勃。特。勝。如。他。方。十。萬。錢。也。惟。就。亞。拉。勃。特。全。市。足。資。登。覽。者。爲。一。古。壘。此。壘。在。布。施。野。之。西。方。中。央。有。一。殿。今。爲。武。庫。而。昔。日。則。爲。印。王。亞。克。勃。爾。所。居。之。處。也。又。其。殿。之。一。隅。立。有。高。三。十。六。尺。極。壯。麗。之。一。柱。柱。頂。安。置。一。巨。大。獅。子。之。像。去。柱。不。遠。尙。有。一。小。堂。此。爲。最。神。聖。之。地。無。論。何。人。概。不。得。入。

潘矩又導我游於可司羅名園。園中摩哈默特教之寺院極多。其風景頗爲特異。散立於陀麥靈特樹綠陰之下。點點作白色也。此寺院中有一所爲印度舊王可司羅游息之處。園遂以是得名。園中有大理石之照壁。瑩潔如雪。上留一巨大之掌痕。此游覽園中指點景物之一也。此與迦耶所稱佛之足跡同一靈異。昨此則相傳爲摩哈默特之甥於此所留之掌痕也。蓋當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叛亂。在亞拉勃特近傍諸邑流血亦甚衆。在斐那爾士則爲英兵與叛軍交綏之始。蓋士兵之叛起。卽在此間。而旗手八名先遭屠戮矣。

此時在加那爾之英國礮兵隊非常敏捷。整列以待。而印兵遂捨其武器以遁。顧騷擾四起。印人於此遂破獄劫庫。奪造船廠。放火以燒歐人之家。正在此騷亂之中。而佐官兼爾既鎮撫斐那爾士。又來此間乘勝襲取一舉。而據其要隘。解散摩哈默特教徒所組織之僞政府。不轉瞬間悉蕩平之。

我輩游覽亞拉勃特間。潘矩與余共注意。勿再有斐那爾士所見時尾我後之謀者。時時回顧之。潘矩笑曰。勿爾我輩且勿顧隨我後者之偵視。我特能處處謹慎。凡事舉不足憂也。余因思當初悔不變斐以上旅行之途。蓋佐官萬婁之名實此間土著人人所熟知者也。

六點鐘時。我與潘矩兩人歸來晚餐。而佐官萬婁今日於一二小時前亦曾他行。至是亦歸。布度則向此間之分營。訪其故舊。先我輩而歸。方待我與潘矩之歸也。余乃語潘矩。邇日佐官萬婁較之尋常。雖未見

增有悲痛之色。然其容色惘惘已微。有流露觀彼目光久涸之淚。似復將破眶而出。冷灰星星中殆將復燃。炎炎之火也。潘矩曰。君言良是想佐官必非無故耳。余曰。我輩盍不一探馬格兒耶。潘矩曰。然。想渠必深知者也。

此時工學士乃至伍長室中。則馬格兒亦他出。潘矩迴旋其門次。顧吳彌曰。馬格兒在此耶。吳彌曰。頃已他往。潘矩曰。去幾何時矣。吳彌曰。在一點鐘前。聞以佐官萬婁之命。他行者。潘矩曰。若亦知其奚往耶。吳彌曰。否。我輩無從知也。潘矩曰。自我輩行後。別無起有何等事耶。吳彌曰。無之。潘矩歸。遂以伍長之語語我。謂行踪殊秘。不能悉其所在。顧我雖不能深察其故。然確知其裏面誠非無故。稍待必能得其內蘊也。已而我輩遂共晚餐。佐官萬婁常於晚膳時喜聞我輩之談話。凡日間散步時。咫尺見佐官。一一聽之不倦。我輩常留意語中。絕不提及叛亂之事。顧斐那爾士及亞拉勃特爲當日戰爭之舞台。一發吻即易涉戰亂之故事也。今夕佐官脫詢我輩以亞拉勃特之所見。則勢不能不牽及當日戰爭之事。余方打疊材料以爲應答。佐官地顧佐官。今日於餐事中默不作一語。並不詢我輩以今日之所聞見。但見其刺促不寧。時時起身以遙覘分營所在之地。是則明明佐官特遣馬格兒至其處而訝其歸何遲遲也。佐官既如此。則在座之人咸冰冷無語。不輕易發言。布度雖屢日潘矩似有所詢問者。而潘矩固未留意也。曉餐既畢。同立露臺之上。顧萬婁今日頗與尋常之日有異。遽下露臺趨前數武。作瞻望狀。又回顧我輩。

日潘矩布度馬禮孫諸君盡至分防營相近偕我一散步耶僉曰諾遂從萬婁行萬婁默不一語徑向前行未幾至一處遽停趾注目於路傍樹上所揭之告文曰君等曾讀此歟嗚呼此卽兩月前之一舊告文蓋卽拿沙毗入於孟買府管內之警告而府知事懸賞以購其頭之告諭張貼於四處者也

此時余與潘矩布度殆墮於失望之境蓋我輩自加爾克搭至此一路以來惴惴然常不欲令此告文觸於佐官之目百計遮掩至今日仍復歸諸泡影則當日皆枉費此心耳已而萬婁乃握潘矩之手曰工學士若素知有此告文耶潘矩一時默不能答萬婁又曰想足下於兩月前已聞此語知拿沙毗已入孟買府之管內而不輕洩一字於我何也時則潘矩尙未答語而尉官布度卽呼曰然我輩固早知之特以此事無證良不欲貿然告君蓋以虛實未明之事而喚起佐官心中哀痛之紀念是吾輩之所深戒也

萬婁此時切齒怒目曰潘矩若當知剽彼賊人之胸此爲余之權利歟余之對於拿沙毗在此世界中惟我當爲彼囚之法官君澄心思之余之所以允偕諸君出加爾克搭者誠以此行將於印度之北方與我以絕好機會也人謂拿沙毗逃顯戮而自斃余此心終不能信余亦未嘗有須臾忘此復讐之念也當余與諸君共發足時余唯一之思慮唯一之希望則深期蒼蒼者之佑我在此旅行之中幸達余之志願今者余偶於此路傍瞥見此告文是正天之所以導余也然則搜索拿沙毗之地不在北方而在南方余將翻身迴面南嚮以飲此仇人血耳

我輩觀察萬婁之心中實有慘澹之雲。蟠據胸際。蓋其心底實非以爲空想。將持此決心以達目的也。少選潘矩答曰。佐官。我之所以未將此告文語君者。誠以拿沙毗入孟買府管內之報。殊不足深信也。即彼知事亦以訛傳訛耳。君試觀此告文。標明爲三月六日所發。而自三月六日以後。寂不聞有續報。則此告諭所言爲一時訛傳。何足爲據也。

萬婁默然者久之。已而又瞻望前途。曰。諸君。余將偵此最近之消息也。頃者余特命馬格兒持書詣亞拉勃特知事。在此數分鐘中。我不知拿沙毗之是否潛踪出沒於孟買府之近傍。當有詳確報告也。潘矩緊握佐官之手。曰。脫此告文之言。確實可信。則君將如何者。萬婁曰。此決定義正理之所導。義務之所在。我誓死必往也。潘矩曰。佐官。君意已決耶。萬婁曰。決定決定。諸君仍可自由進行。余則今夕即搭此往孟買府之火車行矣。

潘矩以目環矚吾輩。曰。吾儕能令佐官一人獨行耶。布度即呼曰。是奚可者。我輩決不令佐官單身行也。蓋我輩之獵猛獸與獵悍敵同一獵耳。無寧與佐官偕。余亦曰。佐官聽之。君苟齒我輩在朋友之列者。則我輩以朋友之義不能聽君獨往。潘矩曰。馬禮孫君之言良是我輩今日同發。足於亞拉勃特可也。語時忽聞我輩之背後有人呼曰。可以無需矣。大眾均回首以觀。則伍長馬格兒也。馬格兒方手一新聞紙。屹立於後。曰。佐官知事之所答於君者。卽在此中。請瀏覽也。萬婁乃取新聞紙讀之。中有記事一節曰。

孟買府之知事者。今對於公衆。取消三月六日世子段德範入於管內之告文。蓋拿沙毗者。昨日在其巢窟色惠特蒲爾山寨中。爲官軍所攻擊而戰死。其屍體經克文蒲爾及拉克拿之住民認識無疑。拿沙毗向者舉僞葬禮。曾截左手之指一枚。今屍體亦缺此指。印度全土自今以後。可以永絕彼慘酷世子之騷擾矣。

佐官萬婁讀之惘然。覺四肢茶然如無力者。而手中之新聞紙亦墮於地。我輩亦各以目相視。心念拿沙毗已死。則佐官此心其可以死。夫萬婁瞑目者久之。似將腦界中種種恐怖之事。揮斥以去。者繼復啓眸曰。我輩其由此發足歟。潘矩曰。以明晨日出時行。萬婁曰。工學士我輩於克文蒲爾。不稍留數小時歟。潘矩曰。君欲留此耶。萬婁曰。然。此克文蒲爾者。我將爲此最後之一瞥。足下當知我於此間不能無繫念也。潘矩曰。我輩擬留此兩日。佐官曰。爾後如何。潘矩曰。其後則依我輩豫定之路程。向印度北方進行也。佐官曰。然。北方乎。北方乎。我聞佐官之聲。有如出其心底中來者。蓋佐官萬婁於拿沙毗爲官軍所斃之報。不能無疑。然則佐官果以如何之理由。而不敢深信此報歟。是惟於他日始得明之。

第十章

恩台者。舊爲一王國。五印中最顯著大邦之一也。至今尙爲印度最富饒大州之一。此地方舊有許多之諸侯。分立而就。中自惠其特阿利侯之卑怯庸懦。遂屈膝於英國人。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二月六日。舉

恩台一州。遂爲東印度公司所領屬。

是蓋土著兵叛亂未發之前二三月事也。至於叛旗一舉。受屠殺殘夷之甚者。厥惟恩台。而其後爲英人所鎮壓。人民之死於炮火鎗林。罹禍最慘酷者。亦惟恩台也。恩台之中。有兩都邑。爲可恐之紀念。而留於人人心目者。卽一曰拉克那。一曰克文蒲爾是也。

拉克那者。爲恩台之首府。而克文蒲爾者。昔日恩台王國最重要之都邑也。我輩沿此耕起士河右岸而行。第見青綠之田圃。可入畫圖。至於二十九日之晨。乃抵克文蒲爾。自出亞拉勃特兩日後。我輩凡一小時行三里克。今去加爾克搭府。殆一千啓羅。邁當有餘矣。

克文蒲爾者。住民約六萬餘。在耕起士河之右岸。而占有長五英里之曠野者。卽英人常備之分營。屯有七千之兵者也。克文蒲爾開闢極早。在耶穌紀元前。早已成鎮。然旅客遊人。到此觀覽者。乃無物足觀。卽我輩之來此。曾非欲到此遊觀。不過爲佐官萬婁而來耳。五月三十日晨。余與潘矩布度。隨此佐官萬婁及馬格兒。出此旅行之家。以踏入彼觸目傷心。飲淚茹痛之克文蒲爾村。

我今又將廻叙克文蒲爾叛亂始末之記事矣。凡此瑣瑣咸潘矩語。我蓋當克文蒲爾叛亂之起也。此間不過二百五十名之英國兵耳。而土著之兵。則有第一、第五十三、第五十六之三聯隊。與騎兵二聯隊。及彭加爾人之砲兵一隊。其餘在此之歐洲人。集工役商人種種。與夫守拉克那之第三十二聯隊之妻子。

眷族合共有八百五十人。

佐官萬婁者。本於克文蒲爾作寓公。數年於茲矣。其邂逅夫人而得此嘉耦者。亦在於此。夫人名亭蘭。亦英國人。秀外而慧中。高尚優美之一女子也。佐官以雄偉之姿。久爲夫人所心傾。而佐官亦慕想夫人。二美既各有心。鴛鴦牒上。遂爾留名。時則亭蘭姑娘。方與其母住居克文蒲爾鄉村之一小樓。遂以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與佐官結禱也。

居二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印人始於米拉篤地方。顯有叛亂之形迹。佐官萬婁以軍人之義務。不能不辭家從軍。以入聯隊。烽煙四起。則暫留夫人及其外母於克文蒲爾。佐官亦明知克文蒲爾大非安全之地。顧戰事既迫。不能復顧家室。但傳語囑彼母女兩人。趣赴加爾克搭府。暫避此鋒。孰知此不幸之母女兩人。坐失發足之機會。於是遂不能出克文蒲爾矣。

此時爲克文蒲爾分防營之長者。惠蘭爾也。是人固一勇敢之士。惟短於智慮。未幾遂陷於拿沙毗之詐謀。蓋此時拿沙毗方在距此十英里之比脫爾城。遂以甘言厚詞。誑歐人也。此次叛亂第一之破裂者。爲米拉篤及台爾坪。此耗自五月四日。傳達於克文蒲爾。而印兵之第一聯隊。即有蠢動之勢矣。

爾時拿沙毗飾爲深情厚貌。投營願爲英人効力。惠蘭爾誤信其言。喜而收容之。拿沙毗遂遣已之手下健兒。令守倉庫。而同日即有印兵一隊。來襲克文蒲爾。至於克文蒲爾之市門。遂屠戮英國士官數人。此

時情勢益復危急。而守將惠蘭爾。遽發一令。謂本鎮之歐洲人。悉避難於郊外之一營壘。此營壘爲自亞拉勃特至此。必經之途。當時屯兵於拉克拿第三十二聯隊之妻子眷屬。悉籠閉於此也。

萬婁男爵夫人及其阿母。亦隨衆以入此營壘。在此壘中。夫人對於同避難之諸人。至爲親切。或出力以看護病人。或施財以周卹貧者。或以溫語慰其穉弱。或以勇語壯其丁男。仍如前者所記。高尚勇往之婦人也。未幾而克文蒲爾之武庫。亦爲拿沙毗之兵所鎮守矣。拿沙毗以狡計。給英人處處占取其要區。俄而叛形漸露。六月七日。土著之印兵。一齊蠢起。陡出不意。以攻擊歐人避難之諸營壘。凡此營壘。非如上述所謂婦穉老弱避難之所歟。能爲防戰之男子。蓋不及三百人也。

然此二百數十名之男子。均能奮軀。殊死以戰。第以營壘中糧食既絕。水道亦斷。斃於飢渴者。殊不鮮也。蓋當時營壘中有井。皆乾。曾無一滴之水。足以潤茲枯吻者。爲此苦難之防禦。竭力支撐。至於六月二十七日。時則拿沙毗。知未可以力取也。遂爲講和之狡謀。惠蘭爾。真一無謀之武夫也。信之。此時萬婁夫人力勸惠蘭爾。謂敵詐將以乘我。拒之。爲得惠蘭爾不聽。遽署名於條約。此實惠蘭爾之疏略。而聚鐵鑄成此大錯也。

條約既成。乃以避難之婦穉男女五百人。駕船分送之。於耕起士河。以赴亞拉勃特。萬婁夫人及其母亦在此中也。顧分載此五百人之船。纜解纜。而印兵猝起。遽破此條約。以襲擊五百餘赤手空拳之避難人。

大小無數之飛彈有如白兩跳珠亂入船中可憐此十餘艘之船或被擊沉或付摧燒僅餘一船隨流而下駛數英里此一船中蓋卽萬婁夫人及其母所乘也渠輩方慶幸以爲得逃虎口而孰知一瞬之間拿沙毗之兵已追踪而至擒此船上之人仍返克文蒲爾。

既返後乃以所擒之人分爲男女兩等男子卽時屠戮而婦人穉子則幽閉之於名爲屏俾瑟之一小樓至是余乃詢潘矩曰工學士若何以知之若是之詳細耶潘矩曰余聞之第三十二聯隊之二老卒此人當時不審如何得免於難乃往投諸恩台王國之一州羅斯侯家候頗仗義凡歐洲人之來奔者輒辟舍匿之遇之良厚余曰厥後萬婁夫人及其母如何者潘矩曰往後之事雖非我輩所目擊然兵荒戰亂之中亦有人傳述詳確纖悉備至者則當知萬婁夫人之死事良慘也。

少選潘矩復續語曰爾時此叛兵遂爲克文蒲爾之主人矣印人之在此克文蒲爾爲主人者計十有九日僕指至於七月十五日也此十有九日中彼不幸被俘之諸人日日皆在可死之中惟旦暮待其屠割耳當是時也英將威波爾方自加爾克搭來援克文蒲爾一路屢與叛軍相戰又屢破之顧在途不無有所稽遲至於七月十七日方入克文蒲爾然當威波爾未入克文蒲爾之前二人拿沙毗已得英兵將渡彭特那台河之報知己之勢力不足與相抗而於是大施屠戮之手段預備出走也。

彼稱爲屏俾瑟之一小樓者其囚人日牽出數人以就戮於拿沙毗之前用爲快樂然婦人小兒大半未

遭。鯨。鯢。而。萬。婁。夫。人。及。其。母。猶。無。恙。也。已。而。拿。沙。毗。急。欲。出。走。而。又。不。能。輕。輕。放。過。此。一。班。避。難。之。英。人。於。是。下。令。命。印。兵。第。六。聯。隊。之。一。小。隊。各。各。擊。鎗。向。屏。俾。瑟。之。樓。窗。射。擊。試。思。此。束。手。待。斃。之。婦。穉。寧。有。幸。者。而。拿。沙。毗。急。於。出。走。意。猶。未。足。乃。選。屠。牛。兒。數。輩。上。樓。一。一。屠。戮。之。至。於。翌。日。此。一。羣。婦。穉。同。駢。死。屏。俾。瑟。之。樓。中。即。有。未。遭。快。鎗。毒。刃。者。則。皆。投。入。屋。後。之。一。井。至。將。軍。威。波。爾。入。克。文。蒲。爾。後。此。井。中。屍。體。充。塞。尙。騰。騰。似。釜。中。升。熱。氣。也。

然。而。英。人。復。仇。之。心。亦。烈。翌。日。拿。沙。毗。之。黨。羽。數。十。人。亦。落。威。波。爾。之。手。而。將。軍。遂。發。此。慘。烈。可。恐。之。告。示。其。告。示。之。文。我。至。今。憶。之。猶。不。能。忘。也。其。詞。曰。

彼。慘。罹。大。惡。無。道。拿。沙。毗。之。屠。戮。而。被。害。之。婦。穉。等。速。行。掩。埋。其。死。於。井。中。者。即。令。軍。士。輩。鄭。重。覆。土。爲。墓。永。爲。紀。念。本。將。軍。親。率。全。隊。之。兵。舉。此。葬。禮。惟。彼。等。戕。殺。我。同。胞。之。叛。兵。今。日。亦。由。我。同。胞。掃。盪。之。吾。無。辜。同。胞。滴。滴。所。流。之。血。當。以。宣。告。彼。死。刑。之。叛。兵。以。舌。拭。淨。之。凡。此。叛。兵。宣。告。死。刑。後。一。一。牽。赴。當。日。屠。殺。吾。同。胞。之。處。謹。舐。淨。其。血。跡。本。將。軍。能。體。此。意。以。洗。此。日。之。耻。辱。脫。叛。兵。有。不。遵。者。鞭。撻。一。惟。所。欲。至。舐。淨。此。血。痕。以。後。乃。牽。至。彼。人。所。建。之。縊。架。而。雉。經。之。

潘。矩。語。此。又。愀。然。曰。厥。後。果。一。一。實。行。此。告。示。之。文。雖。然。彼。既。死。之。人。以。一。瞑。謝。千。古。矣。雖。極。屠。殺。又。與。死。者。何。補。耶。其。後。兩。日。佐。官。萬。婁。來。此。力。索。其。夫。人。及。外。母。之。消。息。而。碧。落。黃。泉。無。從。踪。跡。矣。

嗟夫。凡此所述。均潘矩與我未至克文蒲爾前舉以告余者。今日佐官所投足之處。卽當日一片悲慘恐怖之場。往事直不堪思量耳。佐官第一先往訪昔日夫人所居之小樓。蓋佐官倉猝從軍。卽與夫人小別於此。孰知長恨綿綿。卽此遂成永訣也。耶家距分防營不遠。在市稍轉角處。至則一片荒墟。惟餘焦木斷石。荒涼零落。窗外有樹一株。尙隨風搖曳。而小鳥一羣。啁啾其間。似訝主人來何遲也。

我輩在此廢墟。勾留一小時。佐官低徊憑弔。若不勝悲。又復闔目凝神。似追想當日溫磨幸福之生涯。而不能自己者。遲遲又久。渠不自禁。遂急入我輩之羣。而離此間。嗟夫。佐官今日殆將一一搜取克文蒲爾哀痛之紀念。而訪尋之歟。旣而渠又欲至其夫人避難之營壘。此壘在克文蒲爾之郊原。今已建有一座之寺院。門外喬木參天。敷以小石兩行。森鬱直達寺院之門。寺院之工事未竣。我輩在土木凌亂之中。遙望此一帶殘破煉瓦之牆壁。猶屹立於空氣中。是蓋當日惠蘭爾防守時所築造者。今燬於敵矣。

佐官屹立此廢壘者久之。乃復至夫人最不幸傷心之地。之屏俾瑟樓。來至是。潘矩更不能耐。握佐官之腕而尼之。佐官注視其面。發極可恐之口吻。曰。我輩往哉。潘矩曰。萬婁。我實不願君行。佐官曰。放手。我單身行也。蓋際此時光。實無法可以阻止佐官之決心。使之迴步也。我輩旣至屏俾瑟樓。則已築有花園。林陰花氣。鳥語山光。芳草斜陽。何處尋美人。碧血屏俾瑟樓已改建八角形。於井之周圍。則繞以雅典式之闌干。井上磊石成塔。安置大理石刻天使之像。蓋建此石像者。卽在此叛亂中之印度太守貴族根寧克。

西 洋 之 象 蛇 者



也。而圖案均出自佐官科爾。其一切修建之資亦佐官解囊資助也。

萬婁至。是更不能禁其一掬悲淚。雖良辰美景。觸於眼簾。而空氣中亦似帶悲酸之意。斯時佐官潸然淚下。乃長跽於天使之像前。立於萬婁背後之馬格兒。亦吞聲飲泣。我輩處此愁鄉。亦惟有相對無言。而不知所慰久之。潘矩與馬格兒兩人。遂扶佐官起去。此屏俾瑟樓。嗟夫。此傷心地。寧可久佇耶。余尙見井欄之上。尙有將軍威波爾。以劍所刻之字一行。今雖風饕雨蝕。字半漫滅。然猶得讀之。則曰克文波爾者。最可記憶之地也。嗚呼。此劫灰星星中。蓋有無數美人魂魄在耳。



(未完)

賣解女兒

法國蠶俄原著

(冷譯)

法蘭西當一千四百八十二年正月六日。適值法國的三王節日。又是獸子會日。是日巴黎的市民。來來往往。十分鬧熱。天上火花亂飛。地下衣香。徧洒。人山人海。都湧往裁判所的大堂。上來看鬧熱。裁判所的大堂。上這時正在演那有名的神劇。一時喝采之聲。鼓掌之聲。填樑壓柱。神劇的著作家孤谷。正在左顧右盼。眉色飛舞。忽然場中大哄。一聲傳說。獸子王來了。於是看劇的人都舍了劇台。回頭看獸子王了。那獸子王的形狀。正是怕人。頭如巨鉢。頭上戴着紅毛製帽子。頭與肩的中間生着一個肉瘤。胸骨向外突出。正與肉瘤相對。恰成佝僂之形。脛骨與股骨兩相對看時。更當失笑。好似鋤草的兩把鏟子。一般他的兩足。又是天生不正。兩個手臂。又是屈曲不可名狀的。獸子會的衆人。因他生得奇怪。遂舉了他。獸子獸子。王還的背後。都跟着一般瞎眼的拐脚的。缺手的。滅鼻的。奇形怪狀的一羣殘類。場中看劇的人。一見了這個情形。沒一個不大聲叫好。看劇的心都丟在九霄雲外了。且說這巴黎的獸子會選舉時。原在裁判所大堂。選舉過後。便須游行。巴黎的全市。當時獸子王既已出現。有些無賴。便將他舉了起來。有些獸子在背上。裝着馬。有些執了鞭子。裝着馬夫。一湧出了。裁判所的大堂。所有堂內看劇的人。也都被他帶了去了。王有賸下的。只不過那些年老沒興的人。於是劇台演劇的無精打彩。演了一齣。也就停了。那著作家孤谷。十分沒趣。隨着衆人。也只得散出場來。一人心中暗罵道。這般畜生。全然沒有知識的。有意味。

的神劇不要看都去看那沒意識的獸子大王巴黎人的程度真是可歎了。一面想一面只顧揀着人少處走去。走到了一條小巷裏。正好揣摩他的哲學。推敲他的詩詞。忽然獸子王的一羣擎着火把擁着衆人。又在那邊游行過來。孤谷見了更加觸動了他的氣憤。罵道罷了罷了。如何始終遇着這般可厭的事。忙如逃的一般。揀了旁邊一條小路走了過去。走不到幾十來步。忽又看見前面飄飄揚揚掛幾面旗。旗上畫的一個是法皇的御像。一個是皇太公的像。一個麥克公主的像。餘外另有三面小旗。旗上畫的一個是壞公。一個是蒲達君。一個是牧師。一個是巴其氏。一個是角許夫人。一個是伯斯特。一個個神光奕奕。眉目畢肖。此時天已全黑。照着各處的篝火更顯光彩奪目。惹人稱贊。孤谷到了時也不覺心中歎美道。呼波畫伯真是可羨。真是可羨。忽又想自己現在的處境。不免又是感歎道。我們都是美術界的人。如何命運這般相異。看見了那旗飄展的樣式。又似向自己嘲弄一般。一時忍耐不住。忙又轉向他。逃往別處。又走幾十步。走過了奢奴河的橋。他忽心中一動。尋思道。世上的人都已棄絕了我。我還戀戀於世。何苦因便起了一個死念。將要聳身投河。忽又自己轉念道。世間哲學之士。戀世的固不足道。厭世的亦未免太窄。既有這世界。既生了我。我亦何必厭他。因收拾了投河的意思。又走過橋去。抬頭一望。忽見前面刑場旁。烽火螢螢似有多少人在那裏。便信步過去。點頭沈思道。我走了半日。腹中早已飢餓。身上也覺得冷了。不如且到那烽火邊去借他的火來煖煖身子。再說想定了主意。經向人堆裏來。不料挨進了。

人叢中向着中間一看，不覺驚道：這裏的人原來也在看鬧。熱心中又是不安起來。既挨進後，一時却又走不過去，只得立住了脚，向中間空地一看，只見那空地圍在看客之中，地上攤着一條毛單，毛單上立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身體不甚高大，却極窈窕，面色微黑，好似西班牙人，又似羅馬人，全身穿着金色的衣服，脚上穿着黑靴，甚是小巧，眼內兩個黑瞳，對着人精光奕奕，甚是動人。這時四邊的人見了他，萬分可愛，都張着口看的呆了。只見那女兒手內拿了一個銅鼓，高高舉在頭上，用手指彈着鼓面，一起一落，按了曲譜，兩個尖尖脚兒，便在毛單上東旋西轉，舞蹈起來，金絲的胸絆露了半邊，如柳如蜂的腰，好似隨風招展，往來個不定，兩個手和兩個眼也隨着全身，忽上忽下，忽後忽前的施展，舞了多時，真舞得十分玲瓏，二十分倜透，使那看的人一個個都低聲贊歎道：神女仙女的不絕正舞的興高，時忽然那女兒結髮的鐵片，硃然落地，女兒的髮都散了，開來看的人都又贊歎道：好一個賣解的女兒，好一個賣解的女兒，只見那女兒又從旁邊小包裏取出了一口劍來，去了鞘，將劍尖正對着自己額，翻了一個身，額上却無半點損傷，衆人又都贊歎道：神女仙女，那少女携了劍，又舞了多時，忽然按下丟了劍，叫了一聲，甲克旁邊毛單後，便轉出了一頭白山羊來，角與蹄上都鍍了金，頸上又帶着鍍金的項圈，十分燦爛。少女見他過來，便對他說道：甲克，現在是你做的時候了。說罷，便取了那銅鼓來，授於山羊。口中又說道：甲克，現今是那一個月，那山羊便舉起前足來，向銅鼓上撞了一下，告訴是個正月。衆人於

是同聲喝采。少女又道：「甲克，今天是甚麼日子？」山羊又舉前蹄向鼓上叩了六叩。少女又道：「甲克，現在是幾點鐘了？」山羊又舉前蹄，又向鼓上七叩。叩聲方住，只聽得遠遠地那大時鳴鐘上也是噹噹的鳴了。七下看的人。

於是個個叫好。人人稱異。有些說是神女。仙女有些說是魔法妖法。少女只做出不會聽見低着頭。又問山羊道：「甲克，淨



的一步。步。走。會。經。看。見。過。巴。黎。淨。胎。節。的。見。了。不。覺。哄。然。大。笑。都。道。好。一。個。射。手。長。的。模。型。好。一。個。射。手。長。的。模。型。少。女。接。着。又。問。道。甲。克。宗。教。裁。判。長。覺。而。蒙。氏。說。教。時。的。情。形。是。甚。麼。樣。的。山。羊。於。是。又。將。後。

胎。節。日。巴。黎。市。的。射。手。長。甘。吉。他。步。行。的。樣。子。是。什。麼。樣。山。羊。於。是。立。刻。將。後。足。立。了。起。來。拱。了。前。蹄。裝。着。得。意。的。樣。式。耀。武。揚。威。

足立上。再將前蹄東指西劃，裝着十分滑稽的樣兒，引得衆人又是大笑不止。都說道：「果然是個宗教裁判了頭的樣子。」身的樣子，指手劃腳的樣子，一一畢肖。只少那說教的聲音罷了。正在說笑之間，那少女早取了銅鼓，向着衆人告訴道：「看資看資，請諸位賞賜一些看資。」衆人歡笑之聲，忽地寂然。有錢些都向衣袋取錢出來，大圓小圓都擲了給他。將近孤谷面前，孤谷也伸手向衣袋裏一摸，伸了進去，却伸不出來。你道爲何？原來孤谷的衣袋裏，休說沒有錢，連一點錢壳子都沒有。心中一急，身上倒出了一身冷汗。面前的少女不知就裏，捧着銅鼓，只顧等他。正在左右爲難時，忽然人聲突起，恰好遇了救星來了。東南角上火光燭天，擁着無數的人。猷子大王又在那邊游行過來。那少女一看見那一般無賴來勢洶湧，急忙收了銅鼓，捲了毛單，收拾了器具，背了小包，牽了那山羊，別了衆人，讓路去了。孤谷此時還是一人如醉如癡，呆看着他一隻手還在衣袋裏東摸西摸，口中只說造化造化，却不知來的一羣人是誰。及至到了面前，驚醒轉來，纔知又是猷子王的護從。不免閉着嘴，又暗罵了幾句急急跟着那少女讓過了路，又走了百十來步，那猷子王的游人早已走的遠了。孤谷一人一邊走一邊又想道：「那個少女真是異人，一切舉動都在平常人以外，面貌又生的這般可愛，究竟他是那裏我，我倒要窮究他的出處。」少女向左走，他也向左；跟少女向右轉，他又向右。跟了多時，他腹中却耐不得飢餓，回腸碌碌叫起屈來了。他仍按着腹，慢慢地，在後跟從。忽然耳中聽得抑揚宛轉女兒的唱歌聲音，登時他的精神又爽健起來，鼓着勇。

向前趕去聽那唱歌的何人趕到了。少女近旁纔知道那唱歌的便是少女。心中又着了魔。只顧跟着他向前走。他往那裏去。也不及打算了。這日原是個巴黎市的大祭日。一到晚上。各家的門都已關閉了。滿街上冷峭峭的行人希少。忽然一家樓窗口開着窗。還沒有關。聽得兩人在那裏談話。看那火光的影子。却是兩個年老的人。一人說道：尼克爾先生。天氣如何。這般寒冷。那一個人道：這還不算冷哩。我還記得一千四百七年的冬天。麥達祭日。天已早下了霜了。那時議會裏的書記官記了兩三句後。墨水便已結冰了。這纔算是冷哩。孤谷正在走時。忽然聽得寒冷的話。被他觸動了。果然覺得身上寒冷萬分。一陣的風吹來。好似刀鋒一般吹的面上生痛。正要回轉頭來避過那風。忽又眼光裏一閃。見那少女和山羊在前邊走。登時將那寒冷的心。又丟在九霄雲外了。不知不覺間。又鼓着氣向前追隨。又追了一里多路。突然旁邊小屋裏走出了四五個惡少年。來見了孤谷。衣衫濫縷。又是千。千。千。走得如醉如癡的樣兒。便多跟了上來。擲揄着他。見他走至水溝邊。投了一個石子。在水潑的他一身污水。見他走至鵝羣旁。那些少年又發了一聲喊。驚起了那鵝羣。來都向着他昂昂的叫個不止。孤谷發了怒。罵了一聲畜生。反被他們千乞。丐。萬乞。丐的罵個不止。孤谷急急忙忙。好逃過了那些惡少。看看燈光愈希。行人愈少。遠寺的鐘疎疎落落的響他。不了。那賣解少女早已走的遠了。孤谷在燈光下。看見了影子。忙又急急趕去。賣解少女見孤谷跟着他。屢屢反顧。似有疑慮之色。這時已走入小街曲巷中。十分難走。那少女却似走慣了的。

右旋左轉甚形敏捷恰好走到了一個轉角之處旁邊閃出了兩個莽男子來搶住了少女便走少女張開了嘴好似呼救的樣子搶的人連忙用手將他掩住旁邊的山羊俛着兩腳只是哀鳴孤谷見了不顧利害急忙且奔且喊喊道警察警察快來救命將近奔至那少女前忽然迎面遇了一個漢子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原來便是今日一日間可恨可恐的猷子大王孤谷一見早已先寒了心經不得那猷子大王又鹵莽又力大手起一推那孤谷哲學家早已跌出一丈以外了那猷子王一手挾着少女從黑暗中逃去那個山羊依舊跟在後邊悲鳴不止那少女趁此機會張開了口大聲叫道救命救命孤谷爬了起來要想趕去不意旁邊閃出一個人來大喝一聲道那裏來的無賴漢快將少女放下孤谷看時見是一個衛隊裏的兵官騎着匹劣馬身上穿着全付甲冑手裏拔着指揮寶刀一手將那猷子王拖住奪去了少女那猷子王登時大怒睜着眼蹙跳如雷的猛撲上來想要奪將回去不料那士官號令一聲旁邊黑暗中早跳出了十多個人來都是他隊下的親兵將那猷子王擒住了猷子王再要抵抗時早被他們用繩縛住手脚動撞不得了這時少女在那兵官的鞍上張開了眼正對着兵官好似十分感謝的樣子看了多時纔開口問道救命的將軍你叫甚麼名字兵官答道我姓弗卑少女道弗卑將軍多謝多謝那兵官點了點頭便從馬鞍上放了他下來那兵官便領了兵押着猷子王去了孤谷心中也甚是感激那兵官不止且說那少女自馬上放下後急忙整了衣服收拾了小包那山羊早又跟了過來依舊向前走去孤

谷也依舊跟着。又走過了幾條巷。曲曲折折到了一個所在。孤谷抬頭一看。說聲奇怪。什麼到了貧民窟裏來了。心中又想。像我這般窮無所歸的人。到這裏倒也相稱。忽又看見前邊生着一堆火。又覺羨慕不止。道。他們倒還作樂。像我現在連火都無處可生的。正在心中計較。忽地路旁小屋內走出幾個人來。看他情形都是無賴。口中唧唧噥噥。想是算計人家財的樣子。不免心中生了懼怕。忽又自己暗笑道。像我這般身無半文的人。難道還怕他們掠了財物。遂又大胆向前走去。剛走了幾步。早見一人走了過來。說道。先生先生。給我一個錢來。孤谷小聲喝道。你說什麼。我那裏有錢。叱罷。便急急走過。不料纔走過了一個第二個。又跟着來了。也是哀求道。先生先生。給我一個錢救救我罷。孤谷又要想喝他。對他一看。見他一隻手扶着一隻木脚。却是個手足不具的人。忙又急急走過去。不理他了。豈知他却不肯放鬆。撐着一隻木脚。急急的跟來。口中還是哀告道。先生先生。給我一個錢。讓我去買麵包吃罷。一個未去。旁邊却又來了一個瞎子。一隻眼的手內擎着帽子。頭上蓬蓬如亂草一般。叩頭叫道。快給我一個錢來。我要餓死了。先生先生。孤谷搖着頭對他說道。你們休要看錯了人了。像我這般身邊豈是有錢的。那瞎眼的依舊只顧跟着討。孤谷又對他道。我自這禮拜來。身上的裏衣一件都不留。全數當去了。我所贖下的。只有這不能再當的外衣。三個乞丐依舊不理他。只顧追住了。他不放瞎眼的說道。給我一個錢……跛足的說道。救我一條命……還有一個說道。沒有錢給我些麵包……孤谷只得塞着耳朵。急急向前再逃。那三

個人也急急向前四邊圍着看看前邊的路又要轉灣了孤谷心中暗喜轉了灣忽聞地許多人聲忙向下一看時却更不得了了那地上小的老的男的女的殘病的病的哭的叫的無數的都爬在地上一見孤谷走來如蠅附膺的早又附了攏來孤谷一看不對想要回去早被那些乞兒們圍住走不出來慢慢地只得順着他們再向前進又走了百十來步只見這邊燈火點點都是那些乞兒們的住家心知愈加不妙只得立定了脚不再前去正要算計別法脫出這個重圍不料那些乞兒們都又變了相了單手的從衣袖裏伸出手來獨脚的丟了木脚從脚管裏伸出脚來瞎眼的取去了假眼明晃晃從眼腔內露出眼來那病的殘疾的都丟去一切假裝露出了强悍兇惡的真面目來孤谷一見不覺大驚道這是甚麼所在後邊跟着的一個答道這是是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孤谷道正是瞎眼的能看獨脚的能足這是遇着了耶穌基督了如今耶穌基督安在四邊的人聽了只顧對着他笑孤谷沒法抬着頭又向他們看時只見他們都抿着嘴在那邊說道你來的正好你來的正好你道他們如何這般說法只因這個所在原來不是平常人到的街中所居的人都是在巴黎城內犯過了罪惡或則盜賊或則殺人放火或則騙財詐物受過刑罰坐過監牢的到了現在還是朝出暮歸日間去做那犯罪的勾當晚上回到這裏來做個窠窟的因此巴黎的人叫做他是個罪惡的蓄水池凡百罪惡都從這處流出散布全巴黎的這蓄水池的人物第一是無業游民第二是落魄書生第三是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的逃犯第四是猶太土耳其

的異教徒因此平常人等間決不到此到此的總是那警察偵探來密查暗訪的那些人不知孤谷來歷也認他是警察偵探等類有意來騙他孤谷不知還在那些哭的笑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無數奇形怪狀的人物中茫然自失那些人也不管他挾了他到那一間大破屋中屋中也擁住了無數的醜人中間擺着一張獨脚的圓机孤谷四面一看不覺發聲道這個是甚麼所在你們擁了我來做甚只聽得旁邊無數的人說道拿他到首領前去拿他到首領前去便被他們又擁過了衆人前面地上鋪着一方大石石上燒着無數的火火旁又擺着一張圓檯檯上排着許多酒瓶有三四個人在那裏喝酒早已喝的醉了中有一個面赤身胖的立在正中口中吹着口笛解去了腿上的假腳脫了乞衣正在那裏快樂旁邊坐着一匹極大的犬睜着眼也在那裏向火犬旁又有一個老惡漢指着一個惡少年正在傳授那假癩癩病的方法又有一個在那裏拿着瘡物自修水瘡病棹子旁又圍着五六個惡老婆和那拐騙來的小孩們唱歌玩耍正中擺着極大的一把破交椅上面坐着一人便是這惡漢羣中的首領孤谷擁至首領面前便有旁的人喝道快去了帽子快去了帽子孤谷還沒動早被左邊一個瞎子將帽子奪去了孤谷發了個呆一時不知所措只聽得破交椅上那個首領開口道你是什麼東西孤谷抬頭看時只見那首領身上穿着一件破爛的禮服襟上掛着一個黑暗的勳章手內拿着一條馬鞭子頭上戴着一個小孩們玩耍的王冠心中甚是詫異囁嚅的問道你是甚麼人那首領睜着眼對他看了一眼孤谷不勝惶恐

道。先生閣下教我說甚麼的好呢。旁邊的惡漢齊聲說道。先生閣下。陛下。隨你什麼稱呼。都可得這些事。我們是不注意的。你有甚麼分辯。快快說來。孤谷想了一想。答道。你們要我分辯甚麼。我是今朝……話還未完。那個首領又喝道。你這東西。好沒規矩。你的姓名什麼。還不先報上來。誰和你道。你我問你。你來此地。做甚我們的切口。你可知道。你如何被那三大將軍擒了來的。你到這裏。你快說出你的理由來。不然便要罰你的狗東西。你究竟是甚麼樣人。還是小竊。還是大盜。孤谷又慌恐的答道。我都不是。可憐。我是個詩人。我是個着作家……孤谷的話未完。那首領又早喝住道。好了。我便定你個絞罪。又道。兄弟。你是個念書人。你須明白。你若不服。我定的罪。你也另有個子。或者將你配了這個老婆子。入了我們的黨中。說時。用手指着一個極肥極醜極齷齪的半老婦人。孤谷一看胸中。正在飢餓。不覺要打惡起來。如何敢應承。那首領又說道。再不然。你將家中所有的財產都送了我們。也可贖你的罪。孤谷聽說要他的財產。好似比要他的生命更加着急。連忙哀告道。大王。大王。你的話錯了。我不是別的。我是個詩人。我是個沒有錢的窮讀書人。那有財產來。那首領冷笑道。誰話錯了。你既沒有財產。你快拿了麻繩去罷。孤谷却不肯苦苦哀求道。大王。大王。饒命。饒命。旁邊的無賴奉了首領的命。便取了一條麻繩來。要去絞他。他又哀告道。且慢。且慢。我還有一句話要說。你們聽了我罷。孤谷雖是這般叫。旁邊的無賴只是拍手鼓噪。催那取繩的人去絞他。鬧得滿屋子都是聲音。孤谷的號叫也聽不出了。這時恰好又起了一件事。首領的

玉座旁有一個老婆子携着一個小兒旁邊擺着一個三脚架下面燒着火油上面攔一塊甚肉在那裏燒炙不知因何緣故觸動了首領的怒那首領忽然跳下玉座伸起一腿將正對了那三脚架猛然一脚將那火油燈早踢滅了那三脚架也倒了架上的肉也跌入火油裏了登時小兒的哭聲老婆的罵聲旁邊無賴的笑聲叫聲哄堂大起又鬧了一陣瞬時之間忽然號令一聲那些聲音都住了。一個個都立起了挨着次序鴉雀無聲的立成了個大圈首領起座說道開會開會於是所有的人都昂首靜聽只聽得那首領手指着孤谷說道你這野豬我定你絞罪你說不願絞的緣故何在。你快聽着你既也是個窮漢不是來偵探我們的爲何不肯入我的黨孤谷一聽這麼說法知道除了入他的黨再沒別的解救的便答道偷然入了你們的黨怎樣首領道你要入黨不是入那短刀黨麼孤谷道短刀黨又想了一想道正是首領道那麼便是我們自由團的團員孤谷道自由團……首領道又是我們切口國的國民孤谷益覺茫然道切口國……首領道也是我們無家者的徒衆孤谷點頭道無家者首領道你都知道了麼孤谷道都知道了首領道那麼你還是要絞孤谷愈加驚駭道什麼還是要絞首領道你不須着急這個絞法却和平常的絞法不同取了巴黎浪兒的費用買了上等的絞石這個快樂真是人間無比的孤谷聽了不覺勃然大怒用了拉丁說道我是已經入了你們的破落戶黨短刀黨切口國自由團你爲何還要這般欺侮我你可知道我是個詩人是個哲學家哲學之中如何渾這混沌的種子。在內首領見他面

有怒色。聲音粗暴。也不覺勃然大怒。罵道。你那厮爲何。這般無禮。我倒抬據你。你不識好歹。將希布來語。罵我。你休認我是聽不出的。我雖是個破落戶。掠財奪物的。我却不是個小竊偷兒。掠財奪物。總是殺了人。放了火的。你休小覷了。我說時。聲色俱厲。萬分可怕。孤谷不覺胆怯起來。連忙哀告道。大王。我不是罵你。而且我說的。不是希布來語。是我們做詩講哲學時用的。拉了大王。休錯認了。首領聽了。更加怒道。休得胡說。難道我還不知道的麼。現在你的罪更重了。你願入那浮蕩的黨徒麼。孤谷道。情願情願。首領便命旁邊的黨員去取那三脚架來。又對孤谷說道。你若能殼隔牆偷兒。不驚隣右。方能赦你的罪。孤谷道。能殼能殼。於是兩三無賴。早携了一個三脚木架出來。架上四邊都繫着響鈴。又取了一頂帽子。帽子上也縫着響鈴。先將三脚木架排在地上。木架前頭又繫着一個草做的人形兒。然後又將那響鈴的帽子戴在孤谷頭上。首領便命孤谷爬上三脚架去。又命令道。倘若架上的響鈴和你帽上的響鈴一有聲音。你的命便沒了。孤谷無法。只得凝心靜氣。穩着身子。輕輕地爬上架去。首領又命令他道。你爬上架去。須將那架前繫的人形取他下來。你如沒有響聲。纔可赦你的罪。孤谷聽話。不覺阿呀一聲。要想伸手去取。那頭上的響鈴早有響了。旁邊看的人見他鈴聲一響。知道依舊免不過絞罪。不覺拍手喝采。孤谷此時又急。又氣。一時說不出話。只得先從三脚架上爬了下來。還想向那首領討饒。首領先開口道。你這野豬。那是你的自不小心。自己命運不好。你的死也怪不得我了。說罷。又連聲喝道。快將他去絞罷。快將他去。

絞罷孤谷叫道大王饒命大王饒命首領不再理他早有旁邊走過幾個人來將孤谷兩手縛住又有幾人拿繩過來將他全身細好只待首領發聲號令立刻將繩收緊了首領忽然搖手止住道且慢且慢我還忘記了一件事便回首問那婦人們道你們諸位女黨員可有要這野豬的麼所有在前的婦人都答道誰要這酸野豬來孤谷聽了心中又驚又喜驚的是那些婦人不要便要絞死了喜的是那些婦人們奇形怪狀實在可怕偷然他們要了如何與他們相處得來幸喜他們不要心中驚喜未定早見後面走出三個婦人來說道讓我們先來看看他再說孤谷忙也向着他們三個看只見第一個走上來的身軀又肥又大四方臉闊嘴大眼滿面麻痘一見可怕殺人見了孤谷便說道真是窮酸子衣服穿着這般縷的又道你的襪子讓我看孤谷道失落了婦人道還有帽子呢孤谷道被他們奪去了婦人道你的靴呢孤谷道也沒有了婦人道你的銀錢呢孤谷道連一文也沒有婦人怒道那麼只得絞了說罷不顧而去第二個來的比那去的更是可怕年紀早近五六十歲了面上都是一臉的縐痕而且眼睛鼻子都受過了梅毒早已殘缺不全斜着眼珠向孤谷一看也不說甚麼只說道太瘦太瘦第三個來的却和前面兩個不同非但不是奇醜的老婆而且又不是平常的少婦竟是一個十八九歲黃花未開的妙女子臉上滿頰桃紅眼底一腔秋水十分美麗孤谷一見那少女便念佛似的哀告道天女仙女快救了我的性命那少女抬了頭向他看了一看便沉着兩眼自弄衣角孤谷忙對他說道快救我快救我那個少女

搖了搖頭不理他。自後便轉向去了。旁邊的無賴都拍手笑道：野豬野豬，你的命運真是不好！一個人都不要你的。其餘的人又和着叫道：快將他絞了罷！快將他絞了罷！孤谷此時茫然如入夢境，竟是不知所爲。忽然聽一聲尖而且峭的聲音叫道：且慢且慢！孤谷覺得這聲音甚熟，好似甚所在聽得過的。忙抬頭看時，原來不是別人，便是跟着他來，誤投這裏的賣解少女。一手携着小包，捧着銅鼓，後面跟着山羊，立在那首領旁邊。首領見他說且慢，便橫斜着眼問他道：你想這個人不當絞死他麼？又含着微笑道：你難道要嫁這個人麼？賣解女兒抿着嘴，點點頭道：正是我要嫁他。孤谷聽了這話，心中又驚又喜，又如墮入夢中。一切事情都已忘了。等到醒了，再來身上所縛的繩早已全數解去。首領已向身後取了一個土瓶出來，對孤谷說道：你可將這土瓶來打破他。孤谷手起瓶落，早又打的粉碎。首領又叫賣解女兒和孤谷立在一邊，用手撫摩着兩人的頭，說道：同胞，這女兒現在便是你的妻室了。又向那女兒說道：妹，這野郎自今以後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向二人說道：你們兩人自今日起，以四年爲期，任你們的心，無論前往何處都可自由。說後，便命賣解女兒帶着孤谷走了。這便是他們盜賊黨中結婚的儀式。閒話從簡，且說孤谷跟了賣解女，走到一間小小的房子內，房中有床有椅有桌有燈，且又十分和煖。又同了一個年輕美貌婦人，苦盡之後，自然十分快樂。兩人相視半晌，孤谷心中又如做夢的一般，獨自沉吟道：我如何到了這裏來的？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無論如何，我現在總是他的丈夫了。便起身走向少女旁來。那少女

急。忙。向。後。退。了。幾。步。避。過。了。他。說。道。你。做。甚。麼。孤。谷。道。我。要。問。你。你。叫。甚。麼。名。字。少。女。道。我。叫。梅。兒。孤。谷。道。梅。兒。我。要。問。你。一。件。事。梅。兒。道。你。問。甚。麼。我。不。知。道。孤。谷。道。什。麼。不。知。道。我。如。今。是。你。的。人。了。你。如。今。也。是。我。的。人。了。麼。你。想。什。樣。說。時。便。要。用。手。去。携。梅。兒。的。手。梅。兒。忽。然。跳。將。起。來。退。至。房。的。一。隅。宛。如。星。馳。電。掣。一。般。向。身。邊。早。拔。出。了。一。把。小。劍。指。着。孤。谷。的。額。上。孤。谷。不。覺。十。分。害。怕。看。他。面。上。早。已。變。了。怒。容。睜。着。鳳。眼。豎。着。柳。眉。儼。然。不。動。的。立。着。旁。邊。那。個。山。羊。忙。也。奔。至。梅。兒。的。面。前。斜。觸。着。金。角。預。備。抵。敵。的。樣。子。孤。谷。忽。然。叫。道。可。怕。可。怕。又。叫。道。快。休。要。如。此。梅。兒。喝。道。你。知。道。自。己。失。禮。了。沒。有。孤。谷。忙。道。我。知。道。了。失。禮。失。禮。却。又。含。着。笑。顏。道。既。然。這。樣。你。爲。何。要。我。做。丈。夫。梅。兒。道。我。看。見。你。將。要。被。人。殺。害。所。以。特。地。救。你。的。孤。谷。道。你。原。來。救。我。絞。罪。的。梅。兒。道。除。他。之。外。還。有。甚。麼。思。想。孤。谷。道。還。有。男。女。的。戀。愛。不。然。我。和。你。擊。破。那。土。瓶。做。甚。麼。的。這。時。梅。兒。的。劍。和。山。羊。的。角。又。相。逼。而。來。孤。谷。忙。又。說。道。梅。兒。你。既。救。了。我。如。何。又。這。嚇。我。我。是。文。人。見。了。這。刀。劍。是。看。不。慣。的。請。你。快。收。起。了。罷。自。今。以。後。不。得。着。你。的。允。許。決。不。近。你。的。身。是。了。梅。兒。聽。了。這。話。便。收。了。短。劍。變。了。笑。容。掉。頭。道。這。樣。便。好。孤。谷。又。道。現。在。我。却。腹。中。餓。了。可。有。東。西。給。我。吃。麼。梅。兒。笑。道。這。個。容。易。便。向。旁。邊。廚。內。取。出。了。麵。包。鹹。肉。一。個。吃。殘。的。萍。果。一。杯。麥。酒。放。在。桌。上。叫。孤。谷。吃。孤。谷。這。時。如。獲。至。寶。便。將。一。樣。樣。來。吃。了。吃。時。梅。兒。坐。在。對。面。相。倍。不。發。一。語。面。色。微。有。笑。形。兩。手。閒。着。無。事。全。無。用。心。的。將。那。山。羊。角。上。撫。摩。此。時。桌。上。黃。蠟。之。燭。悠。然。而。融。滿。室。

之中。和氣。盎然。方纔的。殺機。早已。消滅。盡了。孤谷。吃賸了。半個。萍果。因問。梅兒。道。梅兒。你要。吃。不要。梅兒。搖了。搖頭。此時。天花。板上。忽然。響了。一聲。孤谷。和。梅兒。都。仰頭。向上。看。孤谷。看見。一個。礮石。做的。怪人。頭。不覺。歎道。我。雖。生的。不好。看。比。這。怪人。頭。却。也。不。輸。甚。麼。如。何。人。都。討。厭。我。來。梅兒。聽了。這。話。忽然。叫道。你。孤谷。道。梅兒。道。你。說。甚。麼。梅兒。正。和。孤谷。說。話。忽然。衣。角。被。那。山。羊。牽。住。了。梅兒。罵。道。你。做。什。麼。忽。又。醒。悟。轉。來。道。你。也。腹。中。餓。了。麼。便。將。孤谷。吃。殘。的。萍果。給。了。山。羊。吃。山。羊。便。在。梅兒。掌。中。吃。了。孤谷。這時。趁。勢。又。問。梅兒。道。梅兒。你。爲。什。麼。不。要。我。做。丈。夫。梅兒。道。我。不。要。孤谷。道。那。麼。你。也。不。要。我。做。情。夫。麼。梅兒。道。我。也。不。要。孤谷。道。那。麼。可。要。我。做。朋。友。梅兒。想。了。一。想。這。個。却。還。不。止。孤谷。聽。了。却。還。不。止。四。字。不。勝。欣。喜。梅兒。又。道。你。可。知。道。朋。友。是。什。麼。樣。的。孤谷。道。朋。友。的。樣。子。是。兩。個。人。成。了。一。樣。心。譬。如。一。個。人。生。了。兩。隻。手。似。的。梅兒。道。那。麼。戀。愛。是。什。麼。樣。的。孤谷。道。你。說。戀。愛。麼。戀。愛。也。是。兩。箇。和。好。的。意。思。兩。個。人。和。好。混。成。了。一。個。人。混。成。之。後。便。生。出。一。個。天。使。來。了。此。時。賣。解。女。梅兒。忽。然。面。上。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光。華。愈。見。得。昏。紅。齒。白。神。彩。飛。舞。一。時。處。女。的。美。成。人。的。美。仙。女。的。美。聚。於。一。身。孤谷。遂。大。着。胆。又。問。他。道。梅兒。什。麼。樣。的。人。是。你。喜。歡。的。梅兒。道。我。所。喜。歡。的。是。男。子。孤谷。道。像。我。這。般。如。何。梅兒。道。世。上。的。男。子。須。有。頂。天。立。地。的。志。氣。環。甲。執。戈。的。精。神。纔。好。算。得。孤谷。道。倘。使。不。環。甲。不。執。戈。的。男。子。你。不。喜。歡。的。麼。梅兒。道。便。是。喜。歡。我。也。只。好。當。他。是。個。情。人。孤谷。道。情。人。情。人。梅兒。點。頭。含。笑。也。不。爭。執。孤谷。道。

情人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梅兒道：「今夜却如何是好？」孤谷道：「始終這樣，我是不喜歡的。」又道：「你如何不喜歡我？」梅兒向他看了一眼，紅着臉對道：「我不能保護我，所以我不能喜歡你。」孤谷聽了這話，便記起兩點鐘前賣解女被人搶劫時，不能上前救他，所以現在受他這話，便也紅着臉說道：「你方纔被那怪人搶去後，如何脫了身的？」梅兒登時憶起方纔的事來，全身戰慄，答道：「可怕，可怕，那樣佝僂的人說罷，將手掩住了臉，好似發寒的樣子。」孤谷也和着他說道：「可怕，可怕，但是你如何脫了身的？」梅兒微笑不答。孤谷因又問道：「他爲什麼也跟你來的？」你知道他麼？」梅兒道：「我不知道他，但是！又接着說道：「你也跟着我來的，是爲什麼？」孤谷道：「我實對你說，我爲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之後，兩人又相對無言了，半晌，孤谷取了桌上的小刀，在桌上閒弄，梅兒微笑，眼看着壁間，若有所思，忽然開口唱道：

天上百鳥人間年少羽兒翩翩音兒好……

孤谷聽了，撫掌歎道：「可愛，可愛。」又道：「你是我的阿妹。」阿妹道：「阿妹，你爲什麼叫做梅兒？」梅兒道：「我不知道。」孤谷道：「休得如此，你總須告訴我的。」梅兒便從懷間取出一個頸鎖，來開了鎖，放下一個小皮匣，來開了皮匣，裏邊有個水色絹包，絹包內又取一個小小的白玉，來那白玉的花紋是琢成一朵梅花，因指着梅花對孤谷道：「大約是爲這個緣故。」孤谷也要伸手過去取那皮匣，來看梅兒連忙搶住道：「這個却看不得，這個裏邊是我身體的護符，輕易經動了，他是受福的。」孤谷奇異道：「這個護符，你是那裏來的？」梅

兒不便回答。先將梅花玉包好了。放在那皮匣裏。又將皮匣依舊掛在懷中。孤谷此時。早又連問了幾句。你從那裏來的。你從那裏來的。梅兒又道。我不知道。孤谷道。這護符上。是那。一國的文字。梅兒道。是埃及文字。孤谷道。原來如此。我也。想。你。是。埃及。那邊。的人。梅兒。我想。你。決。不。是。這。法。國。生。的。梅兒道。我。也。不。知。道。孤谷道。你的父親。你的母親。還。在。不。在。梅兒。忽然。又。唱。着。古。歌。道。

我父是鳥。我母亦然。不船而渡。飛行自然……

孤谷又叫道。妙呀。妙呀。又問他道。梅兒。你到我們法國來。可有幾年了。梅兒道。不多幾時。孤谷道。那麼來。這巴黎。在甚麼時候。梅兒道。便在去年。我從華脫白兒到巴黎時。空中的紅雀。正在飛來。飛去。大約將近八月底了。孤谷道。原來如此。又問道。那個埃及人。便是你們的首領。不是梅兒道。正是孤谷道。我們的夫婦。便是他。分判的麼。梅兒又斜眼睨他。答道。正是他。又說道。你的姓名。我還不知道。哇。孤谷道。我叫孤谷。梅兒道。這名氏。甚好。以前。歷史。上。出。名。的。甚。多。孤谷聽說。正要買弄他。說他自己的歷史。只聽梅兒口中現吟道。弗卑。弗卑。孤谷道。弗卑。是甚麼。又道。依着拉丁語。解來。弗卑。是太陽的名字。梅兒詫異道。是太陽的名字。搖頭道。不是。太陽。是一個天神的名字。是個美男子。弓手的名字。說時。其聲十分悲憐。孤谷甚是懷疑。忽見梅兒的手巾。落下地來。忙俯着身子。去替他拾。抬頭起來。梅兒不知何時。早已走出去了。只聽得他在外邊說道。所有的牀鋪。都替你預備好了。你便在這房裏睡罷。我便去了。孤谷因向房內看時。只

見。有。個。大。的。竹。筐。竹。筐。的。蓋。已。多。殘。缺。上。面。鋪。着。一。條。單。子。旁。邊。有。個。杭。頭。孤。谷。此。時。也。已。疲。倦。便。歪。在。那。竹。筐。上。頽。然。睡。下。心。中。暗。笑。道。這。是。我。孤。谷。的。洞。房。初。夜。



(完)



萍梗隨筆

莫愁湖

莫愁湖以盧家少婦而得名。考莫愁身世始莫愁而終以一愁字了之。世易時移。河山屢異。一泓之湖水。豈真長此莫愁耶。予嘗有詩云。曾聞天子號無愁。又見盧家有莫愁。試問游人愁也。未。湖山歌舞一齊休。請讀者下一斷語。又今之莫愁湖上。建曾太傅祠。額曰江天小閣。坐人豪。直欲奪莫愁之席。取而代之。亦有詩曰。南國佳人字莫愁。湖山千載尚風流。緣何兒女傷情地。乃有人豪坐上頭。曾太傅而有靈歟。敢以質之。

色隱

色隱二字。名詞甚新穎。衛泳之悅容編始發明之。以爲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殆迦陵婦人集所謂。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歟。攷古之以色而隱者。如范大夫挾西子扁舟泛五湖。得免句踐之誅。韓蘄王與梁紅玉騎驢湖上。得免秦檜之忌。他如謝安之東山絲竹。馬融之絳帳笙歌。皆隱於色者也。而況眉如遠

山眼如秋水。艷如春花。爽如朗月。巧語如流鶯。清揚嬌嬈如茶香。如游絲。如烟縷。於山川花鳥之中。得一美人而偕隱。山川花鳥。倍覺相映。生輝別饒。清趣曠野無人。唱隨自樂。直如亞當夏娃之甫生。不知人間世有競爭煩惱事。陶篁村有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掛帆人。誠所謂以色隱也。

娼妓與僧道

娼妓與僧道。儒生皆痛惡之。以其不能生利而耗人之資財也。然僧道中固多高人。娼妓中亦多名媛。有志之士。斧柯莫假。憤時嫉俗。遂遁為黃冠草履。歷朝鼎革之時。其不自裁者。多以僧道自隱。至娼妓或為名門淑女。為拐騙而鬻入青樓。或亂世被掠。沒入教坊。

燼餘錄謂鼎革後城鄉遍設甲士拿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不辛有母姑兒女牽繫欲求兩全者逃避無所俯仰無資竟出下策為舟妓虎邱桃塢之間遂多名妓皆良家子耳馮玉媛為某宦聘媳李巧巧為某學士女曹大娘為某縣令妻沈痕為某牧伯寡妾是也王阮亭秦淮詩註云金陵舊院有頓脫二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 其不能痛惡之者一也。

匹夫匹婦。年荒家貧。膝前子女成行。不能仰事俯畜。不得已以男為僧道。女為娼妓。近今尤多。是娼妓與僧道。又均在哀鴻之列。其不能痛惡之者二也。邇來歐美各國。文化可稱極盛。而娼妓與僧道。皆不在禁除之列。愛敬與矜憫。二者必有一焉。

婦女吃煙之害

往歲日本開博覽會於東京。其人類館有一台灣纏足婦人食鴉片。我國人見而大嘩。以為大恥。力爭去之。予謂既知恥。則宜父詔其女。夫詔其妻。以痛除之。庶可一雪其恥也。西俗凡男子對婦女吃雪茄煙。為

大不敬。誠以婦女極爲清淑嬌貴。煙之臭味。恐其厭聞也。况忍自吃之乎。况忍自吃鴉片乎。女子以顏色嬌潤爲美觀。食烟者則面黃枯槁矣。女子以言語清脆爲美觀。食煙者則聲音帶啞矣。女子以女紅家政爲職任。食烟者則百事偷惰矣。女子以胎教姆教爲義務。食煙者則流毒子女矣。海澄邱菽園謂女子件件可耐。惟吃烟不可耐。曾慨乎言之。吾願天下之錦心繡口人。慎勿使不可耐也。

王月

余淡心板橋雜記謂桐城孫武公欲娶王月。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携月赴任。寵專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以享羣賊。貴池劉輿父五石匏。則謂孫武公狎王月。其婦方氏患之。風黔人蔡如蘅納爲妾。蔡旋任安廬道。死獻賊之難。妻妾殉焉。獻賊知王月名。必欲生致之。月遂死。孫武公有祭月文。痴矣。等言。王月死也。而貞淫之別如此。何傳聞異詞之甚歟。抑孫武公之祭月。亦如崇禎之祭洪承疇耶。而合肥何允譽秋吟第十三首注曰。廬州城陷。蔡香君兵使被執不屈。數日死城外。夫人墮井死。姬人王月生。平康名姬也。同被執死。余友許石疏作傳以記之。詩曰。淒淒瘦日鬼煩冤。陰雨啾啾代石言。鬼國有拳能透爪。湘娥捐珮不歸魂。八公草木呼終仆。一代胭脂死報恩。今古是非惟野史。誰人有力正乾坤。亦言王月之與香君同死。三百年來。已成疑案。然予讀山陰

張宗子陶庵夢憶。謂王月生矜貴寡言笑。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賭者。好茶。善名士。閔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王月之品格既如是。其高貴。且閔老子取友必端。似不至於從賊而後死。當以板橋雜記之言爲誤也。

風流乞食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盡給散後房歌姬。熙載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此爲風流乞食之始。許意周詩話謂。東坡以玉帶贈佛印。印酌以蔬衲。東坡作詩謝之曰。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東坡且欲效之矣。北夢瑣言謂。斐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設法度人。此又一韓熙載也。又唐六如集有云。六如常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市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此則又有數韓熙載矣。湘潭黃九烟撰張靈崔瑩合傳。謂張靈字夢晉。常於虎邱行乞。崔瑩於舟上見之。嘆爲真才子。有才子風流第一人。顧隨行乞樂清貧之句。韓熙載因得美人而行乞。張夢晉則因行乞而得美人。尤奇矣。

以詞代書

以詞代書。始於顧華峰寄吳漢槎寧古塔賀新郎兩闋。情真語摯。句句從肺腑流出。庚子孟冬。予客贛江。曾作賀新郎一闋。寄鬻兄萬弟云。堂上平安否。想家中弟兄親友。依然如故。別後風餐還露宿。歷盡淒涼。

無數嘆一棹更歸何處。十八灘頭。燐火碧。莽關山。萬里魂飛苦。說不盡怨和慕。贛江道上。巡查艤務。轉與那鹽牙市儈。晨昏同處。無奈鳥啼風又急。白草黃蘆酸楚。更畫角哀鳴如訴。擊柝報關。原不惡。但家貧親老。終無補。歸去也。彩衣舞。髯兒評爲語。語語從心坎中打入。語語從心坎中打出。讀之不覺泣下。予尙有寄某校書賀新郎詞一闕云。玉體如常否。記當年花裏相逢。春心纔透。嬌怯腰肢。時一擁。醉眼魂。予色授更淡淡。眉嬾微。縷一縷。情絲空際。裊是多情雲雨。初諧候。雲鬢亂。圍帶瘦。別來一日。三秋久。空憑那雙雙燕子。丁寧意。厚無奈。重簾常不捲。生怕春光暗漏。又只恐佳期辜負。綠葉成陰。花結子。遠歸來。恁便成珍偶。更何日。重携手。二闕皆以詞代書。而一爲家報。一爲情簡。雖用詞命意不同。而一往情深則一也。

鞦韆戲

說文謂鞦韆繩戲也。高無際鞦韆賦序。謂漢武帝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開天遺事謂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唐詩則有綠楊低映畫鞦韆。鞦韆院落夜沈沈之句。秋千之戲。漢唐宮中最甚。民間閨閣效之。推其義。蓋因女子深居簡出。秋千之戲。則可以暢精骸。隱爲女子之體育。漢唐以後。富貴家婦女。戲之者日少。今女學盛興。始有秋千之戲。以復古制。五石韆云。有輪子者。加以輓轆轉。可容數十人。高二三丈許。距地十餘尺。貧婦村女。元夕後輒共事此。謂可以却疾。亦古者鞦韆之遺意也。

間島之歌伎

間島爲我國之延吉廳。日本既并高麗。進窺間島。朝廷特簡某都護爲延吉邊防大臣。一日某都護大宴外賓。徵召伎女侑酒。其伎女之種類。有日本伎。有俄伎。有高麗伎。而土伎則生涯寥落。不得與之頡頏。某都護慨然遐想。以爲利權不可外溢。乃於滬上召致蘇伎數十人。使爲延吉之樂籍。其容貌之娟妍。裝束之淡雅。談詞之圓轉。周旋之便捷。真令見之者眉飛色舞。未曾真個。已覺魂銷。於是蘇伎之名。喧傳於黑山白水之間。歌喉扇影。一城皆傾。日俄高麗之妓。望之色阻。漸乘間逸去。纏頭脂粉之費。遂爲蘇伎所獨得。說者謂某都護之在延吉。糜款數十百萬。惟召致蘇伎一事。風流盃酒間。隱以收回權利。抑所謂折衝樽俎歟。

秦淮妓院之盛衰

秦淮富有明之時。淡煙輕粉。號稱極盛。泊乎燕京不守。而烟花南部。猶似昇平。觀板橋雜記之所記載。不勝一代興亡之感。我朝龍興以來。金陵仍爲東南大都。畫舫笙歌。不減前代。續板橋雜記。及詩人之所歌詠詳矣。洪楊亂後。滿城焦土。曾太傅規復六朝勝景。首興秦淮。觀夫白門秋柳記。可知亦極一時之盛。自某督因置官舫於秦淮而被劾。繼之者因而有冶游之禁令。於是秦淮一水。遂蕭然冷落矣。說者多以秦淮之冷落。由於某督之大殺風景。然而秦淮之所以衰者。尙不在此也。通商以來。上海鎮江。相繼開埠。

蘇之名妓。遂皆集於滬揚之名妓。遂皆集於鎮。已足使秦淮減色。近年鐵道通行。駕言出游。又甚便利。非如往昔之舍秦淮別無行樂地也。而况秦淮又失修濬。其水濁而不清。妓院河房。窳敗欹側。非復昔年之紅亭翠館。尤足使游人裹足。即使無某尙書之禁令。而秦淮已丁末運矣。乃者金陵之城北。既大開勸業博覽會。某勸業道建議。徙秦淮畫舫於後湖。遷秦淮妓院於勸業路。以興新市面。此議果行。數十年後。秦淮兩岸。不爲一片荒郊。卽爲一閩之市。六朝金粉。更無遺迹。可尋矣。

按某君金陵雜詠詩有云。從古工商有大家。也應四野遍桑麻。如何絕妙回春手。第一經綸是種花。最見風人之旨。司勸業者。勿以里巷歌謠而忽之。

蓮足專書

方荔裳著有香蓮品藻。金園雜纂。貫月查采蓮船等卷。皆蓮足之專書也。然吾觀其雜纂數十條。其不忍聞云。初纏嬌女。病足呻吟。不可過云。雞眼痛。解纏猝聞足氣。難忍耐云。脚指縫癢。初纏不許啼哭。勸不得云。母爲纏足責女。悔不得云。足小不利跋涉。大可使愛蓮足者。觸目驚心。至貫月查采蓮船者。皆以鞋盃爲觴政也。妓鞋行酒。始於楊鐵崖。人履本穢。蓮足之履。則尤穢。其微生蟲。不知幾千萬也。以著於衆體下。之穢物而升之綺筵。把向樽前行酒。直下流之。惡作劇。烏得爲風流自賞哉。貫月查采蓮船二書。可焚也。

櫻藕戲

王漁洋香祖筆記謂吳中有三敝俗。馬弔戲其一也。馬弔戲今無攷。而麻雀牌之風盛行。幾於賢者亦樂此。鄉人皆好之。而閨閣名媛。勾欄名姬。尤樂此不疲。成爲風俗。唐岑參詩云。美人一雙閑且都。紅牙縷馬對擣蒲。玉盤纖手撒作盧。宋李元膺詩云。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近人陳湘衫詞云。隣家姊妹團團坐。纖纖玉笋沾微唾。葉子乍拈來。攢眉細細排。是女子之喜擣蒲。由來已久。曲房斐几之間。錦綉雜坐。日以繼夜。最足以誨盜誨淫。太平廣記謂薛昭遇三美女。請投骰子。得采多者。可荐枕席。是直以蒲擣爲媒介矣。

婦人識鑒

謝肇淛文海披沙謂。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稽阮。達旦忘歸。鐘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桓元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臯。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皆古婦人女子有人倫之鑑。以予所攷。尙不止此。如漂母之能識韓信。而不望報。紅拂妓能識衛公李靖。又識楊素爲尸居餘氣。又識虬髯客。梁紅玉能識斬王韓世忠。日本寡婦能識鄭芝龍材力。能取二百萬。廣揚雜記崔瑩能識行乞之張夢晉爲眞才子。崔瑩張靈合傳李香君能識侯朝宗。又能識阮大鍼。田仰爲閹黨。板橋雜記皆婦女之有卓識。而非男子所及也。

小說新語

余嘗於新小說之小說叢話中。論吾國小說有爲舊社會女子教科書者。如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等類。實則吾國舊時男子。何嘗不以小說爲教科書。今時一般社會所有種種思想及希望。大都皆發源於舊時各小說中者。居其十之七八。然則欲求社會之改良。不能不於小說加意焉。

舊時小說。士人之希望。非作才子。卽點狀元。才子狀元之外。無他思想矣。武士之希望。非作強盜。卽作捕快。（此新近流行之彭公案施公案等書之教育也）強盜捕快之外。無他思想矣。然近時偶有一二新作。又往往去舊作遠甚。於是不能不從事於繙譯。而又不加別擇。實足爲社會之大害。卽如歐美小說。頗多注意於金錢。其書結尾。往往得一美妻。而父卽死。父死而家產乃歸其手。若視爲美滿者。此種小說。已譯出者甚夥。吾甚願後之譯者。少留意焉。

吾國舊時小說。如水滸。如西廂。如紅樓。如金瓶。皆極著名之作。或謂金瓶有何佳處。而亦與水滸紅樓並列。不知金瓶一書。不妙在用意。而妙在語句。吾謂西廂者。乃文字小說。水滸紅樓。乃文字兼語言之小說。至金瓶則純乎語言之小說。文字積習。蕩除淨盡。讀其文者。如見其人。如聆其語。不知此時爲看小說。幾疑身入其中矣。此其故。則在每句中無絲毫文字痕迹也。

孽海花一書。重印至六七板。已在二萬部左右。在中國新小說中。可謂消行最多者矣。但其中隱託之人

名聞者多不甚了了。茲將其中人名概行標出列表如下。

金雲青

即洪文卿

龔和甫

即翁同和

潘八瀛

即潘伯寅

黎石農

即李芍農

李純客 治民

即李蕤客 慈銘

莊小燕

即張樵野

莊崙樵 佑培

即張佩綸 幼樵

陸萃如 仁祥

即陸鳳石 潤庠

錢唐卿 端敏

即汪柳門 鳴鑾

何珏齋 太真

即吳清卿 大激

唐常肅

即康長素

王子度 恭

即黃公度

過肇廷

即顧輯庭

呂莘芳

即李經芳

匡次芳

即汪芝房

謝山芝

即謝綏之

許鏡澈

即許景澄

雲仁甫

即容純甫

貝效亭

即費幼亭

李台霞

即李丹崖

潘勝芝 曾奇

即潘曾祚

徐忠華

即徐仲虎

莊壽香 芝棟

即張香濤 之潤

馬美菽

即馬眉叔

呂順齋

即黎純齋

薛淑雲

即薛叔耘

李任叔 即李壬叔

米筱亭 即費妃懷

姜劍雲 即江建霞

王憶莪 仙配 即王益吾先謙

祝寶廷 滬 即寶竹坡

黃叔蘭 禮方 即黃漱蘭 體芳

黃仲濤 即黃仲弢

袁尙秋 即袁爽秋

繆寄坪 即廖季平

連沅 沅 荅仙 即聯元

成伯怡 即盛伯熙

段扈橋 即端午橋

聞韻高 即文芸閣

荀子佩 即沈子培

汪蓮孫 即王廉生

馮景亭 即馮桂芬

孽海花之前小說佳者為海上花列傳其中人名大都均有所指今畧舉數人列表於後

齊韻叟 為沈仲馥

史天然 為李木齋

賴頭龍 為勒元俠

方蓬壺 為袁翔甫(一云為王紫銓)

李實夫 為盛樸人

李鶴汀 為盛杏孫

黎義鴻 為胡雪岩

王蓮生 為馬眉叔

小柳兒 為楊猴子

高亞白 為李芋仙

野叟曝言中之匡無外乃王姓余雙人乃徐姓皆作者之至友也

法國小說家最享重名於世者爲大仲馬與蠶俄二人。大仲馬著作頗富。大都將法國史事參以己意編成者居多。其文浩蕩廣博。能令閱者眉飛色舞。蠶俄生平著述祇三部。無一不由千錘百鍊而出。用意深刻。實應居世界小說家之第一席。其二書一痛社會之惡劣。一憤法律之無當。一詆宗教之腐敗。其書名一爲鐘樓守。一爲噫無情。一爲噫有情。一書卽本報所登載者。其中大旨甚不滿意於歐洲宗教。察其用意却頗與佛旨相合。惜其未得一讀釋氏之書。不然必能有所發明。爲歐洲之廣長舌也。



平等閣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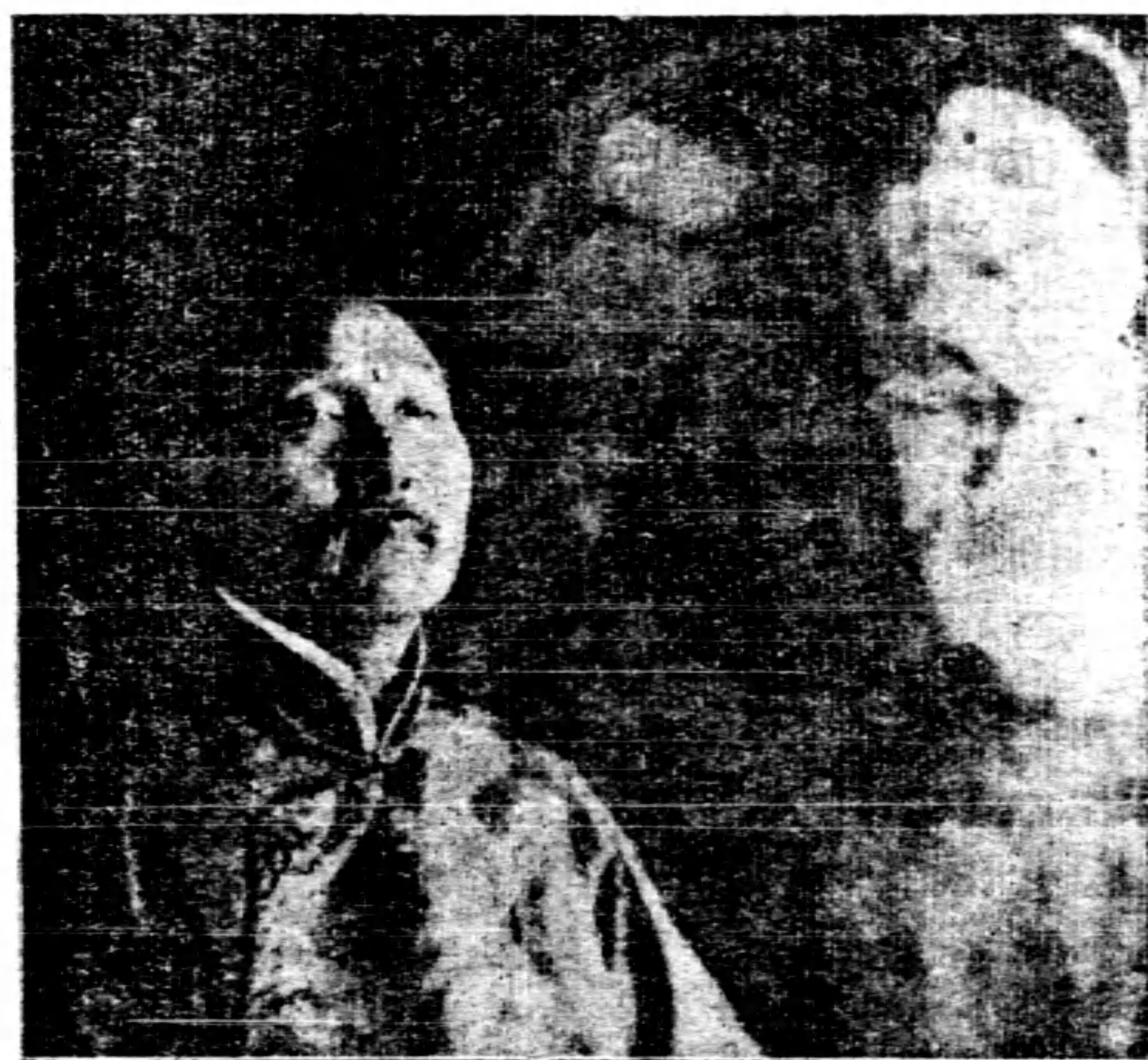
鬼神之說。人多以爲乃迷信佛教者之妄言。自近時歐美研究此學者日盛。以鬼學博士名者有人。於是始不以迷信目之。亦可笑也。馬相伯先生言。美國於四十年前。有一巨富。喜研究此道。曾登廣告。願以家資數百萬爲賞格。存之銀行。如有人真能使鬼之形狀。確實有據。發現於人前。使人鬼之界無阻者。卽以此資相贈。以此之故。美國研究此學者甚衆。然雖能發明鬼學多種。尙不能得此賞格。今計此款。應在一二千萬左右矣。

伍秩庸欽使。誠爲君子也。向不妄言。素亦不信鬼神之事。其使英時。聞有報館主筆某君者。與其已死之婦。每日談話一點鐘。日日行之。已經一年有餘。乃特往訪之。因邀之偕往。則頗似中國關亡之狀。鬼附於一女子身而相與語。至其召之之法。則又似中國扶乩之術。謂須往空中尋覓云云。伍請其召華人來。據云。歐洲之地。華人之鬼極少。甚不易覓。久之乃云。已覓得李文忠。但文忠所居之界。頗相隔。不能遽下。而與世人語。後至美國。則以研究此學。鳴者有數十處之多。伍所往觀者。計已有十餘處。但各各不同。有聞鬼聲者。有與鬼語者。有鬼現形者。有鬼能出現與人跳舞者。伍曾贈鬼以花。鬼去時挾花以俱去。又有可以握手者。且手亦煖而不冷。又有某博士能爲鬼攝影者。曾爲伍攝兩影。伍後則皆鬼影焉。其鬼之大小。不以遠近分。參差相錯。今附影相於後。其鬼影中。伍識一人。卽英國駐美總領事。死已半年者。

楊仁山先生言其先德。爲旌德教諭時。有門生某君者。膽素壯。不信有鬼神之說。其鄉俗例。凡新婚後。婿返岳家者。必留之宿。俟親族遍宴飲後。乃歸。某君往岳家時。見有一房頗修潔。而無人居。却另汛掃別室。爲館甥之地。詰其故。則此屋爲其兒媳居。媳以瑣事憤投環。嗣後凡入此室者。鬼輒出現。某必欲設榻於內。以窮其狀。掩門不寐。以俟之。三更後。果一好女子出。立鏡台前。緩理鬢髮。某乃呼云。余入此室者。卽欲



前 面 爲 伍 欽 使 後 皆 鬼 影



前 面 爲 伍 欽 使 後 皆 鬼 影

見舅嫂耳。舅嫂既死。何事仍淹留此室。鬼曰。余非樂淹留於此。實以枉死之鬼。無計自拔耳。某曰。然則世人亦無法以援爾乎。曰。倘延有道德之僧侶。爲我念經懺者。我即能往生。不再留此間矣。某君曰。果爾。當爲爾翁姑言之。我可任其責。事在必成也。鬼曰。如是。則今日君來。大有益於我。感恩不盡矣。某君曰。不必感恩。但吾向聞縊鬼變相時。其形頗可怖。却甚以未得一見爲恨。今舅嫂端好如常人。能否變相一相示乎。鬼曰。凡枉死之鬼。非遇萬不得已之時。決不肯變相以駭人。蓋變相之時。其痛苦實甚。非經三五日之久。不能回復原狀。君亦何必以此苦余乎。某曰。余既任超度舅嫂往生矣。此區區之微苦。亦不肯稍爲忍受乎。鬼曰。君必欲之。余何敢辭。但變相時。人心全失。亦不能識人。君須將帳門緊握。萬勿使余撲及。否則兩俱不利也。某諾之。剎那間。已變爲極可怖之狀。滿房亂撲。若愉快無主者。撲帳門者計三次。不得入。乃劃然長嘯一聲出門而去。次日乃請於其家。延僧爲之念經懺。自此以後。鬼不復現。想得超拔之力。已往生矣。

此則述鬼變相之情節。爲歷來傳記中所未道。大可爲研究鬼神學者之資料也。

楊君鳳生名子玉。卽余筆記中所記能於碗內卜物者。素能見鬼。據云。凡鬼與人相距。總在一丈以外。少亦五六尺。卽行避去。蓋不能相近也。有時遇冒失人。鬼不及避。至相撞。鬼卽立時變爲青面獠牙。披髮弩目。種種怪相。鬼非有意以驚人。實出於不得已。此與上則所言。可以互相發明。

楊君又言。鬼能出入牆壁。無所阻碍。即其見鬼時。牆壁亦不能遮碍。時有鬼立於牆間。半在牆內。半在牆外。若不知有牆者。又有人能行無阻碍之地。而鬼却不能行過。若有牆隔者。此論極奇。亦爲向所未有。不知此乃業力不同之故。佛經所謂同業別業之分也。如人與鳥獸等同生於空氣中。魚蝦等同生於水中。皆同業者也。或曰。明明有牆。何故鬼則視爲無。明明無牆。何故鬼則視爲有。曰。此益足徵佛說一切心造之理矣。有者非有。無者亦非無。所謂有無者。皆衆生業力中自現之妄境而已。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宣統三年二月望日印刷

宣統三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編輯兼
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粹記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錄目聯楹畫圖術美種各局書正有

從十三集起每集有彩色精印三兩幅

中國名畫第一至十三集

每冊一元五角

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南田詭菊圖 高其佩鍾馗像 沈翠
 蕭柳蔭鷺禽圖 沈南蘋五倫圖 慈禧太后硃筆葡萄 方白蓮
 夫人杜鵑花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蘇東坡畫竹墨寶 石濤溪
 山釣艇圖 王石谷松壑垂輪圖 董香光山水大幅 丁南羽淵
 明澆酒圖 仇十州墨筆人物大幅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每張大洋八角 綾裱一元三角

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湯樂氏桐蔭整環圖 王小梅人比黃花瘦仕女條幅 王小梅柳
 蔭驚影仕女條幅 彩色黃華道人花卉 顧西眉仕女條幅 四張
 共一元二角 揮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每張大洋五角 綾裱一元

三號大畫片十三種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王石谷
 竹林棲鴉圖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王廉州仿梅
 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今上宣統
 皇帝二尺餘大幅 仇十洲彈箏篋美人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
 幅 曲澗圖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王石谷山水大幅
 郎世甯嬰戲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石印名人書小單條三種

此亦選擇精品付印分之可為單幅合四幅可為條屏有寬狹兩種
 茲先印出○陳曼生行書一幅○張船山行書一幅○李春湖行書
 一幅○每幅定價大洋兩角已裱者加洋三角

楹聯第一輯

共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四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劉石菴
 七言一又八言一左宗棠七言一張廉卿八言一每對洋一元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一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縮成三尺左右計○王夢樓七言一○張得天
 七言一○翁覃溪七言一○李春湖七言一○劉石菴七言一○陳
 玉方七言一○鐵梅菴書與夫人七言一○戴醇士七言一○陳勾
 山七言一○顧南雅七言一○梁山舟七言一○每對定價大洋兩
 角已裱者加洋四角

石印名人墨蹟楹聯橫幅

每幅大洋六角 又劉石菴橫幅大洋三角

錄目籍書說小種各局書正有

新小說

- 阿難小傳 定價洋五角
- 俠女碎琴緣 定價洋三角
- 環球旅行 定價洋四角
- 女學生旅行記上下 定價洋六角五分
- 滑稽旅行 定價洋三角五分
- 銷金窟 定價洋四角
- 雌蝶影 定價洋三角五分
- 雙淚碑 定價洋一角
- 莫愛雙麗傳 定價洋三角
- 新蝶夢 定價洋一角五分
- 雙胃絲 定價洋三角五分
- 曼玳琳上中下 定價洋九角五分
- 土裡罪人 定價洋四角
- 情網上下 定價洋八角
- 新西遊記 定價洋三角
- 梅花落 定價洋八角

分類約章彙覽 此書為外交最新
大臣由外部新行編出者全部四十六本大洋十元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是書專為裁縫中國男
女子等件最為切用之書為中國向來所未有開卷即衣料長短一覽
表於購買衣料不致吃虧各宜家置一編其所得利益不小也○每
部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二集 出版定價三角

四百家遺民詩 出有二臣傳行於世不可無遺
末人所知者不及十之三然則非賴此書則亦淹沒久矣嗚呼吾黃
帝之子孫僅此四百家也吾知凡有血氣者必欲一讀此詩以考證
當日情狀及種種佚事又必欲知此四百人之姓氏聆其言論

小說時報第一至第九期 每冊大洋六角

平等閣詩話一二卷合本 定價洋四角半

女子書翰文 第一冊 出版吳門天笑生編
學適用 以爲課生之用筆優美雅達洵爲書翰文中最出色之本一見當愛
不忍釋也○第一冊每冊二角○第二冊每冊二角半

庚子秋詞 此詞爲王半塘侍御朱古微侍郎劉伯崇殿撰
時諸君同處危城躬自閱歷凡所以怵魄而愴神者皆寄之吟詠令
讀者悲憤交集當與庾信之哀江南少陵之悲陳陶並傳千古又得
劉伯崇殿撰端楷寫成字體秀擬讚花端稱雙絕茲照式印成二冊
定價大洋四角

鬱華閣遺集 蓋伯熙祭酒遺稿世所罕見茲精印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初等小學歌 士寸不學詩無以言兒童不讀詩則天機
戲諸術尤爲緊要但歷來選本皆科舉時代之作此編乃平等閣主
人選取天籟易解千古傑作凡人萬不能不讀者以便初學定價洋
一角

聖嘆選古文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批左傳 一本 幼時讀聖嘆批西廂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輩
要他做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公殺史漢韓

聖嘆批國策 一本 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生必讀
聖嘆批史記 一本 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云云

聖嘆批漢書 一本 當詩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而久竟不能
聖嘆批唐文 一本 時古文選本大都全爲作八股起見今八股既廢
聖嘆批宋文 一本 此本誠爲最相宜之讀本矣一則選擇精當一則

聖嘆批宋文 一本 批論透關誠得未曾有之至文也 印成六冊共

海上驚鴻影

亦名五百美人照相冊
定價大洋三元

上海一埠為中國最繁盛之區茲徵集得三十年來名妓照相齊全以及現在最時髦之信人影片共計五百人上海一埠之名妓盡在此冊中矣用五色新法銅版精印較原片清則鮮麗過之遠甚西國美術館中之陳列美人照片然則此冊於畫士及美術家當有益不少 茲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 | | | | | |
|------|-------|------|--------|--------|
| 花佩珍 | 秦美雲 | 潘逢春 | 繡雲閣 | 藍橋別墅 |
| 翁梅倩 | 沈寶玉 | 趙雲雲 | 紅冰館 | 醉春閣 |
| 身雲小榭 | 胡玉蓮 | 王寶雲 | 花蘭芬 | 左盤珠 |
| 王桂英 | 陳蕊寶 | 趙雲雲 | 吟香館 | 凌鈺卿 |
| 金五寶 | 蔡新寶 | 秦寶林 | 洪如意 | 文素琴 |
| 思補軒 | 金媛媛 | 秦雲 | 林月英 | 十二樓 |
| 金菊仙 | 秦微雲 | 左芸臺 | 夏月閣 | 天香閣 |
| 洪蘭芬 | 林四寶 | 張雲 | 四金剛全 | 後補金剛 |
| 沈麗華 | 張雅雲 | 張波小榭 | 趙秀玉 | 三張金花三張 |
| 花奇英 | 花奇玉 | 林小星 | 詩鳳儀 | 胡玉梅 |
| 金佩蘭 | 花元春 | 小林寶珠 | 金元仙 | 妙香閣 |
| 陸小寶 | 朱小二寶 | 洪媛媛 | 花為為 | 韓翠苑 |
| 金湘娥 | 名女優 | 金月梅 | 高金秀 | 林鳳仙 |
| 林媛媛等 | 治葉 | 阿小 | 阿招 | 文鍾 |
| 小脚阿毛 | 葉榜狀元等 | 金字洋裝 | 每冊定價三元 | |

艷斂花影

一名全國各埠名姬小影
定價三元五角

此冊乃中國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蘇州等凡各大商埠及各行省所有名妓小影共六百餘人又上海一埠又得最新最時式之攝影數十幅與驚鴻影已有者不用合印一冊共八十餘頁比驚鴻影加多一倍

彩色精印秦淮八艷小像

八條屏

此為壁雲女史所畫明末八名姬小影共八幅用彩色網目版精印定價大洋二角半全屏八幅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 | | |
|-------|-------|
| 李香君小影 | 陳圓圓小影 |
| 馬湘蘭小影 | 董小宛小影 |
| 柳如是小影 | 寇白門小影 |
| 顧橫波小影 | 卞玉京小影 |

珂羅版印敦煌石室秘寶

全書出版

- | | |
|---------------|---------------|
| 一 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 | 二 唐人藻井畫佛室內諸佛圖 |
| 三 唐人畫壁千佛岩圖 | 四 唐人畫壁明王像 |
| 五 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 | 六 唐太宗溫泉銘 |
| 七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 八 柳公權書金剛經 |
| 九 西州志殘卷 | 十 尚書顧命 |
| 十一 摩尼教經殘卷 | 十二 景教三威蒙度讚 |
| 十三 老子西昇化胡經 | 十四 佛頂陀羅尼經 |
| 十五 金剛經刻本 | |

發刊 婦女時報徵文

第一期四月

十五日出版

本報以提倡女子學問增進女界智識爲宗旨月出一冊每冊約五六萬言銅版精印插畫至數十種之多其體裁優美趣味豐富足爲女學界上放一大光彩本報除聘請通人名媛分司編輯撰述之任外更募集四方閨彥才媛之心得以貢獻於世界邦人士女其亦樂爲之助歟今將徵文規略錄之如下

● 實驗談

● 藝術談

● 日記文

● 書簡文

● 社會觀

● 風俗觀

● 家政說

● 交際說

其他 ● 小說 短篇 剽記

● 文苑 小品文 歌曲

● 詩詞 詩話等

● 酬贈 一千字以上 一等每千字三元 二等每千字

二元 三等每千字一元 ● 短文 一等一元 二等七角 三等四角

如有名媛照片以及關於教育家庭并書法作畫刺繡種種照片請賜寄本報按期印出後當酌贈本報或一冊或半年或一年不等 來稿及函件請寄上海望平街時報館內婦女時報部

中國名畫集大改良

每集新添五彩珂羅版畫幅

第十四集出版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全年十冊定價十二元

五彩珂羅版印 宋人畫工筆梅花 雙紅薇館藏

趙松雪雙松平遠圖卷 剛禮卿觀察藏

趙仲穆畫馬橫幅 夏雪齋藏

文衡山墨筆山水卷 陶齋尙書藏

唐六如山居圖卷 陶齋尙書藏

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上 剛禮卿觀察藏

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下 剛禮卿觀察藏

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一 爲烟客畫第一神品 顏韻伯觀察藏

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二 爲烟客畫第一神品 顏韻伯觀察藏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 顏韻伯觀察藏

又名畫第十三集中有五彩印畫兩幅○一宋人畫秋菊鶴鶉○二戴醇士翠簾高捲圖

五彩珂羅版印 惲南田做子久富春山圖 王孝禹觀察藏

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 常君子襄藏

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 常君子襄藏

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 平等閣藏

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 平等閣藏

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

戴文節駕湖春權圖卷 味道腴齋藏

顧西樸阜亭送別圖卷 剛禮卿觀察藏

五彩珂羅版印 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顏韻伯觀察藏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北京版西門 有正書局

